艾 瑞 著

后的花园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后妈无畏(1)
- 第2节：后妈无畏(2)
- 第3节：后妈无畏(3)
- 第4节：后妈无畏(4)
- 第5节：后妈无畏(5)
- 第6节：后妈无畏(6)
- 第7节：后妈无畏(7)
- 第8节：后妈无畏(8)
- 第9节：后妈无畏(9)
- 第10节：后妈无畏(10)
- 第11节：后妈无畏(11)
- 第12节：后妈无畏(12)
- 第13节：后妈无畏(13)
- 第14节：后妈无畏(14)
- 第15节：后妈无畏(15)
- 第16节：后妈无畏(16)
- 第17节：后妈无畏(17)
- 第18节：后妈无畏(18)
- 第19节：后妈无畏(19)
- 第20节：后妈无畏(20)
- 第21节：后妈无畏(21)
- 第22节：后妈无畏(22)
- 第23节：后妈无畏(23)
- 第24节：后妈无畏(24)
- 第25节：后妈无畏(25)
- 第26节：后妈无畏(26)
- 第27节：后妈无畏(27)
- 第28节：后妈无畏(28)
- 第29节：后妈无畏(29)
- 第30节：后妈无畏(30)

- 第31节：后妈无畏(31)
- 第32节：后妈无畏(32)
- 第33节：后妈无畏(33)
- 第34节：后妈无畏(34)
- 第35节：后妈无畏(35)
- 第36节：后妈无畏(36)
- 第37节：后妈无畏(37)
- 第38节：后妈无畏(38)
- 第39节：后妈无畏(39)
- 第40节：后妈无畏(40)
- 第41节：后妈无畏(41)
- 第42节：后妈无畏(42)
- 第43节：后妈无畏(43)
- 第44节：后妈无畏(44)
- 第45节：后妈无畏(45)
- 第46节：后妈无畏(46)
- 第47节：后妈无畏(47)
- 第48节：后妈无畏(48)
- 第49节：后妈无畏(49)
- 第50节：后妈无畏(50)
- 第51节：后妈无畏(51)
- 第52节：后妈无畏(52)
- 第53节：后妈无畏(53)
- 第54节：后妈无畏(54)
- 第55节：后妈无畏(55)
- 第56节：后妈无畏(56)
- 第57节：后妈无畏(57)
- 第58节：后妈无畏(58)
- 第59节：后妈无畏(59)
- 第60节：后妈无畏(60)
- 第61节：后妈无畏(61)
- 第62节：后妈无畏(62)
- 第63节：后妈无畏(63)
- 第64节：后妈无畏(64)
- 第65节：后妈无畏(65)
- 第66节：后妈无畏(66)

- 第67节：后妈无畏(67)
- 第68节：后妈无畏(68)
- 第69节：后妈无畏(69)
- 第70节：后妈无畏(70)
- 第71节：后妈无畏(71)
- 第72节：后妈无畏(72)
- 第73节：后妈无畏(73)
- 第74节：后妈无畏(74)

第1节：后妈无畏(1)

白胡子神父看上去有些局促和迷茫, 不知是身上庄严的教袍不合身, 还是教堂里芬芳的花香太浓郁, 抑或是第一次主持如此盛况空前的婚礼。放眼下去, 黑压压一片都是躁动不已的客人---有的在龇牙咧嘴地大笑;有的在冷眼观望婚礼何时开始; 有的还在相互整理租来的不太相衬的礼服。秩序异常混乱, 像早晨拥挤不堪的菜市场。亲友团的几员得力干将正在声嘶力竭、汗流浃背地维持着。

围绕教堂前后的是各种各样的鲜花。估计今天全市的花店都会意外地提早收摊, 平日里为生计发愁的小老板们正乐呵呵地数着厚厚的钞票呢, 因为所有的鲜花都被收购到这里来了，我甚至看见匆匆忙忙中居然混杂着黄色菊花。周围不时地传来花粉过敏者连续打喷嚏的声音，还有辛勤的小蜜蜂嗡嗡采蜜的声音。

我有些紧张, 因为我是今天万众瞩目的新娘。今天是一个小女人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等待了漫长的三十来年，终于嫁出去了。不知道别的新娘今天会是什么表现，反正我体内每个细胞在肾上腺素刺激下生猛活跃, 血液像沸腾的开水烧得浑身发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表情丰富的脸上挂上了单一的僵硬笑容, 面部肌肉一团一团挤着阵阵发疼。挤在高跟鞋里的脚趾头也在凑热闹般地和我高声抗议, 更可怕的是我闻到自己身上散发出来的混合型汗臭味。

透过薄如蝉翼的头纱我悄悄偷看着旁边的大个子男人。他更傻,脸颊上竟然留着几道剃须刀刮过的痕迹, 僵硬的脸部肌肉已经明显看出不间断的抽搐, 让人感觉面目狰狞, 毫无喜气洋洋之感。衬托他可憎面目的是一套熨得呆板木讷的黑色礼服和钢刺般竖起的头发。瞧，这就是今天的新郎。

教堂顶上的大钟庄严地敲响了九下, 宾客嗡嗡的低语声被白胡子神父威严的一声干咳打断了, 顿时一片安静, 布满鲜花和缎带的世纪婚礼

就要开始了。我不由得欣喜若狂, 终于盼到了这一刻。我马上就要成为如假包换的龙太太, 再也没有人能阻挡我前进的步伐了。

“龙一腾先生, 您愿意娶米涵小姐为妻, 并且一生一世照顾她, 无论疾病、贫穷, 都和她生死与共, 永不分离吗?”白胡子神父老是老了些, 声音却中气十足, 浑厚的低音震得整个教堂回音不绝。

“我愿意。”新郎紧张得撑裂了剃须刀的伤口, 丝丝鲜红的血迹渗了出来, 但他没把答案说错, 我满意地躲在头纱下胜利地笑了。

“米涵小姐, 你愿意嫁给龙一腾先生, 并且一生一世照顾他, 无论疾病、贫穷, 都和他生死与共, 永不分离吗?”

神父的眼睛移到我身上, 在座各位的目光也齐刷刷转移向我。没事, 尽管我没有天使般的容貌, 也没有魔鬼般的身材, 但身上的婚纱却是独一无二而且价值连城的, 一定经得起苛刻的目光。

“我愿意。”还好, 声音没有像我昨晚练习时那样发抖。

神父暗自松了口气, 没有出现电影上浪漫的逃婚意外, 看来他很快可以结束今天的工作了, 毕竟他年老体弱、腿脚不便, 久站可不太好。

“我代表万能的主宣布你们可以……”

“且慢, 我不同意。”

教堂门口平地里传来一声震耳欲聋的惊雷, 炸得教堂里灯光一闪一闪的, 墙上的粉红色缎带一条条震落下来, 万紫千红的鲜花也像遭了霜打都蔫了。我的腿肚子一软, 头皮阵阵发麻, 眼睛也不敢往后看，心想: 完了, 完了, 好莱坞电影里的俗气情节都让我赶上了。我万能的神父, 快点, 求你赶快把后边的誓词说完呀, 求你了。

白胡子神父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瞠目结舌, 已经记不得万能的主让他说什么了。真可怜, 临退休了还碰上有人如此大胆地跳出来阻挠他主持的神圣婚礼, 万能的上帝也没办法拯救他, 他的回忆录里一定会记下这难忘的一刻。

真正兴奋不已的是底下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宾客, 也许他们高兴的是看热闹的同时可以省下一笔不菲的礼金。我听到他们互相高声叫嚷

着问: “哎, 这是谁啊? 好威风哟, 怎么像哈利?波特里的小魔女? 瞧她骑着的扫帚, 真像。”

第2节：后妈无畏(2)

“嗨, 不是小魔女, 是小龙女, 哈哈哈……”

我一下被惊醒过来, 手上抓的不是清香的新娘捧花, 而是散发一股汗味的圆形抱枕；额头上流淌着冷汗, 而没有戴着洁白的头纱；身上穿的是便宜的睡衣, 不是昂贵的婚纱。还好, 眼前没有幸灾乐祸的芸芸宾客, 只有电视机上两个绒布做的唐老鸭玩具大叔。

“你怎么了?” 床头灯被扭亮了。

我惊魂未定地说:“我……我刚做了个噩梦, 梦见你的宝贝女儿穿着魔法衣, 骑着会飞的扫帚, 大闹神圣教堂, 死活不同意咱们结婚。白胡子神父都给她吓傻了, 呆若木鸡。下面……下面的客人幸灾乐祸等着看我的笑话……”

被扰的龙一腾先生还在和梦里的周公对话, 并没有能深刻体会此时此刻我的恐慌心情, 而是大大咧咧地笑着说: “傻瓜, 梦境和现实是相反的, 什么魔法衣, 什么白胡子神父, 你是看哈利?波特看多了。我看我的宝贝女儿肯定百分之百赞成咱们的婚事。你呀……庸人自扰, 快睡吧, 明早咱们都得赶时间。”

“可是…可是你明天非得去吗?”我可怜巴巴地哀求着穿睡衣的大个子。

“我不是和你说明白了吗?明天就开庭了, 我这个辩护律师不到法庭像话吗?你别担心, 两天后我就赶回来, 保证少不了你一根毫毛。”他的口气很温柔。

“可是…可是非得要我去接吗?”

“这个咱们也民主讨论通过了, 除了你, 还能有谁呢?我在这个城市举目无亲, 难道叫我以前案子的当事人去?”口气还是很温柔。

“可是……可是我不认识她……”

“这个我早想到了, 替你准备了两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法宝, 明早起床再给你, 保证让你顺利完成这个并不艰巨的任务。”口气有些不

耐烦, 还连打三个夸张的哈欠。

“可是……可是……”已经找不到理由的我还想做垂死挣扎。

“没有可是了, 睡觉, 闭灯了。”口气很坚决, 屋里顿时一片漆黑。

只有我的眼睛在黑暗里空洞无助地瞪着天花板，脑子里回荡着起伏不断的防空警报声：小龙女来了，小龙女来了。

“阿姨, 请问你是来接龙晓雨的吗?”

两个穿着一模一样蓝色运动休闲装的女孩子提着简单的行李蹦到我眼前, 礼貌而不失好奇地问到。该来的来了, 可是还多了一个。我知道作为一个十四岁女孩后妈的短暂生涯开始了, 也明白自己无处逃避。哈哈，平淡无常的生活中全新的一幕终于拉开, 不知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她们会给我带来的是什么?

手足无措，突然感觉自己不过是在齐天大圣孙悟空火眼金睛下现形的妖魔鬼怪，滑稽地畏缩着，甚至无法求饶，乖乖等待最后当头的一记金箍棒。

“是, 我是接龙晓雨，对, 对。可是……你们怎么知道的?”

我在两个小女孩侦察兵一般的目光下有些语无伦次，突然间一向自信洒脱的我慌了神, 恨不得像风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从今早起床后我就感觉状态不好, 在衣橱镜子前犹犹豫豫地挑选衣服时我就完全丧失了信心------丰腰上赘肉横生, 应该多做几次大运动量的健身训练; 颧骨部位斑点密若繁星, 为什么不临阵多去几趟美容院; 还有右肩不争气地比左肩高出半公分, 而左脚板又比右脚板长了三毫米，完全是胡乱拼凑的不合比例, 我妈是怎么制造出我这样一个不规范版本的? 哎, 先天本不足, 后天也没注意修补, 今天应该穿休闲随意些就好了, 可以掩盖一切缺陷。如今一套古板的黑色职业套装肯定让我显得特别呆板傻气, 还有昨夜被噩梦惊扰后留下的浮肿眼袋和乌黑眼圈。完了, 我一定像个庸俗的中年妇女般惨不忍睹。

第一印象分为零，哈哈，米涵，你就等着淘汰出局吧！我听见心底一个幸灾乐祸的声音在叫嚣。

两人不知道我心里忐忑不安的自卑和自怨，对视一愣, 好像她们没料到来的是一个如此低智商的女人, 其中一个撇撇嘴说: “你手中举的牌子上不是写了 ‘接龙晓雨’吗?”

我这才想起已经举得麻木的双手中确实有个可笑的纸牌, 这当然是足智多谋的龙一腾先生的杰作, 也是他交给我的两件法宝之一。另一件派不上用场的玩意儿更可笑, 是龙晓雨的五岁照片, 此刻被我藏在手袋里, 因为我觉得靠九年前的一张旧照片找人实在荒唐可笑。果然不出所料, 眼前两个活力四射的俏丽姑娘和照片上那个布袋熊一样的五岁小丫丫根本对不上号儿。

第3节：后妈无畏(3)

我放下已经麻木的双手, 手指局促不安地揉捏着纸牌, 目光在两个长得有些相似的女孩子间来回穿梭. 一向拙于认人的我无法从两个女孩的相貌上搜索出龙一腾的遗传基因, 嘴里只好嗫嚅问到: “那你们谁是……?”

稍丰满些的短发女孩爽朗应到: “你好, 我就是龙晓雨, 这是我的同学兼好朋友杨洋。考虑到未成年的我是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 妈妈不放心, 所以邀请她陪我一起来。由于我们小小的疏忽, 事先没和你们打招呼, 希望不会给你和我爸爸造成意想不到的烦扰。接下来的一个月请你多多关照，在此首先表示我们一万分的感谢。如果我没猜错, 你一定是米涵阿姨吧? 我爸爸昨晚在电话里说你今天会来接我们。”

真不愧是大名鼎鼎的龙律师的女儿, 外交辞令说得字正腔圆, 掷地有声，就差没和我拥抱行吻脸礼和握手礼了。我就像初次接待重要外宾的国务院办公厅一小秘书，没见过啥大世面，惶恐得一时张口结舌、不知所措，只能呆呆地注视着我的尊贵客人。

老龙的女儿长的真是漂亮, 鼻子是鼻子, 眼是眼，四肢的比例也远比我正常而规范。乍一看可能更多继承了母亲的基因, 反正没有继承她老爸棱角分明的轮廓。圆圆的脸蛋, 长长的睫毛, 五官异常端正, 皮肤红里透白, 粉嫩粉嫩的, 不像她老爸那么粗制滥造。特别是她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里透着藏不住的聪明和伶俐, 此刻那双大眼睛像探照灯一样也在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糟了，如果小龙女照单遗传了母亲全部的基因，那她的天生丽质岂不是发扬了母亲的美丽。完了，探照灯下我的容貌平庸和身材缺陷一览无遗，第一印象肯定输给了她美丽的妈妈。

局促不安的我再次受到有关表象的沉重打击，迅速收回打量小龙女的目光, 转移到旁边清秀苗条的女孩身上。她也像考察出土文物一样

上下端详我, 但目光柔和多了。估计旁边这位不仅是她的好朋友, 也一定是她特意请来的高参, 而我就是那个倒霉的被参谋者。

秀气的小姑娘扎着一束马尾, 柔顺的头发像广告上一样乌黑亮泽, 脸蛋白净水嫩恍若出水芙蓉, 水汪汪的眼睛像一汪看不到底的甘甜深泉, 浑身散发出一股邻家女孩清纯文静的味道。我呆呆地看着她长长的睫毛, 已经忘了我此行的目的。看到我没回答, 她也跟着进行礼仪式发问: “米阿姨, 你好, 我是晓雨的好朋友杨洋。谢谢你专程来接我们。请问龙叔叔呢? 他已经出发去广州了吗?”

我不知该先回答谁的问题, 曾经引以为傲的语言功能今天算是彻底退化。不争气的眼睛想多看一眼今天闪亮登场的女主角, 天啊，她还在得寸进尺地打量我。于是仅存的一丝勇气还是指挥我把目光放在没有威胁力的杨洋身上，潜意识里感谢她作为第三者缓和了我和女主角之间无言的尴尬。

好在心跳已经没有那么快了, 也记起了接待外宾的重任，我方可从容回答道: “对, 我就是米涵，我代表龙一腾爸爸…叔叔欢迎你们。他因紧急公务已经去往广州, 就在你们到达本市前十分钟刚刚登上飞机，所以不能亲自迎接你们。希望你们旅途愉快，一路还顺利。现在请跟我走吧。来, 我帮你们拿行李。”

也许语言措辞上受了两位女孩子的影响, 我感觉自己在播报官方新闻, 满嘴的外交辞令, 一脸严肃而矜持的假笑。没想到和十四岁孩子打交道还挺不容易, 她们熟练的社交能力和无可挑剔的待人接物水平让我心里暗暗叫苦，更何况我是势单力薄、寡不敌众。

我拿着全部行李带头走出人流如织的火车站, 头颅高昂，腰板挺直，脸上一定是视死如归的表情, 脑子里却漫无边际地天马行空。十四岁，我十四岁时在干吗呢? 上房揭瓦? 下河摸虾? 反正不是眼前这副从容不迫、咄咄逼人的样子。以后两天该怎么熬啊? 龙一腾, 你把这苦差事交给我, 你是在考验我呢还是看我闹笑话。你快回来吧, 尽管你乘坐的飞机可能此时此刻还在咱们城市上空盘旋, 我还是祈祷你快回来吧。

第4节：后妈无畏(4)

两位初到宝地的女孩子并不知道我内心此时的惶恐不安和虔诚祈祷, 她们兴奋地在汽车后座上隔着窗玻璃观赏这个城市早晨的风景: 早起上班而神色匆匆的人们, 拥挤不堪的车水马龙, 印着巨大俊男广告的双层巴士, 富于现代化气息的高楼大厦。在初升阳光的照耀下, 一切都是那么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

车子每经过一个或美或丑的地方两个女孩都不约而同地喊一声“哇噻”。我无法从她们这一声 “哇噻”中判断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 但语调的夸张让我明白频繁使用同一个感叹词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破车里的异样气氛。这种异样气氛就和车里的空调一样凉飕飕的，我感觉冷。对了，十八岁参加高考的时候也有同样三伏天里凉飕飕的感觉，那是十四年前了。一晃眼，天啊，十四年前，也就是后座上两个小丫头出生的年月。也就是说十四年前我参加人生最重要的第一次考试的时候，她们才呱呱坠地；十四年后，我参加人生第二次最关键的考试，乳臭未干的她们摇身一变反倒成了我的主考官，考试题目是“一个年轻后妈是怎样炼成的？”。世事难料，世事难料啊。

米涵，打住这些无谓的念头，不知轻重的家伙，考试半小时前就开始了，主考官已经来了，你还在胡思乱想什么呢？心底的当头棒喝把我从神往的十四年前拽了回来。

两个丫头还在专心致志欣赏城市风景。我知道她们也是来自一个风景独好的繁华小城, 但是希望她们能喜欢这里, 毕竟我生于斯, 长于斯。如果她们对这个钢筋水泥的现代化城市没有好感, 会不会恨屋及乌, 一并把我打入不受欢迎的世界。

开着车的我还是无法聚精会神, 机械地操纵龙一腾的车子无方向地乱跑。我胡思乱想着该说些什么打破自上车以来的沉默。平时我不是很能言善辩、滔滔不绝吗? 今天怎么了, 头脑里一点建设性的意见都没

有。能把我搅得心神不安的原动力呼号累了，在后座上停止了用心良苦的大呼小叫。太静了, 要不学学英国绅士先说今天天气真好? 俗。

“龙晓雨和杨洋, 你们在火车上一定没吃好。要不咱们先去吃早餐, 好吗?”

我提醒自己别忘了对她们俩要无微不至。一个小小的疏忽都可能葬送我未卜的前程, 昨晚的梦境至今还让我阵阵心寒。好在眉清目秀的小魔女带来的不是把我扫地出门的魔法扫帚, 而是一个看上去可爱而懂事的好朋友。

“太好了, 我们俩肚子正咕咕闹情绪呢。哎, 米阿姨, 你是在这长大的吧? 那你一定知道这里最好吃的东西, 快带我们去吧。哎哟, 我都等不及了, 饿死我了。杨洋, 真佩服，你还撑得住啊? ”

我从后视镜里偷看到龙晓雨欣喜若狂的表情, 顿时感到踏实了, 原来小龙女遗传了他老爸的基因, 说到吃就忘乎所以地眉飞色舞。知己知彼那我就有招了, 不仅仅是因为我知道城里最好吃的东西, 而且我还有一手过硬的炒菜功夫。想当年我就是靠精湛厨艺留住老龙的胃, 进而拴住他的心的, 对付小龙女也可以故伎重施。

“咱们去国际大酒店喝早茶吧? 那是我们这个城市最豪华的酒店，你们喜欢吗?”

我把国际大酒店和外国元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划上等号，原始初衷就是想酒店里高档幽雅的环境和精美的点心比较适合尊贵的公主和她的女参谋, 尽管那里昂贵的东西不一定非常有特色, 但礼仪上初次就餐还是选择隆重一点的酒店吧。

两个女孩子却不领情, 仿佛看出我有收买主考官的嫌疑，异口同声地说: “不好, 不去。”

杨洋看我惊讶的眼神忙解释道: “米阿姨, 谢谢您的盛情邀请。不过酒店里的东西华而不实, 味道也不敢恭维。我们远道而来, 主要是想尝尝这个城市里真正有特色的东西, 否则不就白来了吗?您说呢?”

果然是小龙女的幕后高参, 态度不卑不亢, 说话有理有据, 语气平稳却有强劲的说服力, 听的人不知不觉间就已经采纳了她的建议。厉害。不过正好, 反正我也不推崇五星级酒店的伙食。

第5节：后妈无畏(5)

“英雄所见略同, 我也觉得酒店食品贵在价格, 美在服务。那我就带你们去吃真正的地方小吃。古语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知道一个旅游者绝不知道的传统小店, 那里的东西真是世间美味, 环境也还可以。可惜你们的爸爸兼叔叔不喜欢那里, 平时我只能悄悄约上几个朋友偶尔去大快朵颐。”

“龙叔叔还是那么假正经吗?”

如此经典的评论来自杨洋, 我真是大跌眼镜, 一定是平时没少听小龙女鼓吹。以我过来人的经验, 两个十几岁小姑娘平时闲聊的话题除了电影偶像、足球明星，肯定少不了谈到自己的父亲。似乎所有这个年龄段的女孩子潜意识里都有一股浓重的恋父情结, 就像男孩子会有恋母情结一样。弗洛伊德也是这么分析的，还由此创建了心理学上一个伟大的学派。反正以前我就有恋父情结, 而且还打了个解不开的死结, 以至于现在死乞白赖地要嫁给大我十岁的龙一腾。

而小龙女已经在后座上笑得人仰马翻了, 嘴里嚷着: “你瞧, 你瞧, 我都说了吧，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一脸的正义凛然, 满嘴的条条框框, 体面做人, 规矩办事。我这个爸爸真没劲。米阿姨, 你和他朝夕相处真难为你了。”

我在心里高嚷了一句 “哇噻”。第一次听到亲生女儿把自己的老爸剖析得如此体无完肤。尽管父女俩已经四年未见, 不过却也句句中的。刚认识老龙的时候就是这副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德性, 我就从没见过谁像他似的那么无趣, 脸上整天挂着正儿八经的脸谱, 好像告诉所有人 “天已降大任于我也”。刚开始我也受不了每天面对着一本法律教科书, 好在我调教有方, 如今的老龙多少已经有些幽默感了, 生活情趣也增添了许多。想到这儿我不由得 “扑哧”一声也乐了, 乐过后却有些戒备和警觉, 会不会相处几天后两个体察入微的女天才也给我来上几句经典评论?

看来以后的日子如履薄冰, 我得时刻小心啊。

“快进来吧, 这就是咱们的家。”

我推开了房门, 不自然地打着招呼。别小看这一句简单的台词, 我已经构思彩排几天了。当初第一版台词是说 “进来吧, 到家了”, 可反复推敲总觉得过于冰冷生硬, 不利于把双方关系推向可持续发展的真诚融洽之路。于是换成了 “这就是咱们的家”, 显得亲切热忱, 也表达出我是真心实意欢迎龙晓雨的。不过她会明白我的一番苦心吗?

这是我们刚买的新屋, 预备国庆节结婚用的。四室两厅朝南的房子, 光线充足的房间, 宽敞的大露台, 简单而舒适的装修, 还有许多点缀的绿色植物和鲜花。每次在外边忙忙碌碌, 一开门进来我都会感到温暖、安全、放松。我喜欢我们的家, 也喜欢每天看着我爱的男人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就像个憨厚可掬的庞然大物, 塞满崭新的房子, 也塞满我的心房。

突然间我感到心里被掏空一般难受, 也明白了几天来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的根源所在了。这是我亲手布置的家, 也是我的王国。 我像一个幸福的皇后, 依偎着我的国王, 憧憬着美好的生活。他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所以我会感到安全, 感到生活堡垒牢不可破。如今小龙女理直气壮闯进了我的堡垒, 她的血管里流淌着龙一腾的血, 她和龙一腾有着与生俱来的牢固血缘关系。她一定读过白雪公主和恶毒后妈的故事, 虽然我并不恶毒, 但她也会和我争夺我的国王吗? 她会接纳我这个皇后吗?这就是我内心深处真正惧怕的东西, 也是昨晚的噩梦要预示我的东西。

两个女孩瞪着好奇审视的眼睛东张西望进了屋, 完全不知道我心里的恐惧和疑问, 嘴里还一边打着满足的饱嗝。两只从南方来的狼在简陋的小店里风卷残云, 我真担心她们会不会把丰腴的我也吃了。胃口好终究是好事, 那些便宜而美味的风味小吃成了我们的共鸣, 起码我们之间刚见面的拘束感和陌生感降了一个等级。现在我们用生活日常口语交流, 不再使用“中美谈判”必需的外交辞令。

“哇噻, 米阿姨, 这里真温馨, 一定出自你的手笔。以我老爸的审美观, 至多能弄出个冷色调的律师办公室。他最讨厌在家里摆个花啊, 草呀, 更可恶的是他还不许用过于舒适的沙发和家具, 他说太舒适安逸的家庭环境会让人不思进取。我都不明白他这是什么外星人思维, 幸亏不用和他一起生活。”

第6节：后妈无畏(6)

老爸的坏话还没说完, 龙晓雨已经把自己舒适地安排进了我最心爱的布艺沙发里, 左腰下垫了个沙发枕, 右手抱了个大抱枕, 眼睛半眯缝, 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这副姿势太眼熟了, 平时是我在那儿摆着相同的造型, 老龙恨铁不成钢地说我工作时像一只“勇猛的老虎”, 回了家却是一只 “慵懒的猫”。

“米阿姨, 你别见怪, 我这好朋友就这样：能站不走, 能坐不站, 能躺不坐。她的生活哲学是生命在于静止, 我和她正好相反, 我是个运动健将。”杨洋放下行李, 无可奈何地看着已经自我陶醉的龙晓雨。

“哎, 真巧, 你和你龙叔叔一个样, 他年轻的时候也是个运动健将, 好像还是什么全市短跑冠军呢。当然了, 他现在也不老, 还坚持每周两次大运动量的锻炼呢。哎, 杨洋, 你没见过你龙叔叔吧? 他呀, 高大魁梧, 肌肉结实, 现在的身材还保持一级棒。”

我脑海里想着老龙健壮的身体有点飘飘然了, 才离别一个多小时就涌起对他的缕缕思念。前几夜的悱恻缠绵历历在目，他简直是条能把平静的水搅成惊涛骇浪的鱼，一条结实的鱼。眉飞色舞间才想起和老龙女儿的高参谈论这条鱼的身材有些不妥, 毕竟她才十四岁。赶紧低头搬弄她们的行李，掩饰眉眼间泛起的面色潮红。

“米阿姨, 我们俩住哪呢?”杨洋假装没注意到我谈起老龙时一副花痴的沉醉模样, 岔开话题问到。

我马上恢复了镇静：“来, 在这儿呢, 把你们的行李拿进去吧……这就是你们的房间，杨洋, 对不起, 我们事先不知道你陪晓雨一块来, 只准备了晓雨的东西。好在这床够大, 你们俩一块挤挤, 行吗?”

“没问题, 我们俩在学校寝室里经常一块儿孖铺睡，放假时我去她床上混几天, 她也到我家里混几天。我们俩是形影不离的哼哈二将, 你知道老师同学都怎么说我们吗? 他们管我们叫F2, 我是小F, 晓雨是大F。”

“哟, 你们是跟大名鼎鼎的F4叫板呢? 还是挑战吴宗宪身边的大S小S啊? 他们都是你们中学生心目中的偶像吧?”

我故意和蔼地开着玩笑, 同时显示我才三十出头, 和她俩没有年龄代沟, 毕竟我还抓住了时尚生活的尾巴。当然我也记起自己十四岁时的偶像是《血疑》中的山口百惠和排球女将小鹿纯子，为此还狂热地爱上了排球运动，并且经常怀疑自己得了白血病。后来有一次老龙弄回了一张《绝唱》的VCD，我们俩边看边相互抹着泪，于是明白山口百惠也是他们六十年代男人心目中“有史以来穿校服最漂亮、最本位的偶像”。

杨洋没理睬我平易近人的幽默, 一本正经地说: “才不是呢, 我和晓雨最崇拜的人都是我们的爸爸, F就是FATHER的意思。在我们心里所有的明星偶像加起来也没有爸爸厉害, 因为我们平时最喜欢和大伙说爸爸的光辉事迹, 所以他们才给我们起了F2的绰号, 跟台湾的F4、大、小S一点没关系。”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都说爸爸和女儿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看来真是这样。尽管我不知道龙晓雨是怎么跟同学描述四年未见的爸爸的光辉事迹, 但我还是能想象出她述说时骄傲的语气和自豪的目光, 于是我感觉到了主考官身上同时散发出劲敌的气息。

我心情跌入低谷地推开客房门, 领着杨洋进去。为了布置这公主寝宫我可花了不少心思, 一会儿担心太幼稚, 一会儿担心太沉稳。今天想着要豪华型, 明天又想改简约派。对于一个我从没见过面的十四岁女孩子, 我根本不知道她的喜好、风格、偶像等等影响闺房装修的因素, 太难为我了。龙一腾除了催促我快马加鞭, 一点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也没有。他的脑子里能回忆起来的都是女儿十岁以前的样子， 后来的四年是他这个做父亲的盲区。

“哎, 杨洋, 你帮我看看这屋里的布置合晓雨的品味吗? 会不会太幼稚了? 你不知道, 前半个多月我就一个人呆坐在这儿, 满脑子都在想怎么布置这屋子才能让晓雨满意, 毕竟这也是她的家。”

我可以对天发誓顺口说出的都是百分之百的大实话, 而且半个月里不下十趟地去商场里挑选寝具的颜色和每一件小饰品。杨洋却用一种复杂的表情看着我, 是感激?是羡慕? 是怀疑?不对, 糟了, 她一定以为我托她在老龙的女儿跟前帮着说好话呢，又一种收买主考官的恶劣行径。哎, 沉默是金, 我还是少说为妙。

第7节：后妈无畏(7)

“米阿姨，其实晓雨也就在这个家待一个月，何必下这么大功夫呢？”

我一愣，敏锐的直觉告诉我这招叫“投石问路”，小龙女的高参在拐着弯儿套我话呢。别看是轻描淡写，其实暗藏杀机，稍不留神就掉进陷阱里了。米涵啊米涵，看来真是不能轻敌啊。

于是不假思索的我高姿态地说：“不管是一个月，还是一年、一辈子，这里都是晓雨的家。”

作为已经被社会锻炼世故的一名考生，我觉得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标准答案，所以自己没太在意话的真实性。我抬起头，故作镇定地迎着杨洋审视的目光。她清澈的眼睛上蒙着一层若隐若现的雾，所以我无法判断她对这个标准答案是否认可。但我感到阵阵心虚，总觉得明察秋毫的她已经知道这句话不是我此时此刻的肺腑之言。

杨洋收回了盯着我的眼睛, 仔细环视了房间一周后客套地说道: “米阿姨, 布置得挺好的。你瞧这小碎花的棉布床单, 这粉红色的小台灯, 草藤编的相架, 都是龙晓雨最喜欢的东西。我替她谢谢你, 她一直想有这么一间温馨的睡房, 在房间里她可以自由自在地看月亮, 看星星, 看以前的旧照片, 还可以……”

“哇噻, 好漂亮的房间, 我太喜欢了。这床可真软, 床上东西全是新的，杨洋, 快来试试, 今晚咱们可以好好睡一觉了。火车上的硬板床磕得我背都疼了，十几个小时的旅程简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痛苦煎熬。米阿姨, 谢谢你。”

刚偷溜进来的龙晓雨打断了杨洋的描述, 已经雀跃高呼着在床上做弹跳动作了。那份开心、那份童真让我泛起一丝隐隐约约当母亲的满足。突然回忆起小时候过年，家里不是很宽裕，外婆和爷爷常年生病，把爸爸妈妈的微薄工资都花掉了。别的姑娘家都花枝招展的，我馋得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妈妈心疼地看在眼里，转身把自己最好的

一件灯芯绒外套改装成我的新衣，还绣上一只歪歪扭扭的兔子。那时我也是这么欢呼，感激妈妈对女儿臭美的满足。

“来吧, 行李先搁着, 我带你们俩四处参观参观。当初我们决定买这里的房子就是看上这宽敞的大露台, 可以俯瞰小区的中心花园, 呼吸到早晨清新的空气。这是书房, 大多是你爸的法律书和我的收藏。我读的书挺杂的, 什么方面的都有, 也许有适合你们看的，想看可以自己找。电脑你们随意用, 平时应该挺喜欢上网吧……这是厨房, 各种中西餐厨具都有。改天咱们一起去买菜, 菜市场就在小区门外, 特别方便。我的厨艺还不错, 你们吃了得给我打打分……这间小房现在没什么用, 暂时做杂物房, 都是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最后这间, 是主人房, 还带个小阳台呢……”

一路高高兴兴解说的我没细想就顺手推开了主卧室的门, 顿时跳入我们三个人眼帘的是床头挂着的一幅巨大的婚纱照片。照片以高贵温馨的宝蓝色为背景，面带羞涩的我和英俊潇洒的龙一腾先生含情脉脉地紧紧相拥, 更糟糕的是我们的嘴唇已经若有若无地粘在一块儿了。

导游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尽管我还想张冠李戴地说你们可以换一个艺术欣赏角度，把这幅暧昧的照片当成罗丹的著名雕塑《吻》，可是已经于事无补了。

旁边两位乐呵呵的女孩顿时停住欢快的笑声， 复杂的眼神凝固在宽大的双人床上方。三个人杵在清晰得能看到嘴唇纹路的结婚照片前有些尴尬, 有些局促。热烈的气氛一下降到冰点, 敏感的我还感觉到F2中有一个人带着明显的不快和敌意。糟了, 一定是小龙女看着她爸爸紧拥着我吃醋了。唉, 当初为什么不听从摄影师的建议来一张朦胧派风格的后现代主义写实照，或者干脆来个双人背部大特写呢?

对新家的观花之旅就在这种不安中草草结束了, 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融洽气氛又抹上了紧张见外的色彩。龙晓雨和杨洋手拉着手扭头就走, 留下我一个人木棍似的在你恩我爱的婚纱照前杵着。追悔莫及的我很想找回轻松的话题, 可她俩好像躲着瘟神似的钻进屋里，锁上门，

收拾各自的行李衣服。不知怎的, 我脑子里突然幻想出一副龙晓雨和爸爸妈妈一家三口乐融融的照片, 自然上面依偎着龙家父女的女人不是我。这样一张幸福美满的全家福照片肯定存在过, 而且会永远存在于龙晓雨的心里。我的心里顿时也像打翻了酱料瓶, 什么滋味都来了, 感觉自己像个失败的第三者。

第8节：后妈无畏(8)

沮丧的我跌坐在沙发上, 意识到自己无意中犯了个错误，百密终有一疏啊。为什么昨晚不把婚纱照摘下来藏好呢? 毕竟我和龙一腾还没正式举行婚礼, 小龙女也还没作好准备接受我这个从未见面的年轻后妈。她们一定以为我在示威, 在为自己的地位摇旗呐喊。我所做的一切温馨努力都白费了, 一步臭棋。三个人的屋子霎时变得静悄悄的, 空气里充斥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 我甚至听不到两个女孩在房间里的一丝动静。

我孤零零呆坐在客厅里, 满脑子乱哄哄的, 一会儿在想上哪能买后悔药, 一会儿又想我做错什么了？ 我也很委屈， 我还想发火呢。我是龙一腾已经上岗并且即将领到合法执照的妻子, 在我们自己的新房里挂我们的结婚照片又怎么了? 难道龙晓雨还不心甘情愿承认这个事实婚姻的存在吗?

突然间我意识到此刻龙晓雨的心情应该和我是一样的, 十四年来她一直是老龙的合法女儿，她的执照有效期可比我长多了。她心里一定认为我抢走了爱她的爸爸, 而我也同样在担心她会抢走我爱的男人。那就是说原则上我们是敌对的, 我们因为不同的情感爱着同一个优秀的男人。无论我为她做什么, 她也许永远不会和我成为联盟。

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也来凑热闹, 搅得我方寸大乱。突然间想起件很重要的事, 时间快到了, 我必须赶紧离开。疏忽酿成的大错以后再弥补吧, 于是拿起公文包, 敲了敲她们的房门: “晓雨, 杨洋，开门啊。”

没有回答，许久才听到杨洋轻声问道: “有事吗?”

看来沉默不语的龙晓雨一定在生气, 焦急的我已经没办法解释了, 只好隔着门对她们说:“阿姨有急事必须马上出去一趟, 你们俩在家里休息休息。你们可以上网, 可以到楼下小区转转, 也可以自己弄东西吃。我办完事马上就回来, 我的电话号码和家里的钥匙都在桌上。你们也想想如何安排这半个多月的暑假生活, 好吗?”

然后做错事的我飞也似的逃离了我的王国，下了楼还依依不舍地仰头看看我的堡垒，感觉自己坚固的阵地被“小八路”占领了，并且还迎风飘扬着占领军的大旗。

我的堂哥米丰退伍前是某部队炊事班班长, 退伍后是大丰收饭庄的董事长兼总厨, 这辈子就准备一心一意和伙夫干上了。看到他肥硕的体形和无处收敛的将军肚你可以猜他是厨师, 也可以赌他是老板, 反正两个答案都正确。他在这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干得都挺像模像样的, “入得厨房, 出得厅堂”就是他的形象写照。

米丰人缘极好, 三教九流、妇孺老弱都从五湖四海被他圈拢到一块儿。个中原因是他的优点和他将军肚里的脂肪一样多: 热情洋溢, 疾恶如仇, 爽朗正直, 乐于助人,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知恩图报。

米丰是个头脑简单的人, 他觉得 “民以食为天”是条万古不变的真理, 所以退伍后利用自己一技之长开了个饭庄。因为他觉得部队里的大锅饭、大锅菜很好吃, 所以他在自己的饭庄里就主推简单、好吃又不贵的家常饭菜。管理上他也不搞什么高深莫测的战略战术, 就一句 “真材实料, 童叟无欺”让他立足于饮食业动荡不安的江湖之中。当他店里的生意莫名其妙比周围几家高档海鲜酒店强得多的时候, 他就自然而然地觉得赚钱也是件很轻而易举的事，就跟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出来一样简单。

简单的米丰后来遇上了一件很麻烦很复杂的民事官司, 为了饭庄的土地租赁承包权和土地的所有者闹上了法庭。对方是伸个小指头就能捻死他的国家机关，“民告官、必输光”的社会基本常识让他那容量不足的大脑瓜子一筹莫展。好在常到他店里吃饭的人当中有一位当时还不是很出名的律师, 两人一拍即合: 你出钱, 我出力, 搞掂。还不出名的律师出手不凡, 很快帮米丰打赢了官司, 也挣到了自己应得的律师费。这事本来就这么皆大欢喜地完结了, 很简单的日常琐事嘛。可这会儿简单的米丰却想把这事搞搞复杂。

第9节：后妈无畏(9)

原来米丰的做人守则里有一条: 知恩图报。中国人报恩最直截了当、最简单传统的方式莫过于以身相许，可客观性别条件不允许啊，米丰脑子一转, 就想到了我，他最疼爱的堂妹——米涵。作为一个自命不凡的才女, 二十八岁的我当时还是个戴眼镜的独行侠。我并不是什么顽固不化的独身主义者, 也没有歇斯底里的结婚恐惧症, 糟糕的只是沾上了一些完美主义者的习气，其实所谓的“完美主义”换句通俗话说也就是 “高不成, 低不就”。如果你说我择偶条件太苛刻可就冤枉我了, 我的条件公开了说就两点: 头一条是对方得是个男人, 后一条是我们必须能说得上话。来的人基本上都过了第一条, 过第二条的还没有。我就这么理直气壮地单身着, 不谈恋爱不相亲，眼瞅着就扎进“白大荒”的队伍了。头发花白的老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经常嘀咕我是 “心比天高, 命比纸薄”。

米丰感激名不见经传的律师维护了他财源滚滚的“自来水龙头”, 而且两人在长达三个月的法律程序带来的接触中都有点惺惺相惜。米丰潜意识里那种梁山好汉的江湖义气促使他打定主意要拿我去报恩, 而且明摆着这是一件 “双赢”的好事, 将来再遇上什么缠人的官司都能所向无敌了，于是开门见山向我推销不太出名的律师。他的推销手段很简单, 就一句阴阳怪调的话: “米涵, 你再能说也说不过靠嘴上功夫吃饭的律师吧?”

好强的我犹如情窦初开的怀春少女，想起了每次旁听庭审时那个口若悬河、义正词严的律师。三个月来我积极地到法庭角落里去欣赏他的每一场个人“演出”，他那精彩迭出的结案陈词至今还回荡在我耳边。不明就里的米丰还一直感激我为他的场场官司助阵，其实厚颜无耻的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表面上我装着对米丰的乱点鸳鸯谱深恶痛绝，其实暗暗感激米丰多管闲的牵线搭桥。于是一推厚厚的黑框眼镜就义无反顾接头去了, 那

时我还没用上博士伦隐形眼镜呢。我到的时候在米丰安排好的地方已经坐了个西装革履的男人, 从背影看头发一丝不乱, 脊梁挺直, 背部宽厚, 让我第一眼就生出很安全、很踏实的微妙感觉。于是莫名其妙地心跳加快，感觉所向披靡的自己今天要被俘虏了。我心如撞鹿地朝坚实强壮的背影慢慢走过去, 一股无法抵挡的磁场吸引力越来越强烈地让我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

接头暗号：“你是龙一腾律师吗?”。声音有些不易察觉的发颤。

浑厚的男中音回答：“是, 请坐”。

坐下后经过快速近距离目测, 对面魁梧的男人果然五官端正, 气度不凡, 衣着一如法庭上整洁, 举止还和辩论时一样严肃。他那雷达一样的目光也在上下打量我, 深邃的眼睛里闪着温柔的光。不由得，我在快三十岁的时候才体验到什么是略带羞涩、垂眉低眼、面色绯红、手足无措。

他礼貌地给我倒水，眼光锐利地说：“我见过你，每场法庭调查时你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专心致志，聚精会神。我一度以为你是被告方的主要成员呢。”

一阵狂喜，原来他在法庭上侃侃而谈时早已注意到我，但我还是故做矜持地说：“米丰是我唯一的堂哥，他的事自然是我的事，所以我是每场必到，为他助阵。应该感谢你，帮助我头脑简单的大哥打赢了这场难度如此之大的官司。”

他很谦虚，而且是由衷的，“应该是我感谢你大哥，给了我这个难得的机会。说实话，这是我在这个陌生城市里打的第一场官司。胜利对你大哥只是意味着保住了滚滚财源，对我却意义非常重大。”

谈话就这样拉开了，气氛也从拘谨慢慢走向融洽，只是自始至终我的心都在心律不齐地狂跳。我是一贯嘲笑 “一见钟情”的草率的, 对“玫瑰之约”之类的爱情速配节目也嗤之以鼻, 可那晚自己却也 “盲目”了一把。

初次见面的许多细节我已经记不得了，那晚的心情始终保持混沌状态，就好像许多凡人经过长途跋涉终于跪在布达拉宫的台阶下时思想和心境已经获得重生。隐隐约约记得很简单的开场白后我们不知怎么谈到了榴莲—— 一种散发着奇异香味的舶来水果，很奇怪的话题。尽管很多时下流行的文学作品都把榴莲暗喻为爱恨交加的爱情，但在初次相亲的场合中似乎大多数人都喜欢谈论西方文学或者古典音乐——一个男女双方都一知半解的领域。在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后我们彼此之间达成默契，心领神会地认可了对方，随后心照不宣地转入地下活动。

第10节：后妈无畏(10)

要知道米丰打发我容易, 说服我妈可有些难。我妈以过来人的眼光审视这桩婚姻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时是死活不同意，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诉道: “米丰, 她可是你妹妹啊, 你能这么狠心吗? 什么律师? 就是写状纸的，还比咱们米涵大十岁, 还有个十岁的女儿, 还没有房子和钱, 还没有本市户口, 还不知道身体好不好，还……”

面对我老妈一连串高瞻远瞩的现实性问题, 巧舌如簧的米丰不可能用简单扼要的一两句话打发, 具体的谈判情况我也不太清楚。听说当时他绞尽脑汁搬出了一句 “二十岁男人是试验品, 三十岁男人是成品, 四十岁男人是精品, 五十岁男人是极品”的名言, 还引经据典考证了孙中山和宋庆龄相差二十七岁的爱情生活是幸福的, 最后没词儿了, 只好从港台电视剧中拉出了状王宋世杰。最后一招比较迎合我妈的口味, 她是港台电视剧的发烧友, 不过现在与时俱进, 刚改韩剧了, 张口闭口谈的都是野蛮女友。

换句话说四年多前我能和龙一腾走到一起是米丰的功劳, 说服我那顽固不化的老妈也是他的功劳。后来我俩经常笑他, 为什么当时不提六十岁的男人是什么品。他咧嘴一乐, 揉摸着自己的将军肚说道: “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提啊。当时你爸在旁边听我瞎吹得正起劲呢, 我心里算了算, 没几年他就奔六十去了, 赶紧收住口。”

米丰就是这么个热心肠的人, 而且他对我们俩之间的爱情故事了如指掌, 所以我考虑过让他和我一起去接龙晓雨。一想到自己要和所爱的男人的独生女儿单独针尖对麦芒, 我这心里就阵阵犯怵, 有米丰这个万能润滑剂在旁边会效果自然些。经过反复斟酌, 权衡利弊, 临出门时我还是放弃了“润滑剂计划”, 因为我担心他这个大嘴巴什么都往外抖, 万一说错了啥就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了。他能说服我, 能说服我妈, 不代表也能说服小龙女爽快接受我这个年轻自负而且带几分姿色的后妈。

可我没料到的是我前脚刚离开家, 米丰后脚就拎着一大袋吃的东西敲开了我家的门。

“叔叔, 请问您找谁?”

“哟, 你一定是龙晓雨吧? 长得就是像你爸, 那鼻子, 那眼神, 真像。我常听你爸提起你, 说你是个好孩子, 年年拿三好, 次次考第一。我说嘛, 虎父无犬女, 龙大律师的女儿也是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才女, 就和你米涵阿姨一样。哎哟, 一家三口都是国家栋梁, 社会的中流砥柱, 真让人羡慕啊。”瞧, 米丰就是这么个直来直去的人, 说的话比他炒的菜还多。

“叔叔, 您认错人了, 我是龙晓雨的同学, 我叫杨洋。”杨洋眼巴巴看着肚满肠肥的米丰硬从门缝塞进屋里, 忙逮住机会插进话来表明自己的身份。

“杨洋?你不是龙晓雨啊? 那……那龙晓雨呢? 她没来? 她派你来呀? 不会吧? 不是说好了暑假让她先来会会她的米阿姨, 接触接触, 看看过不过她那关, 然后国庆节再来参加她爸和米涵的婚礼吗?”

幸亏我不在, 否则听到米丰的话会当场吐血。我和龙一腾商量的是让晓雨暑假来玩一趟, 一来父女俩四年多没见了, 二来咱们一家人熟悉熟悉。多好的意愿都让头脑简单的米丰给歪曲了。

“谁找我呢?”真正的龙晓雨从卧室里闪亮出场了, 希望她没听到米丰的一派胡言乱语。

“哟, 你就是龙晓雨吧? 瞅瞅, 长得真像你爸, 那眼睛, 那嘴巴, 真像, 都赶上克隆的了。”一个炊事班长能在锅碗瓢盆间练到见风使舵的本事还真不容易。哎, 米丰其实是个挺好、挺实在的人, 就是嘴上功夫花哨些。

“可是……叔叔, 您是谁啊?您找谁啊?”两个小姑娘没被米丰绕晕, 警惕地问到。

米丰当仁不让地一屁股坐下, 冲着龙晓雨咧嘴一乐, “我是米丰, 大丰收的丰, 不是疯狂的疯, 也不是台风的风。我是你米阿姨的堂哥, 也是你爸的铁哥们。你爸可是个大大的好人, 学问渊博, 正义凛然, 还救过

我一命, 挽救了我在江湖中好不容易修炼来的地位, 我是感激涕零啊。咱们老祖宗有句话说‘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 所以你爸和米阿姨的好事就是我给当的月老。按理说晓雨得叫我大舅舅, 不过没关系, 等过了国庆节再叫也成。来来, 你们俩坐啊, 别像卫兵似的站着傻瞪我, 我也是大大的好人。这些都是给你们买的东西, 有薯片、巧克力、酸奶、还有曲奇饼干，都是小姑娘爱吃的玩意儿, 快吃, 快吃。哎, 你米阿姨人呢?”

第11节：后妈无畏(11)

两个机智的小姑娘也看出了大大咧咧的米丰不是打家劫舍的坏人,于是放松警惕,解除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警报。三个人志趣相投地吃着丰富的零食,彼此之间距离也拉近了,谈话主题也越来越往我身上拉。屋里举行着简单而意义深远的座谈会,具体谈话内容我不清楚。反正后来我再见到他们三个人时是在米丰的大丰收饭庄里,看上去他们已经成了莫逆之交。

把两个初到本地寻父探亲的小姑娘单独留在家里我也是迫不得已,今早十点钟我必须和顶头上司周强带着我们的文案策划稿去见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这个客户可了不得,不仅仅是因为她会给我们公司带来一笔可观的广告收入,而且她张扬跋扈、唯我独尊的工作作风让我的上司也惧之三分。

她大名肖亚南，不仅是市里赫赫有名的儿童玩具生产商,还是市里数一数二的纳税大户。作为一个成功的女人，她的故事简直是所有创业者上路前必读的神话教材。简陋的手工作坊在短短几年间发展到市里科技开发区上万平方米的现代工业园，工人也从开始的十几条枪扩编到六百号人，十条现代化生产线都在国内首屈一指,产品畅销全国还出口东南亚，“女强人”这个光荣称号放她身上都还显林黛玉病态般弱不禁风。

肖亚南是改革开放后崛起的第一代私营企业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创建了一个品种繁多、花样新颖的玩具品牌。许多孩子都是玩着她生产的玩具长大的。在她们那个时代的思维里,成功靠的是踏踏实实,来不得半点花里胡哨，所以她一路闯来是从不打广告的。时代在变,社会在变,不相信广告的她今时今日选中我们公司为广告代理商,这是我们修来的造化。

基于以上原因,当米丰在我家里给公主龙晓雨、参谋长杨洋传经布道的时候,我和老板周强正毕恭毕敬地等候在客户办公室门前。说实

话, 如果我知道此时此刻大嘴巴的米丰在我家里以我为题材喋喋不休, 那我宁可丢了饭碗也得立马赶回家去。

“米涵, 你今天有些魂不守舍啊,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我可告诉你, 里边的大婶得罪不得, 待会儿你一定得清晰地、自信地、骄傲地陈述咱们的最新创意。这笔生意对咱们有多重要也不用和你啰唆了, 我账面上能赚到钱不是最要紧的, 关键是你从此一不小心成广告界赫赫有名的女状元了, 你在我这小公司奋斗这些年不就是为这个吗?我说过, 拿下她你还能提百分之十, 君子一言, 剩下就看你的了。”

我瞪着周强的眼睛没有反击他, 难道我自己的创意我会不清晰、不自信、不骄傲吗? 难道我的梦想快实现了我会不加把油吗? 但我今天心里乱糟糟的, 精神涣散, 反应迟钝。不过我也知道眼前这位精打细算的老板嘴上强, 心里弱, 典型的外强中干、欺软怕硬。对里面那位如同衣食父母般的大婶他是不敢得罪的, 当然对我这个公司顶梁柱他同样也不敢造次。

钟声敲响十下的时候大婶准时开门接见了我们, 守时永远是她招牌式的处世原则。说肖亚南是大婶实在是不恭, 我见过她两回, 毕竟她还是个风姿绰约的漂亮女人。估计四十几岁左右, 皮肤身段都保养得极好, 妆容细腻, 着装雅致, 首饰名贵, 最令人难忘的是眼神可畏。

“肖总, 您好, 您好!”周强已经毕恭毕敬地快走两步、露齿、堆笑、点头、哈腰、伸手，全套娴熟礼仪动作我都看了几年了。不过这一次他伸出的手只握到了漂浮着夏奈尔5号芳香的空气。

正襟微坐的肖亚南没有礼节性地伸出象征权力的铁腕, 倒不是没有商务礼貌, 也不是故作高傲。一进门我就敏感地觉察到今天的铁女人有些心事重重的样子, 往日威严震慑的眼神带着一缕……一缕忧伤。用“忧伤”一词可能亵渎了咱们威风凛凛的女司令, 因为据我了解她不是个感性女人, 神话里说从她开始创业后就没掉过一滴眼泪。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尚且在公众场合落了两回泪: 一次在权力结束下台的时候, 一次在闻讯宝贝儿子越野赛车失踪的时候。所以我一直

很难理解肖亚南作为一个风姿卓越的正常女人, 怎么会有泪不轻弹呢? 没什么可害臊的, 反正我是经常靠眼泪解决问题, 只是还不至于到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崇高境界。

第12节：后妈无畏(12)

“坐吧, 谁来阐述?”开门见山、言简意赅也是铁女人一贯的作风。

周强多余地不放心地瞟了我一眼, 其时我已经把手中的策划文案初稿递给了从不正眼看我的肖亚南。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也是我的工作作风。

“肖总, 您好，我是米涵, 负责贵公司公告的文案策划。综合贵公司提供给我们的有关产品资料, 以及我们自己所作的市场调查, 我们设计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广告方案。广告主题我们考虑围绕安全两字展开……”

当我每次面对客户洋洋洒洒阐述自己创意的时候, 我的眼睛从不放在桌面稿子上。里面的内容我早已烂熟于心，所以我带着隐形眼镜的眼睛得以仔细观察客户的眼神、动作和表情, 借此判断他们的满意度和认可度。客户一个皱眉、一丝浅笑, 甚至一根手指头轻叩桌子的细微动作都不会逃过我只有0.5视力的火眼金睛, 这是我的一个谈判秘诀。

此时此刻侃侃而谈的我同样也注意到肖亚南异常的神情和肢体语言: 她的目光涣散, 并没有聚焦在我精心设计的文稿上; 她的手指无意识的划过文件的右下角, 但没有及时翻到下一页上; 她面无表情, 没有呼应我扬抑顿挫的语调；她的坐姿懈怠, 腰板没有往日刚毅挺直。完了, 一定有什么分神的事妨碍她全心全意聆听我的创意, 今天看来不顺。

“我看这样吧, 你们的方案不是很成熟, 我不是很满意。广告的事……还是缓一缓再说。”

果然不出所料, 肖亚南突然打断我正在高潮处的现场发挥, 合上了文件, 心不在焉地下了逐客令。

“为什么?肖总, 如果有不满意的地方您可以提出来, 我们会修改。”我有些不服气, 因为她根本没专心听取我的方案, 现在竟拿这个理由敷衍塞责。这是对我辛勤工作的侮辱。

肖亚南还是没看我，眼睛盯着窗外，盛气凌人地说: “我不是说了广告先缓一缓吗? 我今天还有安排, 咱们下次再谈。”

周强听到逐客令已经知趣地站了起来, 我知道欺软怕硬的他是不会违抗圣旨的。但做了具体工作的我还是很委屈, 加上今天我也有些心浮气躁, 于是不合时宜地顶撞道: “肖总, 我觉得您今天并没有专心听我的阐述, 您根本没领会到我们创意的内涵。或者您有您的理由推迟发布广告, 但我可以把我们市场调查的一些结果汇报给您。贵公司生产的金宝贝牌儿童玩具五年前在市场上占有30%的份额, 由于五年来一直没投放任何广告, 现在的市场份额仅为17%。如今的玩具市场上鱼目混珠销售着数十个假冒伪劣的仿制品, 比如说金宝牌、银宝贝牌、金娃娃牌、金宝儿牌等等。如果您再不果断地投放广告, 打击日益猖狂的假冒仿制品，金宝贝这个名牌产品将会面临更严重的市场萎缩。作为金宝贝的创始人, 您一定不愿看到这样一个局面吧?”

久经沙场的肖亚南一定被我这个不识时务的连珠炮震怒了, 她冷冷地直视我的眼睛说道: “我自己的公司我自己会决策, 请你们马上离开。”

我是被已经吓得糠筛似的周强扯拽出来的, 到了大街上我还不停地怨声载道, 像个雌性激素荷尔蒙分泌失常的街边泼妇。我心里清楚自己有些失态, 但还是抑制不住地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是对肖亚南? 还是对我自己?

“我求求你了, 消停消停吧, 别惹着了大婶。你没看出来, 肖亚南今天心情不对, 一定出什么事了。就算你今天给她唱《欢乐颂》, 她也没法给你鼓掌欢呼啊。你啊你啊, 驴脾气一个。你别急, 我动动关系查一下大婶最近出什么状况了。这叫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我最佩服周强这一点, 正面强攻不是他的优势, 但他总能旁敲侧击摸到很多信息帮助我们前线作战人员, 这也是我一直留在公司的原因。听完他这番话我也觉得自个儿太急性子, 太不会审时度势, 谁让我是个头发长见识短的感性雇员呢。好了, 我气也消了一大半, 住嘴吧。

“哎, 米涵, 你今天情绪好像也出轨, 平时你不会和VIP客户这样叫劲。是不是咱们龙大律师惹着你了? 当面和客户激烈对峙可不是你的作风, 没出啥事吧?”

第13节：后妈无畏(13)

我这才想起家里还有两个比肖亚南更难对付的“蓝精灵”, 或者说把我心情搅乱方寸的根源所在, 恰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

“一腾, 你到广州了, 一路还好吗?”

“刚到宾馆, 飞机晚点一个小时。涵涵, 听你的口气应该一切正常, 昨晚的梦纯属多虑了吧? 你在车站接到晓雨了吧? 她长高了吗? 胖了还是瘦了? 她现在和你在一块儿吗? 来, 来, 来, 快让我的乖女儿听电话。爸爸想死她了, 快呀。”

龙爸爸一连串的问题让我刚刚受委屈的心灵再一次感到酸溜溜的, 眼泪在眼圈里打着转转, 千言万语也被咽了下去。突然间明白龙一腾不再是属于我一个人了, 心里顿时空荡荡的。忍住, 忍住, 别哭, 别哭, 我是通情达理、善解人意的米涵, 得特别具有博爱的情怀, 特别像一望无际的大海, 特别像蔚蓝的天空。我可不能和那些小肚鸡肠的女人划等号, 于是我理智而温柔地说: “一腾, 龙晓雨没和我在一起。我刚才必须见一个特别重要的客户, 把她接回家后我就出来工作了。好了, 我现在办完事了, 马上回去招呼她。你女儿她一切都挺好的, 身体健康还亭亭玉立。要不你打家里电话和她聊聊, 好吗?”

“什么? 你把她一个人留家里了?我刚往家里打过电话, 没人接听啊。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你怎么能这样心不在焉的? ”

听着龙一腾紧张的口气我就不受用, 大海和天空的涵养没有了, 马上高声回应道: “龙一腾, 你也太紧张了吧? 她不是一个人, 还有个同学陪她一块儿来的, 两个小姑娘能出什么事? 或者她们俩在家闷得慌, 下楼逛街去了, 你别瞎嚷嚷好不好。”

他口气稍稍缓和，“还有个同学陪着她, 谁啊……不管怎么样, 我把她交给你, 你可别马虎。在这儿她们人生地不熟的, 万一两个没出社会的小女孩遇上坏人, 或者被骗子盯上了怎么办?”

我忍无可忍, 不由得火冒三丈: “龙一腾, 你以为你女儿还是照片上的五岁小丫丫啊? 她已经十四岁了, 伶牙俐齿, 诡计多端, 还有一个精明强干, 火眼金睛的参谋在身边, 天下所有的坏人和骗子在她们面前也得原形毕露, 逃之夭夭, 她们能出什么事啊?”

挂断电话, 我怒气冲冲, 旁边的周强幸灾乐祸地笑了: “我说咱们一向四平八稳的米涵今天怎么了，原来是龙律师的宝贝女儿来了。哎, 孩子多大了? 当妈妈的感觉不错吧?”

“周总, 您少在这儿兴风作浪。好了, 今天的谈判也不顺利, 我的任务暂时完成了。请假一周, 先走一步。”

倒霉的周强莫名其妙地成了我的出气筒, 只能哑口无言看着我愤愤甩手而去。走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我心情不太舒畅, 往家里打电话果然没人接。以我对两个女孩的第一印象, 我相信她们的独立自主能力是非常强的, 绝对不会出什么事。正在这会儿, 我的手机又响了。

“江苇, 什么事啊?”我有气无力地接起了电话, 对我的死党没必要掩饰情绪。

“怎么? 米大小姐情绪不佳? 听说今天正式当上小龙女的妈妈了, 哈哈。有空吗? 快过来, 我和郑珏都在茶馆里, 来呀。”

我放弃了立即回家寻找小龙女的念头, 决定由着性子先去会会几天没见的死党们。

“江南三大才女”是大学里同学们给江苇、郑珏和我起的外号, 才华横溢谈不上, 琴棋书画勉强沾点边。江苇幽怨的古筝, 郑珏犀利的围棋和我调侃的杂文成了校园一道绚丽多彩的风景线。我们毕业的许多年后听说再没诞生如此超人气的 “实力派”组合。为了刺激大学里乏善可陈的单调生活, 当时应大伙舆论需要而诞生的还有 “江南三大财子”, 这三位将在我的故事里陆续出场。

“江南三大才女”在校园四年里留给大多数人的印象就是学习了得, 爱好广泛, 思想活跃, 言语犀利, 文风尖锐, 行为激进。老师们把我们当掌上明珠, 男同学说我们是带刺的玫瑰, 女同学则是敬而远之。这些都

不是我们刻意造成的, 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 很多的小团体都是由群众舆论帮忙建立起来的, 很多的大学情侣也是群众鼎力撮合的。我们仨也是这样, 由开始时不认识, 到相互好奇和仰慕, 到最后紧密团结成 “青春美才女组合”都是大伙的功劳。

第14节：后妈无畏(14)

如果说毕业后我们还有共同点的话, 那就是豆蔻年华的三个才女都当上了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后妈。这异乎寻常的殊途同归成了大家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的饭后热门话题, 而且演变出了至少二十种不同版本, 有说我们精神上极度拜金, 有说我们蹉跎了青春时光后狗急跳墙, 还有说我们属于病态自恋后的心理崩溃, 所以每次大学校友会的时候总有不少男同学一说起这事就顿足捶胸, 好像我们沦落至此都是他们没当好护花使者的责任。不少当了原配又生了孩子的女同学更是骄傲地在我们仨面前昂首挺胸，仿佛正版遇上了盗版。据 “江南三大财子”之一传来的小道消息, 大学里最以我们为荣的副校长不知听到哪种版本后无力地说道: “不是我不明白, 是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我们记起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引用胡适先生的一句话“再会了，同学们，你们的母校眼睁睁要看你们十年之后成了什么器”。汗颜啊汗颜，我们有负众望，大器未成，却都成了没有光环可言的“后妈”一族。

一个人如果经常处于群众舆论监督的焦点, 日久天长至少会培养出一种哭笑不得的特性——对流言蜚语极强的免疫力。如果你不信，可以左右瞧瞧当今社会的偶像明星，他们在桃色花边新闻中自由进出，嘴上哼着“无所谓，谁伤害了谁”。于是所有版本的故事从我们左耳进, 右耳出, 只能假装潇洒地一笑置之。

我不否认我们三个人都有些自命不凡、标新立异。但公正地说, 在爱情问题上我们还是很趋于传统和保守的。有一首时下很流行的歌唱的是 “我不是黄蓉, 我不会武功, 我只要靖哥哥, 完美的爱情”。想想当年驰骋江湖的黄老邪的女儿都能执著地追求真挚的爱情, 何况我们三个平凡女子。

咱们的社会如今是多元化的, 郎才女貌或者门当户对已经不能把爱情一概而论。网上有英国女子拍卖自己的初夜权这种事情，加拿大也

有已婚的同性恋“夫妻”要求立法允许她们离婚的情况出现，谁会明白呢?

听说国内就有那么一群待字闺中的另类女子放出豪言壮语: 非离婚男人不嫁。我们三个特别佩服她们大胆淋漓的爱情宣言, 但我们对离婚男人绝没有如此死心塌地的钟情。大学里我们无数次在星空下谈论过梦中的白马王子, 或玉树临风, 或儒雅多才, 或风度翩翩, 但不管怎样, 真的, 谁也没想过白马上坐的是一位怀抱孩子的离婚男人。

并不是我们三个人为了制造轰动效应才不约而同走上同一条路的, 每个人的缘分都不一样。拿我来说, 和龙一腾奔奔波波生活了三年后, 今天才第一次见到他的女儿龙晓雨。换句话说, 习惯了二人世界的我今天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后妈的身份, 而另两位则已经和儿女们打下了坚实的感情基础。

先说江苇吧, 我们仨中最闭月羞花的一个，特别是一曲余韵绕梁的《春江花月夜》迷倒了多少五音不全的门外汉。每年大学里的元旦晚会上，白衣素裙的江苇往台上一坐, 幽怨的眼神凝固眉梢, 纤纤玉手在古筝琴弦间漾漾一滑, 观众里多少人的心弦都在这个保留节目的旋律中颤动了。我记得大学时有一副对联是男生们集思广益专为她创作的，上联是 “江上朗月无言闭”, 下联是 “苇中繁华自然羞”。不知道后来大伙为什么评她当了 “才女”, 而没有按惯例评她当 “校花”。 可能是大凡 “校花”都和娱乐圈里的 “花瓶”一样, 属于具有明显时限性并且华而不实的一类欣赏品。而江苇的绝顶智慧和多才多艺已经掩盖了她倾国倾城的美貌, 以至于大伙看到她时都会透过如花的外表想到她沟回密布的大脑。

都说上帝造人很公平, 所以他给了江苇智慧和美丽后就罢手了, 没把健康一起给她。江苇患有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每次生理周期都痛得死去活来。更严重的是多家医院都确定她已经丧失了生育能力, 江妈妈听到这个无情的消息时昏了过去。

坚强的江妈妈最终接受了继丈夫去世后又一个不幸的现实, 然后开始为自己的独生女儿策划另一种完整的命运。江苇是她唯一的希望, 她不能让女儿后半辈子受半点委屈。从此江妈妈忙碌的身影在青壮年、丧偶、有孩子、车房俱全的单身男人之间打转, 不知道的都以为风韵犹存的江妈妈打算重拾第二春。

第15节：后妈无畏(15)

江苇是个特立独行、不受他人摆布的女孩, 唯一软肋就是为她守了十多年寡的母亲。妈妈的眼泪成了降服她的有力武器, 所以她大学毕业后放弃了一切远大梦想, 心甘情愿地嫁给了母亲众里寻他而找到的于子建。

于子建在所有人眼里都是个绝顶优秀的男人,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还继承了蓬勃发展的家族企业。我没有按常规形容他高大魁梧, 风流倜傥, 是因为论相貌他可以用赵传的一句经典歌词概而括之。好在中国人眼里的完美组合都是 “郎财女貌”, 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桩婚姻无异于 “佳偶天成, 天作之合”。

当年于子建奉家族之令、媒妁之言娶了青梅竹马的太太, 婚后赶任务似的很快生育了两个活泼可爱的家族香火后继传人。身心疲惫的太太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我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况且我们之间没有爱情。于子建叹了口气说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但我不能像你一样一走了之, 你自己选择吧。两人心平气和离了婚, 太太如释重负独自去了香港, 他留下来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和庞大的家族企业。

虽说江苇的婚姻完全是江妈妈的选择, 在大家眼里含有封建包办的成分, 但她嫁给于子建六年来都很幸福, 锦衣华服和山珍海味自是不提, 于家上下都对她这个少奶奶恭恭敬敬。她也抛开杂念, 全心全意照顾丈夫和年幼的两个男孩。孩子太小, 对自己生母的印象几乎为零, 所以很亲热地追着漂亮的江苇叫妈妈。经历了婚姻但没有经历过爱情的于子建遇上江苇后才明白爱情的含义, 一向老成稳重的他像十八岁少男似的狂热重活了一把。两人先结婚, 再恋爱, 还照着琼瑶阿姨的书爱得死去活来。如今和和美美的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羡煞旁人。

骨感美人郑珏大学里是个很具有叛逆精神的尤物, 在围棋的黑白世界里称雄就不必说了，最主要的是我记得离经叛道的她几乎没上过本专业的课程, 当然这并不妨碍她考试后独占鳌头。郑珏小巧玲珑的身影

在其他系的教室里飘来飘去，裸露的锁骨和飘荡的眼神惹得全校男生和部分男教师眼都红了。不少男生假借挑战围棋第一才女的名头暗献殷勤，不过求爱的结果和棋盘上的较量一样输得落花流水。咱们的郑珏一向推崇蜻蜓点水似的恋爱方式，所以被她点到为止的男性朋友很多，但真正抱得美人归的只有路予谦——一位海归派经济师。

路予谦在海外苦读时不堪寂寞和一个女留学生旋风般结婚生子，忙于刷碗打工的日子没时间卿卿我我谈爱情。两人的仓促结合完全是异域生存心理和生理上的需要，目的不过是在金发碧眼的种族人群里建起了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小小庇护所。全盘西化的太太极其适应国外生活，而骨子里传统的路予谦吃着汉堡牛排沙拉酱的时候心里想的是饺子大葱蘸黄酱。两个中国人之间的东西方文化差异便宜了郑珏，所以前年她嫁给了回国发展的路予谦，还一并拥有了一个满嘴美式英语的黑发“洋”娃娃。

我觉得郑珏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和适于当母亲的人，她自己还是个没玩够的大孩子。反正她自己没打算亲自生一个，“丁克家庭”一直是她不变的梦想。她崇拜并追随的是满腹才华的“路海龟”，对于五岁的路璐，只是爱屋及乌般顺水推舟的感情，两年多来她从没有真正进入当妈妈的角色。好在国外长大的路璐独立意识特别强，她喜欢郑珏阿姨却完全不需要阿姨的照顾。听说路璐每天早上自己起床，穿衣，洗漱，步行十分钟，穿过长长的小区幽径，然后走进幼儿园。这种美式独立行为让其他家长纷纷赞誉，但没有亲自仿效，毕竟这是在传统的中国。

按理说路璐独立自理的能力和意识都应该成为国内儿童素质教育的典范，可惜经过某些人的曲解和添油加醋的渲染，以至于后来许多家长看着路璐一蹦一跳自己上幼儿园时都摇头叹息道：真是后妈养的孩子没人疼啊。这样的经典话语自然会被风儿吹进郑珏的耳朵里，换成别人少不了委屈掉泪或者“痛改前非”。郑珏还是一如既往地冷笑着，鼓励路璐把国外作风发扬光大。如此一来她又多了一条罪名叫“屡教不改地变本加厉”。

第16节：后妈无畏(16)

路璐还有一个洋化的习惯: 直呼郑珏的大名。这就极易掩盖郑珏后妈的身份,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两人是小姨和外甥女的关系。长着娃娃脸的郑珏觉得这样最好, 她是我们三个人中最不愿意承认自己跨越三十岁事实的女人, 我想她一直在幻想永远年轻、浪漫无尽的快乐时光。

我还在想着 “江南三大才女”为人之后母的故事时, 脚步已经迈进了“芦苇茶馆”的大门。这是腰缠万贯的于子建为爱妻江苇打发休闲时光开的, 毕竟两个上小学的孩子已经不用太多时间去照顾了。茶馆位于城市寸土寸金的繁华地段, 装修昂贵, 生意却一般, 江苇没下工夫在里边, 只是为了闲暇时招呼朋友。

“米涵, 我们在这儿呢, 快来。”

贵夫人一般的江苇优雅地冲我挥挥闪着钻石光芒的玉手。如今的她和大学那会儿相比, 是美丽掩盖了智慧, 才艺让给了家政。她那超人的智慧现在转移到丈夫的领带花样和孩子的饮食营养学上, 自然不用锋芒毕露了。按照达尔文 “不用则退”的生物进化论, 我担心再过几年, 妩媚的江苇就只剩下纯粹的美丽了, 就好像当年笑傲江湖的古筝已经置于茶馆一隅当了沉默无声的装饰品。

郑珏不待我坐下就大惊小怪嚷道: “这是怎么了?咱们神采奕奕的米涵好像有些六月霜打、蔫了巴叽的。哎, 小龙女怎么样?漂亮吗? 像老龙还是像她妈妈?叫你啥了? 叫妈还是叫阿姨? 她欺负你了吗?”

“拜托你们别那么八卦好不好? 跟狗仔队同流合污了? 别忘了咱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时代才女。”

我没好气地回应着, 坐下, 一口闷下容量极小的紫砂杯里不知啥味的茶水。如果我的口感没错, 这茶叶估计至少二百元一两。其实我骨子里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俗人，对于高尚的品茗并没有一点独到心得。这两年在“芦苇茶馆”老板娘的熏陶下才粗略地知道了一些不菲的茶叶价格和茶道故弄的高深，于是理解了为什么大街上的茶艺馆越开

越多，原来咱们祖先解渴的原始方式已经成了商品经济社会下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这种高利润商务文化的精髓就是把五千年历史典故的光环笼罩在炒干的一小撮植物叶芽头上，盛进模仿的古代紫砂器皿中，配上一个专司沏茶的中等文化的小姑娘，高保真环绕音响里箫声四起，于是现代成功人士趋之若鹜，恨不得茶水下肚后，摇身一变成了一方富贾中下凡的文曲星。

我还是恶俗地继承祖先原始的解渴方式，接二连三地闷下茶中极品，恶劣心情方得以好转。两个翘首以待的八卦女人眼睁睁看着“牛饮”的我脸色从“多云”慢慢转化为“间阴”。

江苇忍不住了，也跟着起哄，“哈哈, 米涵, 别卖关子了, 还糟蹋了我的好茶。我们实属八卦, 我们就是包打听, 你就给我们说说吧。再说前几年我们两家的事儿事无巨细都向你一一汇报了, 今天你也满足一下我们的好奇心吧。”

“算了, 没什么好说的，我就当成人生的第二次高考吧，考期一个月。小龙女不是千里迢迢一个人来的, 还带了个绵里藏针的智囊团一块儿来, 在这得待三十个日夜呢, 往后你们肯定有机会见着。不过说心里话, 在两个古灵精怪的大孩子面前我这心里直发虚。你们的孩子还小, 还由着你们摆布。我们家的孩子已经步入个性张扬的青春期了, 她不摆布我就万幸了。我现在才明白如履薄冰是什么滋味啊。”说完，我仰天长长吁了口气, 心里头连续几天都觉得不踏实, 这种情绪让我烦躁不安。

江苇文雅地抿了口价格昂贵的茶水, 好奇地问:“老龙呢? 父女相见是不是乐坏了?”

“别提他, 我心里还窝着气呢。他没赶上父女重逢就出差了, 刚才还在长途电话里好一顿勉我, 说我没好好照顾他的宝贝女儿。哎, 今早工作上的关键谈判也没拿下来, 我这两头气都不顺呢, 你们两个大喇叭少惹我。”

“哎, 米涵, 今天又和谁谈判呢? 怎么，以你的过人魅力没征服人家? 对方一定是个女的吧, 否则怎么会轻易闯过你的美人关呢?”

第17节：后妈无畏(17)

包打听似的江苇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养在金笼子里衣食无忧, 不知咱们工薪一族谋生的艰难, 还经常求着我把工作中遇到的艰难险阻当笑话似的说给她听。我的打工血泪史成了她调剂生活的油盐酱醋, 而我呢, 也喜欢找个忠实听众欢呼我的屡次战役胜利。

“别提了, 今早在肖亚南办公室里遭遇滑铁卢, 灰溜溜地被赶出来了。”

“肖亚南? 我知道, 我们家大宝、小宝都是玩金宝贝玩具长大的。她可是金宝贝的创始人, 企业界赫赫有名的女强人, 一定不简单。 你输给她还不心服口服啊！论江湖地位, 她可算得上是武林盟主了。你呀, 顶多是个绣花拳代理帮主, 消消气吧。”

“江苇, 别看热闹似的长他人威风好吗?如果她再执迷不悟, 不听我的逆耳忠言, 恐怕你们家大宝、小宝以后就玩不着金宝贝玩具了。刚愎自用, 井底之蛙，哼。”

郑珏瞧我是真的不爽, 忙安慰我说:“好了, 别委屈了。肖亚南再厉害, 将来也不过是你米涵的囊中之物, 你得有点耐心。总不能江湖老大第一天就顺了你吧? 那多没面子。龙大哥那儿也别上火, 他对你怎么样我们都清楚, 谁不在背后羡慕你大海捞针得了乘龙快婿呀！说真的, 我们仨中就你最适合当个贤妻良母, 慢慢进入角色就好了。刚才我们还开玩笑说呢, 咱们要不要成立个后妈俱乐部, 没事时一块儿坐坐, 聊些家长里短、相夫教子的妇女话题。”

“对啊, 你们注意观察, 其实我们身边也有很多很多后妈, 这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特色。离婚率上去了, 后妈队伍不就壮大了吗？干脆我把“芦苇茶馆”改成“新时代后妈俱乐部”的大本营, 专为年轻的后妈一族服务。经营项目广一些，开展丰富多彩的沙龙式讲座, 比如初为后妈的心理咨询, 夫妻关系、母子关系之间如何协调, 加上辅导女性美容、

着装等等, 哇, 生意一定火红。加上我们过来人的心得体会, 我看一定得心应手。 ”

别看江苇谈起生意经来如数家珍、眉飞色舞的, 其实也是光说不练。一个六年来养尊处优的女人多少已经有些惰性了, 更何况她口袋殷实。单说她用来招待朋友的一两茶叶, 就抵得上平常人家一个月的菜金了。

我酸溜溜地建议道: “江苇, 现在是网络经济时代, 你干脆成立一个网站, 叫WWW.后妈.COM, 估计世界范围内仅此一家, 点击率保证居高不下。网站不谈别的内容，就一个热门话题——后妈是怎样炼成的，OK？ ”

郑珏听出我恶作剧的玩笑抿嘴乐了, 江苇却若有所思地回应道: “中文不能注册, 不如叫WWW.STEP-MOTHER.COM.。如果我没记错, 后妈的英文翻译就是STEP-MOTHER吧?”

“好了，拜托你们，别后妈长后妈短的算我在内啊, 我可不参与。小龙女度完暑假很快会走的, 我会很快卸下后妈的担子, 恢复平静幸福的二人世界。老龙啊老龙, 我就忍你几天, 小龙女走了看我怎么收拾你。哼，新仇旧账一块儿了结。”别看我恶妇似的咬牙切齿, 其实她们都知道重色轻友的我一见到老龙就跟只小鸟似的依人。

江苇看着我口是心非地发牢骚也笑了: “米涵，别装得苦大仇深了，谁不知道你是有异性没人性的主，老龙一回来你就忘记阶级斗争了。好了, 好了, 咱们今天别提米涵的痛处, 生意经也不谈了, 说些别的。对了, 过几天在我这儿搞一次同学聚会吧? 不是我个人的主意, 是‘堂吉诃德’发起的。他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 说马上要从上海回来。看来他很积极地在筹备, 还请我帮忙联络一些同学。我想大家也很久没见面了, 干脆聚一次。你们意见如何? ”

我惊奇地问: “‘堂吉诃德’? 他要从上海回来了? 他回来还走吗? 咱们有几年没见他了吧? 怎么，你们和他一直暗中有联系? 我怎么不知道。”

“堂吉诃德”说的是 “江南三大财子”之一的唐杰, 大学里挺有钱的主。其实那个时候评定有钱的标准不过是他有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大马力的那种, 一轰油门就直追前面的小汽车, 奔驰、宝马根本不在话下。这辆车可给再普通不过的唐杰增加了不少 “白马王子”的标准分, 校园里多少高傲的漂亮女生正眼不瞧他，余光却都盯着他胯下的坐骑。至今许多人都会记得伴随上课铃声而至的就是呼啸而来的一辆火红色摩托, 和车上那位没持宝剑的 “堂吉诃德”。

第18节：后妈无畏(18)

唐杰的家里开了家烤鸭店, 店面不大, 生意却红火。我记得那时候咱们同学几乎都有幸获得唐杰的邀请光顾过一两次, 然后都被他那热情的老爸油乎乎的手一一握过, 嘴里不停高呼着 “热烈欢迎知识分子”。所谓 “吃人嘴软”, 唐杰就是利用这糖衣炮弹连任了几届学生会副主席。

我还记得郑珏是少数几个坐过他摩托车追风的女同学之一。飘逸的长发，一袭白裙, 一条随风飘起的白色纱巾, 一个紧拥着前边男孩的纯真女孩在风中呼啸而过，一路撒下的是甜蜜的欢声笑语。洁白的纱巾点缀着他俩的一路狂奔构成了大学浪漫爱情的经典标志。听说唐杰对郑珏的初恋是真心诚意的, 他父母乐呵呵盯着郑珏的目光都像在打量唐家未来的儿媳妇。可惜大学里郑珏的恋爱原则是点到即止, 她可不愿过早结束五颜六色的青春生活。被点中爱情要穴的唐杰不知这小魔女功力的厉害, 几招下来已经深陷泥潭，无法自拔, 后来摩托车后座儿再没坐过别的追风女孩。

郑珏并没有尴尬于陈年往事。说实话, 大学里她一半的时间都花在点男孩子的爱情穴上。对唐杰之流刻骨铭心的初恋, 不过是咱们郑大才女信手拈来的生活花絮。都说学会忘却才是福, 我估计那些年少时的风花雪月当事人已经忘得差不多了。穿着休闲装的她学着小路璐的美式耸肩动作无所谓地说: “好啊, 咱们聚一聚, 看看沪化的‘堂吉诃德’有什么新花样。总不会他已经修炼到呼风唤雨, 点石成金了吧? ”

聚会的事就这么敲定了, 接下来的聊天内容自然是以老公为主题延续的。郑珏不停抱怨路予谦 “知足常乐, 止步不前”的惰性, 江苇唸怪于子建作为九代单传的男丁实属劳碌的黄牛命, 我则喋喋不休龙一腾把我一个人留给了乖张的小龙女。宝贵时间在女人口水的消耗中过得飞快, 说完彼此老公的坏话时太阳已经快下班了。

“哎, 郑珏, 路璐应该从幼儿园回家了吧?”

郑珏抬手一看表放心地说: “早回了, 她自己有家里的钥匙。她老爸也到家了, 朝九晚五准确无误, 除非晚上有腐败饭局或者堕落小酒。”

“我们家保姆也该接回大宝小宝了, 我们两家倒不用担心。米涵, 你们家老龙不在, 干脆把小龙女叫过来一起吃饭吧。让我们也见识见识龙大律师的千金, 好吗?”

江苇最先意识到茶室里光线变暗了, 看了看腕上的欧米茄名表说到。

一语惊醒梦中人, 看来我还是不适应今天后妈的新身份: “天啊, 你不说我都把她们俩忘了。糟糕, 糟糕, 我打电话回家瞧瞧……惨了, 惨了, 老龙知道我和你们两个疯婆子在一块儿, 没顾上他女儿, 准把我休了不可……糟糕, 糟糕, 家里电话怎么没人接啊?……快接啊, 快接啊, 急死我也。”

“两个小姑娘初来乍到能上哪去? 不会出事吧?” 郑珏也急了。

“你们别吓我, 今早上老龙还吓唬我了呢, 可她们人生地不熟的能上哪啊?我的妈妈呀, 一下弄丢了俩, 我上哪给找去啊?”

手机响了, 是米丰, 张口就嚷快过来吃饭。

“吃饭? 还提吃饭, 你别烦我……”

“不吃饭你吃啥呢? 成神仙了? 别废话, 你快过来吧, 就在我店里。晓雨和杨洋都饿死了, 催你快点。”

放下电话我脸色惨白, 糟了, 该死的米丰。

枕边没有老龙的呼噜声伴奏我就是睡不着, 尽管这几天的心理折腾已经让我很困倦了。隔壁屋里两个初来乍到的小姑娘在窃窃私语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安静了。我猜她们一定在交换第一天的见闻, 特别是总结关于我的第一印象。估计给我第一阶段的答卷打的勉强是个不及格的分数, 也算是我罪有应得。

从米丰的饭庄吃饭回来, 两个兴奋不已的姑娘就钻进闺房, 关上门, 叽叽喳喳试着米丰给她们买的新衣服。我倒像被主人拒之门外的访客, 站也不是, 坐也不是。我觉着自己挺失败, 本想给主考官们留下和蔼可

亲、热情洋溢的第一印象, 可今天就是无法进入状态, 让米丰轻松捡了个大便宜。

第19节：后妈无畏(19)

我在床上翻了第九十九个身, 还是睡不着, 脑海里回想起晚饭后和米丰在他办公室里的单独对话。说是对话，其实我觉得倒像我们米家兄妹对当前纷乱局势制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和战术方针，这就叫“血浓于水，同仇敌忾”吧?

“米丰, 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就自作主张把两个孩子领出来了? 你急死我了, 还被老龙骂了一通。”

“哟, 你还好意思说呢！我问你, 你今天都干什么去了? 把两个外地来的女孩子留在家里不闻不问, 哎, 你可是龙晓雨未来的妈妈, 你脑子进水了?”

“大哥, 我还有工作的, 还有老板在剥削我呢, 我不干活谁养我?”

“又来了不是, 我早叫你过来饭庄帮我的忙, 再说以你老公的能力养三五个你不成问题。你倒好, 就是喜欢在那个什么广告公司待着, 还说什么要发挥自己的能量，实现自己的理想。好了, 好了, 大敌当前咱先不说这些。我跟你说, 我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呀, 我的傻妹妹。”

“为了我? 此话怎讲?”

“你想啊, 我今天本来就想买些好吃的上去慰问慰问我这大外甥女。谁知上楼一瞧, 你不在。哎哟, 你可真是不知好歹啊。来的是谁?是龙大律师的宝贝女儿。她来干吗?来考核考核她老爸的未来老婆。这么难伺候的主, 你……你还能放心撇下她们去工作。我是临危不乱, 暗自分析形势, 然后灵机一动, 我不能也没心没肺地把她们扔屋里吧? 我就代替你, 领着她俩去逛街, 吃肯德基, 买新衣服。你瞧, 我这不是花着钱替你做好事吗? 你不领情, 还龇牙咧嘴对我吼。哎, 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

我转念一想, 米丰说的也对。两个新鲜好奇的小姑娘到此一游, 我也不能陪她们到处溜溜, 这是我的失职。行, 就算米丰替我做了件大好事吧。

我还是不放心, 满脸警惕地问: “米丰, 那你都和她们说什么了?这一大整天的, 你该不会闲着啥都没说吧?”

“说了, 不停地说, 说得天花乱坠, 说得口干舌燥, 说了很多呢。你怕我说啥呢? 你放一百个心, 说来说去我都在说你的光荣事迹呢。我再傻, 也还知道你是我妹子吧?我不帮你帮谁啊?”

“光荣事迹? 什么光荣事迹?”

“就是你怎样陪伴龙大律师历经磨难, 艰苦创业, 如何与他同甘共苦, 携手并进。还有龙大律师卧病在床, 你怎样不分日夜陪伴左右, 倒水喂饭, 接屎倒尿, 最后龙律师奇迹般好了, 你却含笑病倒榻前。还有……反正就是挑着你好的方面说。哎, 我这可是在龙晓雨面前替你拿分呢。”

“拿分? 拿什么分?”

“哎哟, 我的傻妹妹, 你怎么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啊。你想啊, 现在还有谁能阻止你和龙律师的好事啊? 你老爸老妈那边我已经费尽口舌摆平了。瞧你老妈如今是丈母娘看女婿, 越看越欢喜。当年怪我把你往火坑里推, 如今谢我慧眼识英雄。你们恋爱三年, 同居两年, 经历了多少风风波波, 如今苦尽甘来, 万事俱备, 就等着国庆节摆宴席盖棺论定了。这突然间闯出个十几岁的小龙女, 这么大的孩子心眼可机灵着呢。你想想当年的小兵张嘎和刘胡兰, 十几岁的年龄可把来势汹汹的鬼子吓晕菜了。你就不怕她对你横竖不满意, 在她老爸面前奏上一本, 搅了你的好事。或者她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撮合父母复婚, 这种可能性你就没考虑到? 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你别全当真啊。不过我还是看到了小龙女此行的重要性不亚于当年基辛格秘密访华, 所以呢, 我就见缝插针地替你歌功颂德, 总不能让你自个儿厚着脸皮在龙晓雨跟前给自个儿脸上贴金吧?”

“那……那效果怎么样? 哥, 你不会像个托儿似的做得太露骨吧?”我还是不放心。

“哈哈, 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龙晓雨听得挺感动的, 那个杨洋还悄悄抹了几次泪呢。我这边功夫已经做到家了, 剩下就瞧你自己的了。你呀, 要端正自己的态度, 要居安思危, 放下高高在上的思想，就当自己现在是临时工等待转正, 而领导班子正在考核你的工作表现。以往的功德就不用提了, 关键是这接下来半个月你的表现, 所以你要谨小慎微, 得知冷知热地把晓雨放在心尖尖上。你看你今晚吃饭的时候, 一脸的包公打官司样儿, 两个孩子都吓得不敢说话了。白天她们和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活泼可爱, 就 两只会唱歌的百灵鸟。你呀, 暂时请假别上班去了, 就给我全心全意地伺候龙晓雨和杨洋。我和你说吧, 据我今天对龙晓雨的仔细观察, 她是个大大咧咧的孩子, 对吃特别感兴趣, 成天乐呵呵的没什么心计。倒是那个云遮雾罩的高参, 机灵得很, 不好唬。她一个劲地和我打听你的点点滴滴，包括你的性格、人品、工作、财富意识以及对小孩子的态度，还有你父母的情况等等，对于她的‘一万个为什么’我可多留了个心眼，这不明摆着吗？小龙女故意装癫卖傻不当主角，其实是派出杨洋来考察你，典型的曲线救国。好在被我识破，我就打蛇随棍上，把你描绘成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贤良淑德的中国现代妇女典范。我看你也照搬她们曲线救国的路线，表面撇开龙晓雨，然后从杨洋这块拐弯入手, 攻心为上, 趁老龙出差几天, 好好表现表现。都说女儿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 老龙一回来直接上演父女情深, 也轮不到你唱主角了, 今天多好的机会全让你自己浪费了。米涵啊米涵, 这后妈可不容易当啊。”

第20节：后妈无畏(2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我被米丰透彻的分析弄晕了，高IQ的脑子进了水。

米丰乐了：“瞧你急的，其实我是把严重性说得过了些，主要想引起你对事态的重视。换一个角度，我们还是乐观地看到小龙女只不过是来度假的，短短一个月罢了。所以我替你想明白了，不外乎就是在‘吃喝玩乐’四个字上下功夫就成了。记好了，就四个字：吃喝玩乐。”

瞧, 这就是晚饭后我和米丰在他办公室里推心置腹的谈话。米丰分析的事态严重性远远超过我之前的担忧, 可以说听君一席话, 心情更沮丧。虽然我和两个小姑娘待一起的时间不到两个小时, 但我的看法和米丰是一致的。龙晓雨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总以为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孩子性格上都有些高度敏感、内向孤僻，和人交往时会带着冷漠、自卑和怯弱。我想象他们看世界的眼睛大多是扭曲的, 对身边的人也是充满敌意的。看来我错了, 龙晓雨的眼睛是清澈的, 笑脸是明媚的。但对我这么一个和她关系特殊的人物她会表里如一的明朗吗? 还有她一起带来的杨洋，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呢？为什么她会刨根问底对我如此感兴趣呢?

至于米丰提醒我的要端正态度, 我倒觉得自己并没有出现过态度上的歪斜。从我选择龙一腾的那天起, 我就相信自己将来会和爱老龙一样爱小龙。但是和龙一腾生活的三年里, 龙晓雨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于时空之外的人物。她只出现在老龙的只言片语中, 对我来说她是不太真实的。就好像人类都惧怕火星撞地球, 但火星太遥远了, 遥远得没人会去端正态度, 要时刻提防火星撞上我们的家园。

我对龙晓雨的态度就是这样, 当她突然从火星来到我的家园时, 我才明白真实的她是存在的。她再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她活蹦乱跳地闯进我的生活, 她身上流淌的是龙一腾和另一个女人的血液。我不是圣

人, 我没做过母亲, 我不能很快入戏，尽管这出戏只上演短短一个月。老龙又巧合地留下我们单独面对面生活，我只是忐忑不安中带着一缕焦虑, 带着一丝戒备。我肯定不是白雪公主的恶毒后母, 但我会成为她的朋友吗?

我在床上又翻了第一百零八次身, 还是睡不着。按照往常的习惯, 遇上难题的我需要老龙温柔的拥抱, 在我耳边跟我细细分析事情的现象和本质, 讨论事情的解决办法。当然他还得时不时肉麻地说上几句 “我爱你”之类的情话。今夜我无法得到龙一腾的帮助, 因为我知道明天要上庭的龙一腾已经关掉手机了, 这是他的习惯。他不想在上庭前有任何事情妨碍他的思路。

一腾不是法律科班出身, 他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考取的律师执照。离婚前他是当地工商局最年轻也是最碌碌无为的一个副处长, 上班时主攻办公室政治和仕途关系学，身心疲惫，两眼茫茫，唯一的积极表现就是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律师执照。离婚后他心神恍惚, 无心工作, 冥冥中感觉应该有另一条人生道路在等着他。可惜他额头上没开天眼, 靠他自己是无法悟出何去何从的。

恰在这时混混沌沌的龙一腾巧遇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高人。双目失明的高人虽然自己衣衫褴褛, 食不果腹, 但却一口咬定面前这位虔诚的信徒必是大富大贵之人。神秘的高人用枯爪子一样的脏手在龙一腾脸上、身上胡乱摸捏了一通, 再次肯定地说贵人紫气东来, 必有洪福, 但必须速速离开胞衣地。

龙一腾老兄顿时茅塞顿开, 看到了冥冥中上天指引的那缕光线, 于是收拾完简单行李, 站在中国版图前发愣。选择是非常困难的,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何处才是上天指定的落脚点? 龙同志决定不再犹豫, 闭眼后手指胡乱一点, 落在了我生活的地方, 于是头也不回地来到了我们这个城市。每次他和我讲这个离奇故事的时候, 我都在心里暗暗感激那位行走江湖的高人。没有他高深莫测的胡言乱语, 龙一腾就不会来到我的

身边。无言以报, 只祝愿高人已经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不用再当丐帮帮主。

第21节：后妈无畏(21)

米丰在龙晓雨跟前所说的关于我的光荣事迹也不是瞎编乱造。龙一腾来到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 要想迅速站得住脚是不可能的。这个日新月异的北方城市人才济济, 藏龙卧虎。有一个笑话说的是楼上掉一砖头下来, 砸中了十个路人，其中五个董事长, 四个总经理, 还有一个是律师。我认识龙律师的时候他还不显山不露水, 只是帮米丰打赢了一场普通民事官司。我陪伴这个无产阶级男人创业的历程是十分艰辛的, 其间的酸甜苦辣够我老掉牙时回味一辈子。当然和许多艰难创业的普通人相比, 也还没算得上是什么惊天地、泣鬼神的血泪史。

我永远不会忘记最艰难的一段是他自己创建律师事务所的时候。本钱向米丰借的, 办公室是租的, 粮食是我父母无偿赞助的, 我是免费替他打工的。那时我们真的很苦, 白天四处奔走拉官司, 晚上就在办公室里铺上棉被将就睡上一宿。刺骨的寒风从门缝下肆无忌惮地吹进来, 我们互相拥抱着传递仅存的一点体温，天亮时我们的脚丫子还是冰凉的。律师事务所开张九个月没拉到一场官司，坐吃山空的日子不好熬啊。钱没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信心也没了，苦中作乐的那点情趣也烟消云散。意志消沉中他开始借酒消愁，我彷徨中觉得看不到光明，父母也逼迫我马上跳出这一穷二白的困境。很难想象我会咬牙挺了下来，还用冰水把他从醉意中浇醒。我大声对着他吼“我爱你，你就要对我、对我们的将来负责任”。他酒醒了，二话没说换上整洁的西装又出发了。就这样一步一个脚印, 熬出头了。律师事务所刚走上正轨, 我们的关系眼看也要走上正轨了, 这时龙晓雨来了。老龙啊, 老龙, 你快帮帮我……

当我蒙蒙眬眬听到厨房里有响动时天已经大亮了, 不知迷糊中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床头闹钟显示的是八点差十分。这么早，谁在厨房里瞎折腾呢?

“米阿姨, 你起床了? 我准备好了早餐, 你快吃吧。吃完你还得上班去呢。”

“杨洋, 怎么是你? 你……会弄早餐?”

我惊奇地瞪着穿着围裙的杨洋, 在宽大的围裙下她是那么小。但那么小的她却做了一桌丰盛的早餐, 煎荷包蛋、烤面包片、牛奶、火腿, 有模有样的。我第一感觉是昨天米丰的感情教育初见成效了，孩子们听到“芝麻开门”的咒语终于向我打开了大门。

“我十岁就会了, 不信你问晓雨。不过晓雨还没醒呢, 哎, 她呀, 生命在于静止, 最大的暑假心愿就是把上学时缺的觉全补齐。平时在学校里她也是争分夺秒地睡, 都是我帮她打回早餐才恋恋不舍地起床。”

“杨洋, 你爸爸妈妈多幸福啊, 有这样一个懂事的好孩子。晓雨真幸运, 有你这个好朋友照顾她。阿姨也谢谢你, 不过今天我请了假, 不上班了, 专心陪你们玩, 好吗?”

我耳畔想起米丰孜孜不倦的教诲，觉得自己应该借此机会进入孩子们的世界了，而且丰盛的早餐也让我看到孩子们没有排斥我，于是动情地拉过杨洋, 替她解下了围裙, 情不自禁地抚摸着她黑黑的头发, 原来这个高参还是个善解人意的生活顾问。我突然回忆起自己十四岁的时候, 天真无邪, 充满爱心。那时的我和同学们结伴去照顾街道上的孤寡老人, 去清扫堆满落叶的大街, 还给树上的小鸟准备过冬的木屋。如今，她们这么大点儿的孩子也应该是满心童趣, 热爱生活中的一切。她们不会带着敌意的, 我和米丰一定是过于警备了。

杨洋也许不太适应我态度的转变,身子一下溜出了我的手掌心, 快乐地说: “阿姨, 你真的不用上班去了?太棒了, 咱们今天可以一块儿玩去。可惜小懒猪还没起, 要不我先给你收拾屋子吧, 我可会干家务活了。不信, 你瞧。”

看着眼前忙碌的小姑娘, 我有些感动了。感谢这一缕感动, 它挑起了我内心深处没有萌芽的母性情怀。我忘记了昨天的一丝不愉快, 也忘

记了自己不及格的第一份答卷，欢快地和她一块儿整理了客厅，然后恶作剧地搔脚丫子把“昏睡百年”的龙晓雨闹醒了。

第22节：后妈无畏(22)

睡眼惺忪的龙晓雨看到我和她的高参已经愉快地站到同一条战壕时满脸吃惊, 已经顾不上自己受虐待的脚丫子了, 直言不讳地嘟囔着: “你们……你们……”

“我们怎么了? 快起床吧, 我的小懒猪。阿姨今天请了假, 专门陪你们玩去。来吧, 快起床, 穿上米丰叔叔给你们买的新衣服……来吧, 两个小公主。”

我欢快的情绪感染了两个孩子, 原来轻松是可以传染的。当我关上门出来时, 我听到两个孩子挤在镜子前争先恐后地换上新衣的声音, 今天真像六一儿童节。

那一顿丰富的早餐把我喂得饱饱的, 更关键的是, 那些食物仿佛亲情催化剂一样, 吃饱后的我脱胎换骨, 进入了当妈妈的状态。

我在浑身充满神秘魔力的杨洋牵引下入戏了。她总是若有所思地对我笑，笑里似乎在鼓励我好好干。接下来的两天我又当妈又当爹, 领着两个新鲜好奇的女孩子在城市每个角落留下我们欢快的身影。晓雨的笑很灿烂, 像明媚阳光下盛开的鲜花; 杨洋的笑很意味深长, 像藏在云彩后的一轮圆月。

我对星座学一知半解的浅薄知识归功于我的个人助理小璇的启蒙教育。小璇大学刚毕业就应聘到了周强的公司, 是一个浑身充满时尚元素的八十年代知识青年。涉世未深的她步入社会的最大痛苦不是面对我这个反复无常、要求严格的女上司, 而是公司里的一条硬性规定: 周一至周五必须着干净整洁的职业装上班, 否则扣当月工资五十元。为了全额工资和自己独特审美观的完美结合, 她很下工夫地在职业装上点缀上各种来自非洲或西域的时尚饰品。周强对于那些庄严服装上丁当做响的时髦玩意儿很是看不惯, 觉得小璇钻了政策的空子。我却很欣赏, 毕竟在多姿多彩的广告行里混是需要不拘一格的创意的, 所以我常常在思维枯竭的时候不耻下问地从小璇那里找到一些灵感。有一天我在她

身后站了几分钟, 全神贯注的她竟然沉溺于网络上的星座八卦而全然不知, 我忍无可忍, 把她叫进办公室。

“小璇, 星座占卜是我今天交给你的任务吗?”

我的威严让她感到无地自容, 喃喃说道: “米涵姐, 我知道自己错了, 但是我今天如果得不到星座的冥冥指引, 恐怕也无法按你的要求圆满完成本职工作……”

我对这种明显是强词夺理的辩解很感兴趣, 而且也欣赏她不畏强权的精神，于是鼓励她说下去: “那你就和我说说星座八卦给了你什么关于更好完成上司交代任务的指引吧, 我一定洗耳恭听。”

小璇早已摸清我是刀子嘴, 豆腐心, 所以在我还板着面孔时主动拉过椅子挨近我坐下, 和我进行平等对话: “米涵姐, 这两天我心里乱极了, 你没发现我打的文稿错漏百出吗? 我同时喜欢上了两个男孩子, 他们也同时喜欢上了我, 玫瑰和巧克力轮番轰炸, 我不能和谁商量, 万分痛苦当中只好求助于星座的帮助。”

呜呼哀哉, 八十年代的时尚女青年怎么能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寄托在玄幻无常的星座上呢, 不可思议，但我被勾起了探听别人感情生活的好奇, 于是很诚恳地问道: “那星座学给了你什么启示呢?”

“米涵姐, 我和你说你可不能和别人说啊,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我是双子座的, 星座学上说花心是双子座的最大通病, 也就是说我同时喜欢上两个男孩子不是我道德品质的问题, 是我的星座特性使然。我顿时茅塞顿开, 放下心里的芥蒂, 准备以更大的积极性投入到你安排的工作中, 恰在这时被你发现了我的秘密。”

从小璇如释重负的话里我已经明白她巧妙避开道德的约束, 准备一如既往地周旋于两个男孩子之间, 享受玫瑰和巧克力的继续轰炸, 于是叹了口气问道: “说吧, 怎么办?”

我的本意是问她上班开小差被我抓了现行该怎么办，毕竟公司的纪律是很严明的。可是沉醉于双份爱情中的小璇理解成我对她爱情选择的关心, 于是坚定地回答: “既然是我的星座决定了我的爱情走势, 我

就辛苦些, 单日和男生A在一起, 双日和男生B共同度过。米涵姐, 你看这样行吗? ”

第23节：后妈无畏(23)

小璇被我轰了出去, 实在是被她的这点出息气死。看来星座学已经成了天文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影响了一代有志青年。我点击进入网络上的星座频道, 本想以批判的眼光走马观花浏览上面的胡说八道, 不想津津有味中我记住了自己是巨蟹座, 而敏感是巨蟹座的最大特性。

我发现这种极度的敏感性进入了我的生活, 潜移默化中影响了我的情绪。白天我带着龙晓雨和杨洋在风景区或者商场遨游的时候, 我们就是一个自由组合的旅游团, 我们隐形在如织的游人中笑脸洋溢, 无拘无束。回到家把门一关, 旅游团解散, 一种莫名其妙的距离感若隐若现, 旅游的快乐气氛也随之被挡在了门外。

也难怪，这个屋檐下的三个女人关系实在特殊：一个是某男人即将迎娶的年轻女子，一个是与某男人血脉相连的正处于青春期的女儿, 另一个是女儿请来参谋该年轻女子的“诸葛亮”。而与这种微妙关系息息相关的唯一一个男人因公缺席, 任你是八面玲珑, 恐怕也会感到种种不言而喻的尴尬。弹丸之地，令我如坐针毡。她们俩还好，毕竟还有志同道合的同道中人。

接受婚纱照片事件的教训，我开始在细节上变得敏感而谨慎。首先着装上我收起了勾引老龙用的一白一黑两条吊带真丝刺绣睡衣, 换上了平易近人的全棉休闲服装。职业套装显得我古板严肃, 性感裙装又显得我风骚无内涵。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小题大做, 小布什在全美巡回的拉选票活动中都经常穿一件破旧的牛仔夹克, 表面上是艰苦朴素的平民化总统形象, 其实对选票的贪婪和渴望尽在牛仔夹克的破洞中表露无遗。

其次在菜肴的花色品种上我是煞费苦心, 尽量做到菜不重样, 料要新鲜, 每餐严格按照国宴规定的四菜一汤标准执行, 色香味俱全，总之就朝着地主老爷大宅门中“吃香的，喝辣的”标准上奔。龙晓雨在大快朵颐的时候我忘记了疲劳, 但是没忘记餐后和杨洋抢着收拾碗筷, 洗洗

涮涮。我不否认杨洋在家务活上的麻利，心意我领了，活还是我干吧，谁让我现在处于临时工等待转正的微妙时期呢。

晚上干完所有家务活的时候我已经累坏了，两个孩子洗完澡在网上尽情聊天呢，书房里不时传出女生清脆的笑声。走进卫生间，新的问题又来了，领导班子换下的脏衣服团成一堆扔在桶里，散发出一天玩耍的汗馊味，外衣好办，丢到洗衣机里完事，可内衣怎么办？眼睛盯着印有“流氓兔”图案的小短裤，我换位斟酌了五分钟，决定帮她们手洗得了，或许在家里她们的妈妈也替她们洗内衣呢。

一条内裤上有一丝血迹，继而发现搁在卫生间橱柜里新买的卫生巾包装打开了，脑子里又蹦出新的顾虑：哪个姑娘的例假来了？会不会是初潮啊？她疼不疼？慌不慌张？要不要表示一下母亲般的关心呢？这可是一个女孩步入女人世界的第一个桥头堡啊，马虎不得。

不由得又想起了当年自己第一次看到下体流出的红色血液时吓得直喊妈妈的情形。那时的妈妈轻描淡写地笑着说我长大了，成大姑娘了，随后没有任何科学的解释。一个赤脚医生都没办法和我这个流血的病人解释病情，好奇而恐慌的我只好偷偷到图书室里查阅〈〈生理卫生知识大全〉〉，顺便脸红耳臊地把男生必读章节也一块儿学习了。合上书的时候我觉得男女的发育不过如此，大人们为什么讳莫如深呢？除了不明白婴儿是怎么生出来的，其他知识我已经了然于胸了。那一年我十二岁，剪着男生一样帅气的短发，糊里糊涂的整天和男孩们打成一片。转念一想，二十年前的老皇历了，今天的孩子都比我那会儿早熟，听说西方一些国家十四岁的女孩上学都带着避孕套。两个孩子已经步入青春期，或许月经初潮早已有之，生理卫生课在中学校园里也不再遮遮掩掩，网上也能随时随地搜索到性教育知识，我还是不要多此一举。除了增加卫生巾的库存量，其他的随她们去吧。

生活琐事不外乎吃喝拉撒，柴米油盐，不拘小节的我不至于往心里去，我也不是那小心眼的女人。可是我的心情还是被打乱了，比如说家里的电话成了母女热线，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我偶尔接了一次，电话里

传来成熟女人悦耳的声音让我明白那头是晓雨的妈妈, 这以后为避嫌我再也不接电话了。每次晓雨接电话时都神秘兮兮地把无线话筒拿进闺房, 门没关好的一刹那我还是听见她很亲热地叫着“妈妈”，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老龙打回的电话也比以前翻了几番, 频率和通话时间大幅度提高, 父女的对话也是在闺房欢天喜地进行, 杨洋可以在屋里列席旁听, 门关严了, 我只能在客厅里坐着干等。漫长的等待后有幸在电话接近尾声时从晓雨手上接过, 听一听属于我的男人的声音, 尽管他不太热情，寒暄两句 “照顾晓雨和她的同学”就挂了, 好像在向我布置光荣的任务。我理解在孩子面前是不可能你侬我侬、卿卿我我的，但是觉悟再高我也隐隐失落。

第24节：后妈无畏(24)

感觉上自己从执政党一步沦落到在野党, 爱情也在向亲情让步, 只保留着完成家务事的权力, 其他已经被剥夺了。我和米丰通报了被篡党夺权的狼狈, 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不忍则乱大谋”, 还说“胜利属于微笑到最后的人”，于是我只能继续保持蒙娜丽莎般的微笑, 等待最后胜利的大旗挥舞。

某个傍晚我洗完碗筷后躺倒在客厅的布艺沙发上, 姿势如同晓雨第一次躺在这里时一模一样。闺房里两个小姑娘并没有看见倒下的我, 继续叽叽喳喳她们的秘密谈话。作为一个无意之中不光彩的偷听者, 我听到了以下的一段对话。

“米阿姨呢?”晓雨问, 似乎别有用心。

“在厨房里洗碗呢, 她不会知道的, 快让我看看嘛。”杨洋焦急的声音。

一阵从皮箱里翻出东西的响动后晓雨说: “我已经准备好了, 这是给妈妈的, 回去后我就和她说是爸爸专门送给她的礼物。这一份是给爸爸的, 当然不是我送的, 我会说是妈妈特意买给他的。”

杨洋兴高采烈地捧场道：“哇噻, 这鬼点子真棒。这样一来你爸妈就知道即使分开了, 他们都还在互相关心着对方。”

晓雨得意洋洋，“怎么样，我是个天才吧? 你说爸爸、妈妈他们彼此收到礼物时会不会感动得热泪盈眶呀?”

我有文化教养, 所以听完不能咆哮。我还有家教涵养, 所以也不能摔门而去。反正我只有躲在沙发里热泪盈眶了, 不是感动, 而是委屈得很。心里像祥林嫂一样一遍一遍倒着苦水: 小龙女啊小龙女, 我真心诚意对你好, 把我几辈子积攒的贤良淑德都挖掘出来照顾你, 你就念在我和老龙已经存在事实婚姻的基础上收起你的鬼点子吧, 何必再去弄那些让你父母旧情复炽的儿童游戏呢? 婚姻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也不是朋友

之间的礼尚往来。你父母分开在前, 我和你老爸两情相悦在后, 你搀和进来所为何在?

屋里两个阴谋家不知我的郁闷, 还在为她们暗中开展的计划开心不已。哭完后我按常规进行换位思考, 尽量往好了去分析这件伤脑筋的事: 一个女儿买了两份礼物来化解已经离异多年的父母之间的芥蒂, 只能夸这孩子重情意, 特懂事。米涵啊米涵, 别把事情想歪吧。星座学是怎么说来着? 对了, 巨蟹座生人就是特别敏感, 如果双子座人听到这番话一定还是乐观无比的。看来一切平安无事，都是我的星座特性使然。

于是假装释然, 悄悄潜回自己屋里, 很虔诚地躺在床上做双腿交替运动。眼睛上方依然是我和龙一滕的巨幅婚纱照, 四瓣嘴唇依然粘连, 但总感觉小龙女正在很勤快地拽着老龙往后退。当腿部运动消耗完我的体力后, 所有这些与事实脱节的无稽之虑也被抛在脑后, 我重新振作和快乐起来。

龙一腾没能按原定计划准时归来, 因为种种原因他必须再停留两天。和小龙女平淡无事相处三天后，我对大个子的缺席不再有当初揪心般的恐惧感，当然出于生理需要的失望还是有的。

放下电话时失望的不仅是我, 还有晓雨, 还有杨洋。特别是急于想看到我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杨洋, 她眼里明显带着掩盖不住的失望和泄气。的确，一个十四岁的小军师单独搀和到好朋友和好朋友未来后妈的“二人转”中实在别扭得很，特别是龙晓雨和亲生母亲大煲特煲电话粥的时候，她都很尴尬地和我在客厅里周旋着。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洋真正成了我和晓雨间的一瓶润滑剂，一个平衡点。很公正地说：如果没有第三者杨洋在场，这台“二人转”早就演不下去了。

能面面俱到让我们三个女人都不再别扭的唯一一个男人还是不能准时归来，戏还得按原班人马演下去。我们三个人心有默契, 互相鼓励地看了一眼, 没事, 没有老龙我们也会过得好好的。按旅游计划, 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精彩地方要去呢。

“好了, 小姐们, 振作精神。咱们今天不用到机场接你们的爸爸和叔叔了, 但是咱们还有别的地要去呢。别垂头丧气的, 我给你们弄吃的去, 然后咱们直奔海洋公园，今天可有难得的海豚表演呢。”

第25节：后妈无畏(25)

“米阿姨, 我爸爸平时总这么忙吗?”龙晓雨嘟了个嘴问。

“对呀, 有时比这还忙呢。有一次啊, 好像是为一个十八岁的杀人犯辩护, 整整忙了三天三夜, 回来时我问他吃饭了吗, 他反问我, 你说哪一顿呢。我一听就知道几顿没吃了, 赶紧下厨房弄去, 没等我弄好, 他已经在沙发上睡着了。”

“那龙叔叔的身体不是累坏了吗? 我们听米丰叔叔说, 有一次他病得很厉害, 是吗?”杨洋关切地问。

“你们说的是胆结石那次吧? 半夜里你们的爸爸叔叔突然疼得在床上直打滚, 脸色比白纸还要白, 头上的汗珠比黄豆还大。我从没见过他这样, 他一向结结实实的, 我也吓坏了, 打120电话的时候话都说不流利了。急救车没到的时候, 我就抱着他哭啊哭啊。我说你可别死啊, 你死了撇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呢。他还开玩笑逗我, 说当年那个算命高人怎么没提到他在三十九岁时会有这一劫呢, 否则准弄个庙里的符啊咒啊挡一挡。”说到这儿我眼圈红了, 眼泪不争气地流下脸庞。那次我真是吓坏了, 我以为老龙就这么离开我了。

“米阿姨, 后来呢?”杨洋又问, 眼里红红的。

“后来上医院开刀, 医生说幸亏来得及时, 否则胆囊穿孔就难办了。你爸爸在医院里躺了足足一个月, 终于好了。”

“米阿姨, 我们听米丰叔叔说那时你可辛苦了, 一个人在医院里照顾龙叔叔, 后来把你也累病了, 是吗?”看来杨洋对这事还挺感兴趣, 语气里流露出自然真诚的关心。晓雨也在用心听, 不过手上已经拿起了一块巧克力。

我感激地看着杨洋, 她的善解人意和我有一点相似, 于是轻快地说: “没事，打那以后我和你龙叔叔都开始注意身体了，以前为了工作经常日夜颠倒，废寝忘食，现在调节好生活节奏，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才是关键。”

杨洋忧伤地说：“对啊，大人应该为了孩子保重身体。如果大人病了，小孩子多可怜啊。”

我不太明白这话里的意思，只能顺着这话题继续下去，“如果小孩子病了，大人也很担心啊。我有一个好朋友江阿姨，她的两个孩子小时候身体不好。她可操心了，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儿科的大夫几乎都认识她。那时候我们刚从大学里出来，什么都不懂，看着她奔波的辛苦就知道养孩子真是不容易，于是另一位郑阿姨发誓一辈子不要孩子，只要过丁克家庭自由自在的浪漫主义生活。”

“米阿姨，那你喜欢孩子吗？你也怕孩子给你带来麻烦吗？将来你也不要生孩子吗？”

其实话刚说完我都恨不得自己给自己一耳光，果然不出所料，心细如发的杨洋逮住了机会，马上连环炮似的抛过一个个直截了当的棘手问题，真是让我顿足捶胸、后悔莫及。为什么对话的题目偏偏要围绕生儿育女如此敏感的层面呢？我小心翼翼地看着晓雨，她已经捕捉到杨洋寓意深远的问题了，于是停住了对“德芙”巧克力执著的兴趣，聚精会神地等待我的回答。

感觉自己就像被“幸运52”的细腿李咏逼到绝路上的参赛选手，张口结舌，眼巴巴看着快到手的巨额大奖离我远去。糟了，这个问题没有百分之百的标准答案吧？怎么办？之前和诡计多端的米丰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商量过对策，如今远水救不了近火，我只能靠自己的智慧自救了。

四只等待的眼睛要把尴尬的我吞噬了，于是我的脑子像计算机一样高速运转起来：如果据实回答说我和老龙预备明年制造一个小龙仔，小龙女的地位就会因量变而发生质变，我这段日子就没有好果子吃。如果不实话实说，早晚我会为今天撒的谎付出沉痛代价，将来也没有好果子。天啊，怎么办啊？三十六计逃为上，或者把这个烫手山芋扔给不在现场的龙一腾。可是怎么才能扔得更天衣无缝呢？难道说

我在家里只是处理柴米油盐的日常小事？大事，例如此类生育大事或者购买家用电器等等大事均由龙一腾先生全权负责……

感谢上帝，门铃恰到好处地丁东响了，打断了我们无法进行下去的智慧竞技大赛。我暗地里松了口气，晓雨也忘记了剑拔弩张的局势，兴奋地和我俩打赌一定是米丰叔叔来了。杨洋的眼睛还在不屈不挠地盯着我，但我无赖地假装没看见。不管是谁，他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发誓一定涌泉相报。

第26节：后妈无畏(26)

其实我也猜测是米丰来了。没想到米丰还真给两个孩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难怪他人缘这么好。这两天他也没闲着, 开着车送我们周游列处。每次都张罗着买票、买饮料，以至于不少不知情者都当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米丰也趁机过足冒牌老爸的瘾, 在群众鼓励下对两个孩子疼爱有加, 关怀备至。没人的时候还和我咬耳朵动情地说生女儿真好, 女儿就像爸爸的贴心棉袄。

两个女孩雀跃着跑过去打开门时傻了, 没看见人, 只看见来人手中抱着给她俩买的礼物——两个巨大无比的史努比。

“哟, 你们俩谁是龙大小姐呢? 来, 快接手抱着, 一人一个, 累死我了。你们说这布娃娃怎么越做越大, 都赶上两个我一般大了, 怪不得中国的纺织业上不去呢。”洋娃娃后边传来气喘吁吁的说话声。

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周强, 我的老板。无事不等三宝殿, 工作来了。两天来陪着姑娘们乐疯了的我这才想起了快被遗忘的肖亚南。

周强果然不负众望, 给我带来了肖亚南最新最翔实的生活状况汇总报告。我手捧沉甸甸来之不易的资料, 觉得他没参加狗仔队真是娱乐界的一大损失。

铁女人肖亚南真遇上事了, 不是公司财政危机, 也不是经营出现状况，而是家里的事。这回让我真正了解了她, 其实钢铁外衣掩盖下的也是个正常的女人。在周强的报告里, 已经离婚十年的肖亚南遇上了生活中的又一次狂风大浪, 这次是她的儿子。十年前肖亚南获得了儿子的抚养权, 含辛茹苦把儿子养到十七岁, 突然间长大成人的宝贝儿子提出要离开她。更打击她的是, 儿子执拗地要搬出去和生父、后母一起居住。其中原因好像是占有欲极强的肖亚南对儿子管教过于严格, 渴望自由的儿子被过度的母爱压抑得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 看来是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做祟。

这下我明白了, 困扰铁女人肖亚南的头等大事原来是母子分离，难怪那天她神不守舍，看来天底下的撒切尔夫人都是一个版本。几天前和她剑拔弩张的时候, 我还不能体会一个做母亲的心情, 但今天我模糊中好像懂了。如果此时此刻龙晓雨和杨洋被别人抢走了, 我也会暗暗伤心的。

周强用渴望的眼睛无言地乞求着我, 我明白他是希望我高姿态一些, 自动自觉提前结束休假, 尽快回到工作岗位。没有我在公司里风一般的身影, 他一定觉得偌大的公司里空空如也。难怪今天买好了礼物才上门, 一切都是有备而来。没办法, 刚才我也发誓要涌泉相报了，看来今天的出游计划得取消, 晓雨和杨洋会不会不高兴啊?

两个小姑娘好像约好了一样, 没感到一丝遗憾, 互相打着乐不可支的神秘眼色，还热情地手拉手把我和周强送出门, 嘴上调皮地说："米阿姨, 好好工作, 不用担心我们。我们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你们千万别自己出门啊。饭菜在冰箱里都有, 一定要在微波炉里热透了才吃。有事给我打电话，或者给米丰叔叔打也行。"我已经像个母亲一样絮絮叨叨了，出门前啰里啰唆扒在门边千叮咛万嘱咐，自己都觉得形象上在向我老妈慢慢靠拢。

"哟, 米涵, 这么快入戏了, 行啊你。这叫干一行爱一行，就你工作上那股劲，发扬到后妈的光荣事业中也能出类拔萃，我就早知道你一定行。虽然第一天的表现是有点差强人意，不过我还是认定你这支绩优股的。"周强一脸坏笑。

我没顾上他的调侃, 让我觉得不踏实的是刚才两个女孩子的表情。取消了外出游玩两人反而好像欣喜若狂, 眉来眼去间总有些阴谋家的影子，她们不会背后搞什么花样吧?

"哎, 周总, 你没觉得两个小姑娘有什么异常吗? 我怎么觉得走的时候不对劲啊?"

"你看你, 又想歪了吧。我觉着两个十几岁的大姑娘没准盼着你赶快离开, 让她们多一些空间和自由呢。好了, 米涵, 咱暂时搁下小龙女的

事, 回去好好琢磨怎么一举拿下肖大婶, 行吗?今年就指着她这一笔赚个钵满盆溢呢。”

心急火燎的周强把心神不安的我领回了公司, 我们商量紧急对策应付肖亚南的时候手机响了。

第27节：后妈无畏(27)

“米涵，你们这是上哪儿？干吗坐出租车去呢？怎么也不等等我，不是说好今天一起上海洋公园吗？怎么？过河拆桥啊。”

米丰责怪的声音让我证实了刚才的疑虑：“哥，你说什么？我在公司加班呢，你看见什么了？晓雨和杨洋出门了吗？”

米丰这下急了：“加班，加班，米涵啊米涵，改邪归正没两天你又开始轻敌了。两个孩子刚上了一辆出租车，不知准备往哪去呢，你说吧，怎么办吧？你呀你呀，幸亏让我在楼下逮着了，不然孩子出了事怎么和老龙交代。”

“哥，别说废话了，你马上跟上去，看看她们到底上哪儿。我说嘛，刚才我走的时候就知道不对劲，眉来眼去的小阴谋家。”

“知道不对劲你还走？我都不想批评你。行了，行了，你的罪大恶极回头再说，我得跟上她们了。”

半小时后我在办公室里又接到了米丰的电话，一张嘴我就紧张地问道：“哥，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了吗？我这眼皮子直跳，你跟她们到哪了？”

米丰的声音有些鬼鬼祟祟，感觉确实不太光彩：“别提了，我为了你可是第一次干这丢人现眼的勾当。我一个光明磊落的大男人如今跟抓奸的私家侦探没什么两样，戴着大墨镜，掩着太阳帽，躲在垃圾箱后边，哎，所有光辉形象都付之东流了。甭废话了，回头再找你算账。她们就在百货大楼旁的肯德基餐厅里……”

我松了口气：“嘿，原来两只馋猫自己给自己解馋去了，还好，还好。”

“好？你知道她们和谁在一块儿吗？”米丰急了。

“谁？还能有谁？她俩在这个城市里就认识我和你，难道和肯德基大叔约会？”

“糟就糟在这儿，她们谁都不认识，却和一个帅气的小伙子在一块儿。那小伙子戴着眼镜，远看像周杰伦，左看像陈冠希，右看像吴彦祖。你说这问题算不算严重啊？”

米丰还能镇定自若地开玩笑，气恼的我闻言已经拍案而起：“什么？和一个小子在一块儿？谈恋爱吗？”

“不像，倒像在忆苦思甜。”

我懵了，“什么忆苦思甜？哥，你给我说清楚了，快。”

文化水平不高的米丰支吾了半天也没说明白，“反正不是谈恋爱那种甜言蜜语的感觉，三个孩子都表情严肃，感觉像…像…对了，像痛说革命家史。对，就是这种感觉。”

我晕了，“米丰，谁在痛说革命家史呢？吃着资本主义的炸鸡块，啃着美帝国主义的汉堡包，革命家史有这么说的吗？”

米丰乐了，“你没看见，还真像呢。先是‘周杰伦’说，然后是杨洋说，最后是晓雨说，自始至终三个人都没笑一笑，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米涵，你说怎么办？我该慷慨激昂地现身呢还是继续隐藏在敌人看不见的地方？”

“你拿主意吧，如果是咱们的两个亲表弟我立马冲过去检查身份证，然后关上十天禁闭，写上五千字的深刻检讨。哎，她俩才十四岁啊。”

过了半分钟，米丰决定了，“米涵，咱们是后妈的身份，况且现在正处在转正的关键时刻，而且孩子们交友的情况不明，性质不清，我看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在安全的范围内，允许她们保留自己的私生活，你看这个原则行不？今天我就辛苦些，继续蹲守，随时和你通报事态发展。你赶紧把手头的事处理完，明天起给我好好看着两个孩子，成不成？”

尽管我爱憎分明，非常想制止此类青少年不良早恋行为，但还是无力地说：“行，在确保我能顺利嫁给老龙的前提下，怎么着都成。我不管了，让她们自由发展吧。”

痛说革命家史花了两个小时，消费金钱若干，孩子们最后安全返家了，于是我和米丰暗地里松了口气。尽管后来我想方设法地打探她们在这个城市有没有朋友，她们都很爽快地说“没有”。我明白，作为尚未转正的后妈是不可能听到真话的，于是像一只鸵鸟一样，把头埋进了沙子里。

床头的电话在寂静的黑夜里突然响起, 分外刺耳的铃声惊醒了还在蒙头酣睡的我。策划会议开了五个小时，实在太累了, 好不容易睡个好觉。这是谁啊? 半夜扰我清梦。梦里我和龙一腾正欢天喜地送晓雨上学呢，我们一家三口手拉手走在初升的阳光下，一蹦一跳的龙晓雨和五岁照片上一模一样， 眼看她就要转过头对我笑了，梦被突然惊醒。讨厌，正准备看看她真切的童年笑颜呢。

第28节：后妈无畏(28)

“喂, 谁啊?”我口齿不清地问道。对方没有回答, 听筒里只有断断续续的哭声。

“谁啊? 谁啊? 快说话啊。”我最怕半夜听到哭声, 一下惊醒过来，习惯地往枕边一摸，空的。清醒了，我的龙一腾在外地出差呢。于是一百个不祥之念同时蹦了出来: 一腾出事了? 我妈高血压病犯了? 不会是晓雨吧? 晓雨和杨洋不是在隔壁屋安安静静睡觉吗? 地震? 防空演习……

“米涵, 是我, 江苇。”抽泣声终于暂时停止了, 江苇遥远无力的声音打断了我无边无际的灾难幻想。

好了, 平安无事了，一颗悬着的心哐当放了下来。谁都可能出事, 豪门大宅里的江苇绝不会，她就像五重保护网之下的非洲钻石之星。哎, 不对, 上次她弄丢四克拉钻戒的时候都谈笑风生没落一滴泪, 今儿个怎么了? 半夜哭得跟窦娥似的。不胜酒力的于子建驾车出事了? “芦苇茶馆”被一把火烧了? ……完了, 我又开始围绕江苇开展另一轮天灾人祸的猜想。

“大宝、小宝的母亲从香港回来了……呜…呜…”话没说完, 话筒里又开始哭了。

这下我彻底清醒了: 于子建的前妻, 也就是江苇两个宝贝疙瘩的生母从遥远的香港回来了。香港，不是很遥远吗？怎么说回就回呀？回就回呗, 哭什么? 难道恩断情绝消失了六年，她现在要和于子建复婚?

“她……她要带走两个孩子……呜呜呜……我怎么办啊? ”

天啊, 一定是母亲节提前到达, 我这两天怎么尽跟 “母亲”打上交道了。先是我自己当了后妈, 然后是肖亚南亲妈当得如此不痛快, 现在是江苇要和她照顾的孩子的亲妈短兵相接。别猜了, 赶紧起床赶过去吧。别忘了留张纸条给杨洋, 让她别做早餐了。这孩子捣鼓早餐上瘾了, 每

天变着花样地翻新营养早点, 好像看我撑得心满意足才是她此行的主要目的。

天刚蒙蒙亮, 闻鸡起舞的我已经连滚带爬赶到了于家的豪华别墅, 同时赶到的还有睡眼惺忪的郑珏。我俩心照不宣地交换眼神，看来事态严重， 江苇真是慌了神了, 半夜就诏告天下, 搬来了救兵。

于家超级宽敞的客厅里好像过年一样热闹, 灯火通明, 人声鼎沸, 各路神仙都披星戴月赶来商讨突发事件。一个香港飞回的女人搅乱了稳步前进、所向披靡的于氏家族，我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头顶微秃的于子建在家族成员包围下看上去一脸苦相, 毕竟大宝、小宝对江苇的意义远不及对于家整个家族的意义。他们是于家国宝级的后继香火, 是于家开枝散叶的图腾。

我和郑珏两个无足轻重的外人没敢惊动于家的大小祖宗, 偷偷溜进二楼江苇的卧室。面带泪痕的江苇神情恍惚, 悲痛欲绝，曾几何时妩媚的丹凤眼已经哭得像放烂了的大蜜桃, 手上还捧着一家四口其乐融融的全家福。那副遭受重创的凄惨画面让人简直不敢质疑她的母亲地位。

“孩子呢?” 我紧张地劈头就问, 好像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儿童绑架案。

“孩子不知道发生的事情, 还在自己屋里睡觉呢。我们也是今晚刚刚知道, 没打算马上告诉孩子。”

“江苇, 到底怎么回事? 这么突然。六年前那个女人义无反顾地走了, 追求自己的新生活去了, 走的时候不是说好不要两个孩子了吗?”

江苇满脸困惑地说: “我们也猜不透，太突然了，晚饭后的一个电话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我一直以为只是个梦，她一定还在香港。子建说六年来她毫无音讯, 也没过问孩子的情况, 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无影无踪。这突然一回来, 什么都不提, 就说要把孩子带走。你们也瞧见了, 于家上下都乱成一锅粥了。”

“就没个商量的余地?”

“她拒绝和于家任何一个人对话, 包括子建, 所有要求都是娘家人替她提出的。听说她回来已经两天了, 但没有来骚扰两个孩子。她希望于家能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母亲的请求, 她的决心很大, 还说不管通过何种方式、何种途经, 都要把孩子带走。”

“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些不明白。

第29节：后妈无畏(29)

“嗨, 你还不明白, 就是说即使闹上法庭, 对簿公堂, 也要得到两个孩子。哇, 这个女人不好对付呢, 真想见识见识。于家的律师怎么说的? 胜算把握多大？”郑珏比我机灵, 一下就说到点子上。

“律师说她当初离开的时候并没有留下任何凭据说要放弃孩子, 所以现在提出孩子的抚养权也是合情合理的。她是孩子的生母, 而且在香港的经济能力和生活环境很不错, 从孩子成长的角度出发, 闹到法庭上她占有一定的优势。但两个孩子打小是在于家长大, 是我和子建一手抚养的, 我们之间的感情自然很深,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反正这官司不好打, 胜算不是很绝对。她的娘家也是有钱有势的名门, 这下真惨了。”说着说着江苇又哭了起来。

我和郑珏面面相觑, 闹不清江苇的眼泪究竟是为于家流的, 还是为自己流的。这几年她的幸福生活是自然而然发展的, 周围的所有人、我和郑珏、包括于家两个孩子都自然地、顺理成章地把她当成他们的亲生母亲。没有人预想到这么多年后事情还会发生这样始料不及的变化，或者连江苇自己都没料到会在两个孩子的问题上要作出取舍的选择。

郑珏小心翼翼地问: “江苇, 你真的想要那两个孩子吗?或者说你真的知道自己的选择吗? 如果是我碰上这样的情况, 我想我再舍不得也会把孩子还给路璐的妈妈。毕竟他们不是你生的, 那种与生俱来的血缘关系咱们是不能体会的。而且做一个后妈实在是太难了, 你们知道吗? 今天路璐上幼儿园的路上摔了个跟头, 膝盖蹭了点皮。孩子坚强不哭, 可是家长和老师又给我扣了一顶虐待孩子的大帽子，一而再, 再而三地要把我推向天打五雷轰的境地。我真想和他们理论一番, 难道亲妈带大的孩子从不摔跟头吗?”

我被郑珏的愤怒震住了, 以前我一直以为我行我素的她是不会在乎流短蜚长的。围棋的黑白世界里似乎只有她围剿对手, 现实世界里她也

会举棋不定吗?

江苇一双红肿的泪眼坚定地看着我们俩, 斩钉截铁地说: “我也知道当后妈不容易, 可我已经想得很明白了, 我要争取这两个孩子。不是因为我不能生育, 不是为于家的香火, 也不单纯是为焦头烂额的子建, 而是为我自己和两个孩子间的感情。这六年来是我把他们带大的, 你们忘了吗? 刚嫁入于家时看到两个孩子的情况，我的心都碎了。大宝面黄肌瘦, 小宝饿得嗷嗷直哭。我抱着上天赐给我的两个孩子暗暗发誓一定照顾好他们, 让他们像小老虎一样结结实实的。我到处求人给他们喂母乳, 我扶他们学走路, 教他们学讲话。我为他们挑选每一件衣服, 也为他们试每一口饭菜。 他们生病时我寸步不离陪在他们身边, 握着他们害怕的小手。大宝换第一颗牙时, 我替他的成长高兴。小宝第一次叫我妈妈时, 我心都乐得发颤了。现在两个孩子都大了, 每天早上我目送他们去上学, 他们小小的背影负着大大的书包多么让我担心。每天下午我接他们放学回来, 高兴地听他们一唱一和说着在学校的新鲜事。晚上我把他们抱上床, 给他们讲故事, 轻轻吻过他们后看着他们闭上长睫毛的眼睛安然入睡。你们也许都不能体会我付出的点点滴滴的感情, 血缘是上天注定的, 命运没让我生下他们, 但养育的过程是我亲身经历的。我不能失去他们, 失去一切原本属于我的生活。”

和江苇认识这么多年, 我们第一次感到她坚强的意志。我被深深打动了, 突然想到了家里还在睡觉的龙晓雨, 也想到了替我做早餐的杨洋。一种伟大的类似于母爱的情感在我这个没做过母亲的女人身上升腾, 一句俗得掉牙的老话在脑子里忽隐忽现——人心都是肉长的。

“好, 江苇, 我们坚定地站在你这边。说吧, 我们怎么帮你?”我大义凛然地紧紧握住她的手, 仿佛视死如归的刑场姐妹。郑珏也眼含泪花, 默默伸出了手。

“太好了, 这么说你们愿意帮我，谢谢。我半夜把你们吵醒, 着急叫你们过来, 是因为我有个主意。”

第30节：后妈无畏(30)

“快说吧, 什么主意? 我还以为你在梨花带泪中已经六神无主了，原来你的大脑还在运转啊。不会是想找老龙替你们打这场抚养权官司吧? ”

“我想过了, 最好别闹到法庭上, 以于家的地位这场官司少不了报纸杂志一轮轰炸。这对孩子们健康成长不好, 他们还小，还要上学, 还要交朋友。对簿公堂对我们、对她都不是上策, 如果她真爱孩子, 她也不想用这种极端方式。但是靠于家上下这几十口人你一句我一句的没用，这人多势众乱哄哄的反而坏事, 而且她也不愿和于家任何一个人对话。我想请你们替我去和她谈判, 帮我争取两个孩子。你们了解我们一家四口所有的生活，了解我们六年来的真挚感情。大家都是女人, 交流起来也许容易些。好吗? 帮帮我，帮帮子建。”

此时无声胜有声，一片寂静。晨曦中传来一声声雄鸡的啼鸣, 初升的阳光透过洁白的窗纱照在江苇带泪而坚定的脸庞上，我仿佛看见了圣母玛利亚身后的慈爱光环。我自作聪明的认为那一刻是战斗的开始，一场后妈联盟与一个亲生母亲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有一句时髦的话说“二十一世纪成功不是靠单枪匹马，而是团队”，三双紧紧相握的手预示着我们的强大和无敌, 跃跃欲试的我耳边好像已经听到了胜利的号角声。

事后很久我把这个早上我们三个人之间的对话原原本本告诉龙晓雨和杨洋的时候, 我和她们都哭了。我们流泪的立场也许不一样, 但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渴望有人关爱和去爱别人。血缘是狭隘的, 爱是博大精深的。

我们的同学聚会如约在幽静典雅的“芦苇茶馆”举行, 联系到了二十多个老同学。尽管江苇的心头大事还没解决, 我和郑珏也还没联系上于子建的前妻。忧心忡忡的江苇还是热情地招呼着四面八方来的同学, 没有人看出艳妆四射的她正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而且这种类似于骨肉分

离的痛苦也是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在中国人五千年的感情辞典里, 后妈并不是一群值得歌颂、值得赞誉的人物, 后妈与孩子的故事也多是白雪公主的东方翻版——没有可歌可泣，也没有荡气回肠。

聚会是可以带家属的, 但龙一腾还被诉讼的事情纠缠着待在广州。我把两个懂事的孩子交给米丰, 独自去了“芦苇茶馆”。路予谦也没陪郑珏一起来, 听说那晚他又陪财政局局长喝酒应酬去了。咱们海归精英如今的生活已经完全像一个官僚了, 也许他来了就没有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了。

聚会是由唐杰发起的， 多年未见的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在大伙心目中“堂吉诃德”的滑稽形象。那晚的聚会中一袭黑衣的他独领风骚, 傲视群雄, 当仁不让地成为所有眼球注视的焦点。从他举手投足间已经看不到一丝十年前幼稚的印记，成功男人的完美因素在他身上强有力地结合着, 其他男人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如果我心中没有龙一腾, 也没有牢不可破的恋父情结, 也许芳心会在这个闯荡大上海的成熟男人面前暗暗涌动。

“来, 米涵, 江苇, 还有郑珏, 三大才女, 咱们干一杯。弹指一挥十年了，今日重逢应该一醉方休。时光易逝, 岁月留痕, 我们都沧桑了, 可三朵智慧之花一点没变, 而且愈发楚楚动人，一颦一笑都让美酒鲜花黯然失色啊。说得酸一点, 耳边仿佛回荡着《春江花月夜》的动人旋律, 眼前又看见鲁迅再生的米派杂文, 往日再现, 栩栩如生啊。怎么? 三位才女顾影自怜, 先生们日理万机都没来?”唐杰举起了手中的酒杯, 冲出同学们追星般的包围, 来到我们三大才女身边。

“怎么? 唐杰, 读书的时候可是憨厚老实，腼腆害羞，多年未见变得油腔滑调了, 这杯酒你是真心敬我们呢, 还是想敬我们的先生啊?”江苇故意逗着他。

“哎, 我是久仰三位才女的先生啊。多少男人的梦想都让他们轻而易举实现了, 你们说我的心情是何等百感交集, 怅然若失。你们注意到了吗? 在场所有男人眼里压抑不住的深深失望和无尽懊恼，而且我听

大伙说, 你们仨都捡了个大便宜, 孩子都是现成奉送的, 省了你们多大工夫啊。”唐杰开玩笑说。

第31节：后妈无畏(31)

“你是不是也想和他们一块儿顿足捶胸，怨天载道啊? 恶俗。哎, 唐杰, 你去的是灯红酒绿的上海大都市吧? 听你这说话水平怎么像刚从上海郊区回来似的, 水准够低的。”我可不放过任何调侃他的机会, 奇怪的是一向伶牙俐齿的郑珏一言不发, 只顾低头把玩手中的葡萄酒杯。

“哟, 生气了?我呀, 跟你们逗着玩呢。咱们这群男人失败啊, 近水楼台未得月, 肥水流入外人田，纯粹是嫉妒啊, 嫉妒。不过我也是很开通的人, 论起思想进步和标新立异, 好像我不比你们仨差。上海的繁华也让我品味了人生的千姿百态，说穿了各有各的活法。婚姻呢就和穿鞋一样, 只要自己臭脚丫子舒适就行, 管别人怎么说呢。不过话又说回来, 从大学里开始, 你们一向行为激进, 独断专行, 何时在乎过他人舆论呢? 来吧, 为十年重聚干一杯. ”

和所有的大学同学聚会一样，觥筹交错间许许多多峥嵘岁月里的浪漫都被挖掘出来，一遍一遍咀嚼着，然后伴着酒菜咽进肠胃里，有的人消化了，有的人哽着难受，又吞进心里再消化一次。作为主角的唐杰免不了要被大伙揭露以往的浪漫“罪行”，自然要提到郑珏和他追风的经典片段。在大伙的哄笑声中，心细如发的我发现了潇洒的唐杰瞥过郑珏时眼里时隐时现的一缕目光, 太熟悉了, 它让我回忆起大学里他注视郑珏时的忧伤眼神。而且唐杰今晚也是一人赴约, 事业有成的他至今仍是孤家寡人，贴着“钻石王老五”的闪亮标签。我不想太单纯地把他的独身和郑珏联系在一起, 但他眼里那缕不变的深情证明了事实大概就是如此。我不用去观察郑珏，我知道她脸上挂着不置可否的浅笑，还在不停地把玩葡萄酒杯，任由大伙肆无忌惮地回忆当年摩托车后那条飘荡的白纱巾。

郑珏和江苇是两类不同的女人: 高挑丰满的江苇是雍容华贵、高不可攀的, 男人会当她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艺术欣赏品。小巧玲珑的郑珏却是充满野性, 桀骜不驯的。她的眼里总有一股挑逗人的邪性, 若即若离

的迷离目光让修炼不深的男人很容易被她迷惑, 然后不知不觉被她点中要穴。而我呢, 平淡、自然、中庸、随和, 也就是说介于两人之间，所以我常常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婚后郑珏已经自动自觉收敛了眼睛里的野性, 安心地做着“路海龟”身边的小女人。坦白地说, 路予谦刚从国外回来那会儿也是 “羽扇纶巾, 谈笑间, 樯橹灰飞烟灭”，而郑珏就像那初嫁的小乔, 两人都是雄姿英发, 指点江山的气概。后来满腹才华的路予谦进了财政局, 一个最适合快速发展事业的政府衙门, 可惜政府机关里人浮于事的风气同化了准备干一番大事的海归精英。路予谦从看不惯到不适应, 到同流合污，今天的他已经光华散尽, 完全一副知足常乐的高级公务员姿态。他心安理得地做着好丈夫、好父亲, 顺理成章地享受高级公务员该得的一切福利待遇, 似乎忘却了从国外千里迢迢回来的远大梦想。两人的物质生活过得挺滋润, 三室两厅的住房和小车接送的待遇满足了路予谦, 但这不是郑珏所追求的，为此郑珏没少在我们跟前发牢骚。

今夜我又看见了那双熟悉的野性妩媚的眼睛, 在葡萄酒杯反射的紫色酒光中荡漾着。江苇和我一样, 心照不宣地也发现了唐杰和郑珏眼里一闪而过的小秘密。两人都在极力掩饰, 但在整个热闹喧哗的聚会气氛中我还是感到了一股情愫的暗流。这股暗流刚开始时就财潺潺而过的小溪, 我和江苇都因为心里太多的事情牵绊着而疏忽了它。事后想想, 一切都从那晚上开始了。

“江南三大财子”中的另两个——张明和宋军，就不如唐杰混得潇洒。一个工作不如意而萎靡不振, 另一个被刚满月的儿子折腾得人模鬼样。两人知趣地躲避着唐杰耀眼的光芒, 独自在黑暗角落中对饮。看见我们在把酒言欢, 忍不住也过来凑个热闹。

“唐杰, 你小子行啊, 把摩托车开到上海, 如今换辆奔驰回来了。咱们哥俩日子就不如你了, 庸庸碌碌挣扎在水火边缘，上不了财富排行榜，也下不到贫困救济线，三大财子就只有你光宗耀祖，名正言顺。宋军还成, 起码捞了个传宗接代的儿子, 我是真正一无所有啊。你们知

道当今中国谁最痛苦吗？昨儿个财经专家分析说了，在发展中的中国，年薪三万元的人最幸福，年薪十万元的人反倒最痛苦，我就属于后者，最痛苦的是现在连十万年薪也没了，来，干一杯。”张明自怨自艾, 自斟自饮, 看来快自暴自弃了。

第32节：后妈无畏(32)

张明出生在革命家庭, 爷爷是离休高干, 父亲也是位高权重之人，他又是家里最小的唯一一个男丁, 可以说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大学的时候吃香的喝辣的, 生活水准比咱们普通老百姓都高了几个台阶。而且每逢周末都会有一辆神秘的黑色专车来接他回家, 可惜那副架势现在已经是过眼黄花了。

被点到名的宋军也来劲了, 借着酒劲脸红脖子粗地说: “张明啊张明, 你这是什么狗屁理论，我也是年薪三万，怎么一点幸福的感觉都没有呢？行行行，咱们俩掉个各，我拿十万元年薪痛苦去，你愿意不？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还痛啊痛地瞎叫唤，你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我现在是一个人养三张嘴, 难啊。特别是那小兔崽仔, 非得喝三百多块钱一罐的进口奶粉，而且食量惊人, 一罐一星期就见底了。那哪是喝牛奶啊, 那就是吸我的血呢, 你们说钱来的容易吗? 哎, 我就不明白了, 咱们中国的奶牛同样吃的是草, 挤的难道都不是奶吗? 都说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 现在明白了, 爱情不是花前月下, 也不是卿卿我我, 而是尿不湿和进口奶粉。我是真羡慕你们三大才女啊, 活得多潇洒, 多自在。老公能干, 老婆潇洒, 物质基础打得坚实, 还捞了个买一送一的大实惠, 连孩子也不用自个生。”

“宋军, 你别在那信口雌黄的瞎掰。谁说我们不生孩子, 我们是先立业, 再生产。”我不满地顶了他一句。这确实是我和龙一腾的计划, 前几年忙于创业, 吃饭的工夫都没有, 哪来的工夫谈生孩子呢。

“还过两年呢? 米涵， 就是现在生, 你们都算高龄产妇了, 知道不? 还是珍惜这送上门的现成货吧，买一送一的好事不是每个人都能碰上的。我倒是想要一个亲生孩子玩玩, 可没人给我生啊，总不至于学着你们仨给别人当后爸去吧？”张明再接再厉地发着牢骚, 喝着闷酒，说着无意中伤害我们的话。

“哎, 张明, 前两年你不也挺牛的, 俩眼睛都长额头上去了, 今儿个怎么了?工作不顺还是家庭不和啊? 至于把白酒当可乐猛灌吗? 来, 别喝了, 再喝就喝高了。”江苇抢过他手里的酒杯, 换上一杯上等好茶，同时巧妙地把话题从我们身上引开，她已经注意到我情绪发生了微妙的波动。

“别和我提工作, 一提我就上火。你们知道这几年我都在谁手下憋屈吗?肖亚南, 嘿嘿, 都知道她吧? 鼎鼎大名的玩具业大鳄,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得女铁人啊。”

“什么? 你在肖亚南手下, 我怎么不知道?前几天我还上你们公司去呢? 怎么没见你啊?”我欣喜地问道，忘记了刚才言论自由下的伤害。

“见我? 我上个月刚刚被迫辞职, 怎么? 米涵, 你也和肖亚南打上交道了? 看在老同学份上, 哥哥给你句警世良言‘能躲多远躲多远’。”

“哈哈, 这是什么狗屁不通的警世良言啊?你是不是受什么刺激了, 语无伦次的。”

“刺激? 哎, 我没给这变态老女人害死就不错了。你们不知道吧, 她根本不是女人。性格孤僻, 行为古怪, 居高自傲, 刚愎自用, 言而无信, 虐待忠良……”

我们听得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由得挤兑他说: “张明, 你也太损了, 至于吗? 看一个女人成功你就如此痛苦? 别人事业心强点, 你就如此不舒坦?你们呀, 大男子主义, 狭隘。我和肖亚南接触过, 正儿八经、威风凛凛的, 可不至于像你说的那样啊。”

“瞧, 你们还不相信。那你们说, 连她的亲生儿子都受不了她, 提出要搬出去和他爸爸住, 而且宁愿和后妈生活在一起。你们说这可够异常了吧? 哟, 得罪得罪,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知道现在的继母都和你们仨似的, 视孩子为己出, 和蔼可亲, 情操高尚。我可没有歪念, 绝没有贬低三位才女的意思。我就是想说明肖亚南不是个女人，不像你们三个, 女人中的女人啊, 温柔贤惠, 婀娜多姿。就是有点难以捉摸，的确是难以捉摸，嘿嘿。”

张明没遮没拦的话无意中刺痛了我们, 也反映了大部分人潜意识里对后妈的态度, 一贯假装坚强的我们只能装做无所谓。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反击一个张明容易, 反击整个社会就不容易了。后妈在中国人一脉相承的思想和文化里, 是歹毒的化身, 是面目可憎的凶神, 是丧尽天良的代名词。如果你要骂一个女人, 最恶毒的称谓莫过于后妈了。社会进步了, 素养提高了, 文雅点的会说继母, 换汤不换药罢了。

第33节：后妈无畏(33)

“这么说肖亚南的儿子真的要离开她了, 哎, 张明,这里边的内情你知道吗?”我想起了周强的小道消息, 看来确有其事。

“我怎么会知道, 估计也是受不了她的霸王性格。听说她儿子小到衣食住行, 大到读书交友都得老妈说了算, 出门保镖寸步不离，进门搜身搜书包，电话被限制，书信被拆开，一点自由都没有，感觉生活在无情的压迫下。哎，一个正处在青春骚动期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怎么? 你真的在和她打交道啊? 什么业务?”

我还没来得及和张明细说, 手机响了。

“米涵, 是我, 米丰啊。哎, 是你把晓雨和杨洋接走了吧?”米丰的口气有些焦急。

“怎么会? 我还在同学聚会这儿呢。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她俩不是和你在一起吗? 你怎么搞的?” 我已经心急火燎站了起来, 不顾周围一圈人投过来的惊讶目光。

“哟, 她们是和我在一块儿, 吃完饭我去应酬了几个客人, 回过身就没影了。我还以为你接走她们了呢? 没事, 我再找找, 可能在饭庄哪个角落呢, 别急啊。”嘴上安慰我别急, 可米丰自己的语气都虚了。

“别急? 米丰, 你好好掂量掂量, 如果弄丢了老龙的宝贝女儿, 你和我都没好果子吃。你快去找, 我马上赶过去。”我恶狠狠地说, 斯文扫地。

必要的告别礼节我已经顾不上了, 当我拎着皮包连滚带爬离开他们时, 我听到一个声音感慨地说: “没想到, 当年洒脱的米涵真是填进去了。”

等我赶到大丰收饭庄时, 米丰已经和两个孩子站在大门口等我了。看来是一场虚惊, 人没丢, 阵地还在。不过米丰脸上的表情古怪, 是心有余悸? 还是另有隐情? 两个孩子也是一副胆战心惊做错事的模样, 今晚都是怎么了?

依我的性格刚想开口审问发生了什么事情，米丰的眼神透过眯着一只眼已经递了过来，我懵懂着不知何意，忽然心领神会，意思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好，我这个后妈保持缄默，等待转正，至少孩子在“安全”的原则上毫发未损。

夹着尾巴做人的我至少在关上主卧室门的时候肆无忌惮地朝自己发泄了一通，今晚同学聚会上那些酸溜溜的话，还有两个孩子随意折腾我的无奈，TMD，不就是因为我是后妈吗?

于子建亲自上广告公司找我, 这可是不同寻常的事。我估计一定是家里出大事了, 脑海里又浮现出于家十几口人赶庙会般的热闹场景。交代受宠若惊的助理小璇继续阐述我的方案, 赶紧抽身从周强召开的“围剿肖婶”的紧急会议上退出来, 把他带进我乱七八糟的办公室。

“怎么了?于大哥, 你找我打个电话好了, 不用亲自上门。你看我都有点受宠若惊了, 快坐吧。”

我故意开着玩笑, 想缓解于子建脸上再明显不过的焦虑神情。我猜一定是大宝、小宝的事升级了, 把我们堂堂于氏掌门人折磨得愈发贴近赵传的经典歌词了。这两天实在太忙, 工作上有堡垒般的肖亚南, 家里有不甚投缘的龙晓雨, 我已经分身无术。好在杨洋是个面面俱到的好当家, 把我也照顾得舒舒服服的。

“米涵, 我没妨碍你工作吧? 我看你们老板脸色可不对劲,不会给你添麻烦吧?”

“不会, 我们老板不敢把我怎么样。少了我这个顶梁柱, 他准急得猴子似的上蹿下跳。”

“我早听我们家江苇说你非常能干, 看来是名不虚传啊。”

“于大哥, 你别笑话我了。江苇的才干和智慧远在我和郑珏之上, 可惜被你浓浓的爱融化了。不信你把于氏交给她管理两天, 不出一月就弄上市了。哈哈, 开玩笑。说吧, 出什么事了? 我能帮上什么忙?”

“米涵, 真爽快, 那我说了。今天我前妻, 哦, 她叫罗娜, 和我同龄, 也是三十七了。今天她娘家人打了电话给我, 态度很诚恳, 意思是说罗娜

在香港经营自己的化妆品公司, 事业上很出色, 但生活上很寂寞。由于当年我们包办婚姻的失败, 她现在对婚姻丧失了信心, 一直一个人独居。刚到香港时身体不太好, 事业还没起步, 时机也没成熟, 所以她一直没敢奢望把孩子们接过去。如今条件好了, 她年龄也大了, 对孩子的思念之心越来越重。她希望我们于家能体会到一个母亲的心情, 同意把两个孩子交给她带回香港抚养。她让我们放心, 她不仅能给孩子们母爱, 也能给他们良好的生活和学习的条件。他们娘家还说江苇嫁给我这么多年, 对两个孩子视如己出, 疼爱有加, 为两个孩子付出很多, 甚至于没有再生育自己的孩子。他们都很感激, 表示以后会让两个孩子经常回来看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让江苇和我从此能拥有自己的生活, 生育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

第34节：后妈无畏(34)

“于大哥, 这么说罗家也是讲道理, 而且是重情重义的人家。只是他们不知道江苇因为疾病不能生育孩子了, 对吗?”

“对, 这件事除了我父母没有多少人知道。罗家老人这么大年纪了, 都带着负罪感恳求我能答应他们。他们心里也挺内疚的, 要不是他们当初坚持要罗娜嫁给我, 也许他们的女儿现在和别人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了。我们两家是世交, 我和罗娜又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双方老人都觉得门当户对, 所以极力撮合我们。我和罗娜之间虽说两小无猜, 但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强迫结婚后更是相互疏远，频频冷战。我现在真的很矛盾, 罗娜是个好女人, 也为于家尽了力, 两个孩子都是她身上落下的肉。我一想到她孤零零一个人在香港, 我……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可大宝小宝从小在我们身边长大, 我们一家四口从来没分开过, 谁也离不开谁啊。”

“那你们现在是怎么考虑的?” 我试探性地问道, 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我听完于子建的话也没主意了。这些事都不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理”字能说清楚的, 夹杂其中的都围着一个剪不断, 理还乱的 “情”字。

“我和江苇这几天都傻了, 什么都想不明白, 也没作出什么决定。我们只想恢复以前甜美安静的生活, 但我们又无法漠视一个母亲的心。我们想和罗娜好好谈一谈, 但她不想和于家任何一个人对话, 所以……”

“于大哥, 我不明白为什么罗娜不愿和你们当面把事情说清楚呢?”

“我知道, 她是担心自己在我们面前会心软。我了解她, 她不是个狠心的人, 当年离开我和孩子也是很矛盾的。那时她违背自己的意愿生活得很痛苦, 生了小宝后又患上了产后忧郁症。她觉得自己为父母、为于家、为孩子而活着, 没有自己的价值。如果不重新选择, 她会发疯的。她这次回来决心已定, 在没有达到目的以前, 她不准备和我们见面, 也不打算和孩子见面。所以回来这么久了, 她还没见过孩子。她是想大人之

间心平气和地把事情解决了, 然后带着孩子顺利地离开。我们知道她的意愿, 至今也没把这事告诉两个孩子。”

“对了, 于大哥, 两个孩子如果知道后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大宝已经八岁了, 他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小宝虽然才六岁, 但他会在哥哥影响下形成自己的想法。我觉得, 整件事情也许不是可以完全由你们大人左右的, 咱们得考虑到孩子的感受。”

于子建长叹了口气, 无可奈何地说道: “我们何尝没想过这个问题啊, 可是怎么和他们说呢? 罗娜走的时候, 大宝虽然两岁了, 但是都是我父母照顾的, 小宝更小, 还在襁褓之中。两个孩子对罗娜可以说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们从没怀疑过江苇是不是他们的妈妈。江苇疼爱两个孩子你们都是知道的, 她对孩子的感情比我对他们还深。从她嫁到于家那一天起, 她就没离开过孩子半步。甚至于有一次我要和她单独去度蜜月, 最后一刻她还是放心不下, 把两个孩子都带上了。她从没把自己当成后妈, 她是以亲生母亲的感情投入进去的。正因为这样, 我才难以作出抉择啊。米涵, 如果换了你, 你又会怎么办呢?真是头疼。”

如果换了我, 我又会怎么样呢? 突然间这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让我也情绪起伏了。和龙晓雨生活的短短五天里, 我没有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她, 也没有在情感上倾其所有去呵护她。我们的关系很自然, 也许是老龙不在, 我们没有发生预料的争风吃醋的场面。潜意识里她是个匆匆过客, 暑假一完她就会消失在我的生活里。对啊, 我不用作出生离死别的选择。

“好了, 于大哥, 咱们就事论事, 不要再做伸展性猜想。说吧, 我怎么帮你们?”

“江苇和我已经束手无策了, 别看江苇平时帮其他人时大道理一套一套的, 事儿轮到自个儿头上就六神无主了。这两天她强装笑脸, 照常送接两个孩子上学放学。晚上她就呆呆地坐在孩子床边, 看着两个熟睡的孩子默默掉泪。看着她的样子我难受啊。我们想请你和郑珏替我们去和罗娜交交心。不要急于求成, 不要达成任何结果, 只是让她了解我

们一家四口六年来的生活, 了解两个孩子成长的状况。虽然她在刻意回避, 她一定也非常想知道孩子的情况。可是我们这两天找不到郑珏, 好像她比较忙。你看, 你一个人去, 行吗?”

第35节：后妈无畏(35)

“郑珏能有什么事? 他们家路璐自立能力这么强, 路予谦也四平八稳地在官场上混。放心吧, 我会联系她, 可是怎么找到罗娜呢?”

“这是她最新的手机号码, 这是罗家的电话号码, 还有两个孩子的照片。你们尽量吧，去和她好好谈谈, 我和江苇谢谢你们。”

望着于子建驼着的落魄而去的背影, 不知怎的我想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 也想到了龙一腾。尽管一腾很少在我面前提到晓雨, 但有几次, 我见过他端详着晓雨五岁时的照片在偷偷落泪。男人有时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粗线条, 他们在追逐事业和梦想的同时, 心底也为家庭和孩子保留了一份爱的位置。这也是我深爱他的地方, 我始终相信一腾是一个有责任心的好男人, 所以我也曾暗暗发誓将来一定要对晓雨好。

“哎, 米涵, 刚才那人怎么这么面熟啊? 是不是于氏企业的少当家啊?”

鬼鬼祟祟的周强不知什么时候站到我身后, 目送着于子建的背影好奇地问道。

“是又怎么样?”我没好气地说。

“哎, 这么说我没看走眼，怎么, 你们认识啊? 看上去好像还挺熟呢? 什么关系?”

“他是我最要好的大学同学的老公, 怎么了?你也认识他?”

“久仰久仰, 我认识他, 可他不认识我啊。哎, 米涵, 这可是个大主, 比肖大婶高几个档次呢。你说他们公司每年的广告费会有多少呢? 我猜得有八位数吧? ”

永远不会忘记金钱斗争的周强一张口我就明白他打的什么主意, 于是莫名其妙回了一句: “隔山打牛。”

“啥? 你说啥呢? 隔山打牛? 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说于子建面前现在有一座大山, 不移走这座大山, 你永远打不着他。”

我抛下话走了, 留下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周强独自发愣。

走进办公室, 满面春风的小璇迎了上来: “米涵姐,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今天我觉得自己临场发挥不错, 公司里大小部门都在聚精会神听我的发言。说真的, 还是你的广告方案精彩, 我不过是你的临时代言人罢了。”

看着状态极佳的小璇好像看见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 不由得由衷叹道: “小璇, 有句话怎么说的, 世界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是个有潜质的女孩，好好干, 抛开双子座的花心爱情, 也别去相信所谓的星座占卜术, 将来你一定比我强。”

小璇晃荡着黑色职业装上的一串非洲念珠调皮地说: “米涵姐, 星座运程上分析巨蟹座的你这个月会遇上许多焦头烂额的事, 感情上也许会遭遇一些小波折, 但财运却异常的旺盛, 你觉得可信吗?”

运程分析似是而非, 我没往心里去, 却警觉地问: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巨蟹座的?”

“你忘了, 我帮你复印过身份证。”

“这么说你记住了我的生辰八字?”我一直努力在办公室的小女生面前维护自己青春年少的假象, 看来要穿帮了。

小璇狡猾一笑: “没有, 不过我以你为自己的事业坐标, 希望九年后我这只菜鸟也能有你一半的成功。”

看来年龄差距已经不是秘密了, 我自嘲地笑道: “可惜九年前的我没有你今天这么战果累累啊, 当年一个追求我的男生都没有, 估计都被我的杂文吓跑了。他们背后都叫我‘女鲁迅’, 阳奉阴违罢了。对了, 小璇, 你的男生A和男生B决出胜负了吗?”

“米涵姐, 你太不关心我了, 你没注意到我现在只收到一份玫瑰花吗?”

“怎么? A打败B还是B打败A了? 或是你自己快刀斩乱麻? ”

小璇神秘兮兮地说: “男生B不战自败, 本小姐如今芳心只属男生A。 你猜怎么着? 原来男生B自小和后妈一起长大, 可能被恶毒后妈迫

害多了, 所以对女人怀有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他总是先逗我开心, 然后变着法地惹我生气, 性格反复无常还喜欢看我气到流泪。我感觉他的心理怪怪的, 有时自卑有时自大, 有时自恋有时自虐，好像不太正常, 所以我就离开他了。好险啊, 万一真碰上一个心理变态狂就惨了。”

第36节：后妈无畏(36)

“小璇, 你这也太偏激了, 难道和后妈长大的孩子真的会因心理压迫而变态吗?”

“米涵姐, 你是善良还是天真? 你在网上搜索后妈这个关键词再发言吧。鼠标所到之处千篇一律, 大部分都是关于后妈如何残害孩子的事例, 打骂和饿肚子尚是小事, 有的还把孩子卖到偏僻闭塞的山村，最令人发指的是一些惨无人道的后妈竟然把孩子害死了或整残废了, 真是触目惊心。你说不在正常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心理能和咱们一样健康快乐吗? 哎，其实男生B也是个一表人才的好男生，都是被他恶毒的后妈推向了绝境。虽然我放弃了他，但心里挺同情他的。感谢上帝，男生A是亲妈带大的孩子，真的非常非常可爱。”

面对小璇的振振有词一时间我竟胆怯了, 仿佛看见一个个后妈如同过街的老鼠。原以为九岁的年龄差会使她比我更前卫地看待后妈这个问题, 未曾想到通过高科技光纤网络技术传递的依然是五千年的文化沉淀。

“小璇，别相信网络，我记得国内有位优秀的演员说过，网络就像垃圾箱， 什么人都往里边吐痰。千万别信。”

小璇看着我的目光仿佛我是无药可救了，不知是因为我不相信网络，还是因为我相信这个优秀演员说的话。

“米涵姐，你可是经常到网络这个垃圾箱里收集一些‘干净的痰’做创作灵感的。”

我哑口无言，过了许久才瞪着她的眼睛软软地问道: “小璇, 如果有一天你爱上一个带着孩子的男人, 也就是说你也当上了后妈, 难道你会忍心去伤害一个小小的生命吗?”

小璇不屑一顾地说: “这种假设永远不会发生。第一我不会去当后妈, 那会被舆论口水淹死的, 我还想快快活活过日子呢; 第二即使不幸当

了, 当然这种可能性为零，我也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好后妈。米涵姐, 随便一聊, 你也太认真了, 一定是巨蟹座的敏感性吧?”

对着伶牙俐齿的小妮子我只能苦笑。也许吧，我太敏感了。幸亏你还不知道我就是一个十四岁大孩子的后妈, 否则我要先被你的口水淹死。

我的父母都是极可爱的老人, 两人刚到六十岁年纪, 热情开朗、和蔼可亲、乐于助人、不计回报, 在我们那片街坊邻居中人缘挺好。母亲以前当过医生, 不过是赤脚的那种, 现在已经回到家里穿上拖鞋围着灶台转了。但是她老当益壮, 不甘寂寞, 偶尔的还在街坊中施展妙手回春的医术, 帮着解决个头疼脑热的小病小痛。父亲从小喝墨水长大的, 一肚子的 “之乎者也”, 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如今是快退休的文化局小干部。上班对于他来说不过是阅读报纸、品茗闲谈的替代词，偶尔的还在报纸生活版上发表自己的一些感言随笔, 抒发一下老年世界“夕阳无限好”的良辰美景。

家里人口少, 除了我们仨就是我的堂哥米丰了。米丰打小是我父母带大的, 对老人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一张巧嘴每次都把爸妈乐得直夸他比我热闹。米丰出息后买了大别墅, 好说歹说爸妈就是不愿上那儿住, 担心没有邻居唠嗑的日子静悄悄。打我搬出去和龙一腾住后, 家里就更冷清了。每天家里就是老妈絮叨, 老爸看报的夕阳情景。据说中国人口老龄化后这样的空巢家庭比例越来越多，从爸妈身上我好像看到了三十年后自己冷冷清清的晚年：我在努力染黑花白的头发，老龙在费力地装上镶过的假牙，两人都老态龙钟, 步履蹒跚。每每联想到这儿我都能体会到老爸老妈的寂寞, 好在我办公的地方离家近, 所以我是经常打着蹭饭吃的旗号回去陪伴他们。

龙晓雨和杨洋来了几天, 在家里我们推心置腹的交流很少，我也没能好好陪她们出去玩玩。公司事多, 面临着一场艰巨的战役，周强少了我就失魂落魄的, 好像地球没法转了。所以我白天在公司忙碌, 晚上抽空和晓雨、杨洋一块儿在城市繁华地带逛逛。就这样分秒必争地连轴

转, 几天下来我也忙晕了, 忘了家里还有两位伸长脖子直盼女儿回来的二老。

也许是当过赤脚医生的缘故, 我的老妈精力十二分的充沛。早晨的太极拳，晚上的秧歌队都没能让她踏踏实实地安静下来。串门就成了业余时间的主要项目，钻小巷，爬高楼地乐此不疲。当她要找个人时, 决不会去使用快捷轻松的电话方式, 而是直接甩开步子朝着目的地就出发。记得有一次爸爸在郊外钓鱼, 忘了带午饭, 老妈二话不说, 抄起饭盒就往十里外的鱼塘前进，到了那儿夕阳西下，爸爸已经收渔具正准备往回走了。所以当她几天没见我的影子时, 二话不说就上了我们家，顺手带上了我最爱吃的红豆糕。

第37节：后妈无畏(37)

“奶奶, 您找谁呀?”开门的是系着花围裙的杨洋。

“哟, 小姑娘, 找错门了, 瞧我这记性。这小区里每个楼长得都一样, 我都犯糊涂了, 对不起啊。”

我的老妈边嘀咕着谁家违反劳动法, 请了个这么年纪轻轻的的小保姆, 边下楼重新开始寻找我们的家, 毕竟她只来过三次。在外观一样的小区楼群里转了一圈, 最后她认定刚才并没有走错, 于是纳闷着再次摁响我们家的门铃。

“哎, 奶奶, 又是您啊, 您没找着您的家吗?”杨洋关切地问着眼前发愣的奶奶。

“哟, 小姑娘, 问一声, 这是米涵的家吗? 我找了一圈, 好像就是这个门啊, 我没弄错吧?”

“哦, 您要找米阿姨啊, 她不在, 上班去了。”杨洋礼貌地回答着胖乎乎、和蔼可亲的老人家, 一双亮闪闪的眸子笑盈盈的。

“那你是……哦, 我呀是米涵的妈妈, 来看看她, 都好几天没见着她了, 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奶奶, 您就是米阿姨的妈妈呀……那快请进吧。”

热情的杨洋把摸不着头脑的老妈拉进了门, 屋里沙发上还躺着一个以静止为本的小姑娘。我老妈的脑子转得快, 看到这两个十几岁的女孩子, 她突然一切都明白了。

“奶奶, 她是龙晓雨, 我是她的好朋友, 我叫杨洋。”

这个名字让妈妈的微笑有些不自然了, 眉头轻轻蹙了一下, 她不太希望看到的一切突然来到面前。手足无措的她把给我准备的礼物递给了晓雨, 客气地说没什么见面礼, 下次上家里吃饭去。晓雨也客套地回答一定一定, 奶奶身体真好。我想当时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妈妈心里一定是打翻了五味瓶, 什么滋味都有啊。她呆呆看着正准备往嘴里塞红豆

糕的龙晓雨, 而龙晓雨也忽闪着一双大眼睛看着她。没有人说话, 静静的。

或者大家觉得奇怪, 为什么我事先不把龙晓雨要来的事告诉我老妈。我自己认为这是个很微妙的事情, 几次想张嘴, 最后都咽了回去。也许是我自己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 也许是我担心妈妈过不了她心里的坎。这道坎在我们心里三年多了, 没人想过要去勇敢地面对它。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 是父母亲眼里的宝贝疙瘩。我想天底下所有像我父母亲一样的老人都不会心甘情愿让自己的女儿去当别人的后妈, 毕竟这不是敲锣打鼓去竞选 “三八红旗手”。不信, 你可以去问你们身边所有的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愿望都是一样的: 不要求自己的儿女能飞黄腾达、大富大贵, 只希望他们能生活幸福, 日子平安, 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 生儿生孙, 共享天伦。

和龙一腾认识后, 我被他身上成熟稳重的男人魅力征服了。他是那样博学多才, 坚忍不拔, 严肃耿直, 爱憎分明。尤其是对我的细腻, 对事业的执著, 对朋友的仗义, 对老人的体贴, 这些都打动了我, 也渐渐让我父母接受了他。但我们一家人之间一直避而不谈一个敏感的话题: 龙晓雨——一个虽然不在我们身边, 但却存在于我们心间的人物。既然她判给龙一腾前妻了, 那我的父母就视而不见地接受这样一个法律上的结果, 假装当她是不存在的。他们和我一样自欺欺人, 我们都忽略了总有一天事实会来到我们面前。

龙一腾是个四十不惑的明白人, 他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他知道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也知道所有父母的心愿。在我们一家人面前他掩饰着思念女儿的心情, 闭口不谈关于女儿的点点滴滴。我理解他的苦衷, 我知道作为一个父亲, 他也体谅我父母的心情。

一层不愿被揭开的薄纱就这样笼罩着我们一家, 每个家庭成员都用心良苦地去捂住它。以前妈妈还东家长, 西家短地议论街坊邻里的琐碎事, 现在她也避免提起谁家离了婚, 谁家的孩子又失去父母之类的敏感

话题。我们都怕不经意间相互伤害了任何一个人, 三年了, 没人提起遥远城市那头的龙晓雨。

我陪着举目无亲的龙一腾艰难地在这个城市打下了事业的基础, 一砖一瓦建起了我们的小家。终于, 婚姻大事摆在已经同居三年的我们面前, 甚至我们还计划到两年内再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聪明可爱的孩子。“再”的意思是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不幸的是我们的宝宝流产了。

第38节：后妈无畏(38)

那是一年前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有时候我真的不愿再去想起封存于心底的痛苦，但不想起并不等于不存在过。逐渐崭露头角的龙一腾当时接下了一场官司，替一个十八岁的杀人犯辩护。那个男孩子原本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他一直以为爱他的妈妈是自己的亲生母亲，直到有一天残酷的现实摆在他面前。一个刚从监狱里释放的丑陋女人拦在他放学回家的路上，流着泪对他说她才是他的亲生母亲。当年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生活得更好贪污了单位里的一笔钱，为此她在监狱里改造了十七年，终于等到了母子相认的这一天。男孩子震惊了，他无法想象爱着自己的妈妈竟然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他痛恨那个自称是他生母的女人，他渴望一直和后妈快快乐乐地生活。终于，一个无法承受太多真相的孩子，在同学的嘲笑和后妈绝望的目光中一怒失手杀死了自己的生母。这个案子最终输了，因为孩子的父母救子心切，暗地里动用各种渠道篡改了孩子的真实出生年月。当一腾按照孩子未满十八岁作为依据的思路走上法庭时，一切都注定会失败。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男孩的后妈，一个被失去孩子的痛苦击倒的女人，在得知法庭判决后，她疯狂地冲向我，把我一把推倒在地，我顺着法庭前的台阶滚了下去。殷红的血液从我的脚踝流了下来，疼痛让我无助地跪趴在地上。一腾吓呆了，当他失魂落魄抱着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肚子里的孩子没了。作为为这位后母的儿子辩护的一腾律师的女人，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流着泪互相鼓励挺了过来，在痛苦之余我们并没有去怪责那位母亲，那个绝望的后妈，那种强烈的爱的情感，于是我们决口不提那段往事。

提到孩子，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曾经有过的宝宝，也想到了龙晓雨，一腾叹了口气说四年没见她了，不知道女儿都长成什么样了。灯光下他眼里有隐隐的泪花，我捕捉到了一个父亲的苦楚，也触摸到一个男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我心里柔软的部分也复苏了，对失去的宝宝的

爱自然也回归了，那一刻想到龙晓雨就好像在想自己肚子里曾有过的孩子。

我是无怨无悔爱着眼前这个大个子的, 自然也愿意为龙一腾付出一切。那个让我们失去孩子的后妈的影子浮现在我眼前, 于是我坚信做一个爱孩子的后妈并不难，所以我搂着他通情达理地说让晓雨来一趟吧, 咱们是一家人了。我会好好爱她的, 就像爱你一样。

一定是我心里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坎, 当我们决定把龙晓雨接来时, 我对父母隐瞒了这个安排，所以才出现了今天这一幕：龙晓雨和杨洋热情周到地招呼我妈妈时, 我的妈妈心里在落泪, 在哭泣, 在替她的宝贝女儿委屈: 哎, 我的米涵, 宝贝女儿, 你自己还是个孩子, 就得当这么大孩子的后妈了, 多委屈啊。

我刚在办公室送走一位焦头烂额的父亲, 不知道家里现在正发生的一切, 也不知道妈妈在龙晓雨面前心情的万般委屈和难受。此时此刻我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联络郑珏。好不容易, 她终于打开手机了。

“郑珏, 你疯哪儿去了, 我到处找你。手机关机, 家里没人, 办公室没人, 路予谦说不知道, 你到底上哪儿去了?”

“我……我在开会嘛, 当然得关机了。怎么了, 火急火燎的, 小龙女又不见了?”郑珏慌慌张张地说。我没感觉到事情有什么不对劲。

“不是小龙女的事, 是江苇。今天于子建亲自上公司来找我了, 恳求咱们一定得帮帮他们一家四口。哎, 郑大侠, 咱们得行动了。”

“什么行动? 于子建总裁亲自找你了, 少见。”

“他给了我罗娜的电话, 哦, 罗娜就是他前妻, 从香港回来的那位铁石心肠的女人。咱们抽空找她好好谈谈, 好吗?”

“米涵, 我这几天特别忙, 要不你自己去, 行吗? 以你的雄辩口才, 一定手到擒来。我看就不用我了, 好吗?”

“哎, 郑珏, 当甩手的大掌柜,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你不是一向乐善好施, 行侠仗义吗? 今天怎么了? 这可是江苇的终身大事, 你忘了那天她

哭成啥样了。你设身处地想想, 路璐被人从你身边抢走了, 你会怎么办?”

第39节：后妈无畏(39)

“米涵, 你也太极端了。这怎么能说是被人抢走呢? 来抢人的是孩子的生母, 是她怀胎十月生下两个孩子的, 情理都捏在她手心里, 咱们算什么呀? 再说了, 难道你真心实意地愿意和小龙女一起生活吗? 心甘情愿被别人指着你脊梁骨说你是恶毒后妈? 小龙女来的这些日子里你没觉得二人世界被打破了吗? 没觉得老龙从此不再属于你一个人吗? 你的心情就没复杂、没摇摆吗? 别张嘴闭嘴就谴责我啊。米涵, 不是我不想帮江苇, 可回头冷静想想, 咱们没理啊。你说怎么帮? ”

尽管被郑珏道出了心里的真实想法, 我还是火冒三丈地犯犟: “这怎么叫没理呢? 大宝小宝是江苇一手带大的, 生他们没功劳, 养他们总有苦劳吧? 你说, 和路璐生活这么久, 你没付出过? 你没感动过? 后妈怎么了? 只要自己行得正, 做得端, 管别人说什么呢！对,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进入当妈的角色, 和小龙女也还没到肝胆相照, 唇齿相依的崇高境界，但我愿意。”

“你在自欺欺人吧? 好，不说你们, 可我们家的‘洋妞’从没要我操过心, 我没付出过，也没投入过，行了吧？如果她那在国外的妈妈要带走她, 我一百个乐意。米涵, 我再说一遍, 我很忙, 就算是我很空闲, 江苇的忙我也帮不了, 再见。”

被郑珏挂断电话的我气得直骂人, 郑珏的表现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们三个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多年的闺房友谊和同窗岁月就不用说了, 从立场上说我们现在都是被人不齿的后妈, 孩子的生母都是我们的假想敌, 她怎可以袖手旁观呢?

不撞南墙心不死的我义无反顾地拨通了罗娜的电话, 看上去我是为朋友两肋插刀, 其实后来想想一切都是为虚弱的自己壮胆。潜意识里我盼望这场后妈与生母的战役能在我们的齐头并进中取胜，到了凯旋的那一刻也许我就会放下彷徨的心情了。

按照约定, 晚上我在上岛咖啡厅等着罗娜。说老实话, 尽管我提前一个小时来到这儿调整心情, 可今天我的状态还是特别糟糕。 对于喜欢迎接挑战的我来说, 如果是和客户谈判, 在这种状态下必输无疑。

影响我心情的不是绝情寡义的郑珏, 不是郑珏说的那些大实话, 也不是小璇的偏激态度, 而是我的妈妈。当老爸恳切地在电话里要我回去劝劝心情沮丧的老妈时, 我还以为两个脾气都挺倔的老人又为芝麻点大的事情吵架了。

“妈, 是不是老爸又欺负你了? 要不然就是哪个不识好人心的家伙信不过你的高明医术啊?”

我亲热地搂着老妈的脖子, 故意开着玩笑。看老妈脸上的层层乌云, 估计事还挺大。

妈妈眼圈一红, 没搭理我。我只能再接再厉地说着笑话.

“妈, 一定是爸爸说先有鸡, 才有蛋, 而你坚持先有蛋, 再有鸡吧?这个问题困扰着好多科学工作者呢, 咱们不去研究它, 有鸡咱吃鸡, 有蛋咱吃蛋。咱们啊, 只管吃好就成。”

我的幽默没效果, 平时这个时候妈妈早就乐了。今天很失败，豆大的眼泪从妈妈眼睛里冒了出来。

我真正慌神了: “妈, 怎么了? 到底出什么事了? 是你病了, 还是爸爸病了? 你快说啊?”

“小涵, 我问你, 一腾的女儿是不是来了?”

糟, 我忘了这件最敏感的事情了。看来妈妈一定见过两个小姑娘了，难怪一向开朗的老妈这么伤心。

“妈, 龙晓雨是来了, 还有她一个同学, 叫杨洋。妈, 你……你见着她们了?”

“要不是今天我上你那儿, 你是不是准备对我和你爸隐瞒所有这些事啊?”

“不会, 怎么会呢? 我主要是工作太忙了, 一腾又正好出差,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们呢。其实两个孩子来了也就几天, 她们挺懂事, 都在家

里待着呢, 我也没空陪她们。妈, 别哭了,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 哭坏了身体多不好。”

妈妈擦干眼泪, 叹了口气说: “涵涵啊, 妈是觉得委屈你了。一腾是个好男人, 这几年我们也是看着他闯过来的, 如今工作事业起步了, 不容易。他对你好, 我和你爸都看在眼里。你和他感情深, 我和你爸也不是老糊涂。眼看你们就要生活到一块儿了, 我们高兴, 哎, 就是他这女儿啊……涵涵, 我们不是老古董, 不是说想不明白这后妈的事。可是老话都说“后妈不如亲妈好”啊, 老祖宗的话谁也不敢说不对吧。而且这后妈的运气也分不同, 我是觉着江苇就比你命好, 于家两个孩子小, 不记事, 和江苇亲着呢。郑珏也比你强, 她那国外待过的小娃娃脑子里全是外国观念, 不记中国祖宗的老话, 好带着呢。可这龙晓雨, 十四岁了吧? 孩子大了, 她心里认理了, 她知道疼她亲妈, 爱她亲爸, 可她不会接受你啊。涵涵, 妈知道你心眼好, 对她也会像亲生女儿一样不偏心, 可她不一定感激你。这往后啊, 妈担心你不好过啊。你一贯又这么好强, 性子刚烈, 哎, 我和你爸爸都替你担心啊。”

第40节：后妈无畏(40)

我被妈妈的话说得心里酸酸的, 毕竟是自己亲妈, 替我想着, 为我忧着。也想起小龙女替父母玩的那些儿童游戏, 委屈是避免不了的, 反过来想作为女儿她也没错, 维护爱她的妈妈和爸爸, 错在哪呢? 谁都有理, 我自己倒成左右不是的夹心面包了。

“妈, 你看你又想多了。龙晓雨是来过暑假的, 开学就回去了, 又不是来和咱们一起生活一辈子。就短短一个月,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我也没觉得委屈。她对我也好着呢, 还有她那个同学, 兼职照顾我生活起居呢。这几天都是她做早餐给我吃, 真的, 她弄的早餐可比你的老三样丰富多了。”

“哦, 是那个杨洋吧?是个不错的孩子, 围着围裙弄面条, 打鸡蛋的手势还挺熟练, 我还以为是谁家请的小保姆呢。可龙晓雨吧, 人也不错, 长的也逗人爱呢, 我就觉得她不会和你交心呢。哎, 涵涵, 别怪妈唠叨, 对人家闺女好一些, 别让人说咱们闲话。你看对面楼里李叔, 那李婶也是后妈, 难为她啊。尽心尽力照顾李家两个孩子, 饭让他们先吃, 新衣服让他们先穿, 说话都不能大了声说, 夹着尾巴做后妈啊。自己也没敢再生一个, 可那两个孩子不领情, 对她一点不亲, 从不喊她一声妈就算了, 还动不动就嚷嚷她。我看她背地里没少抹眼泪儿啊, 当后妈苦着呢。涵涵, 妈担心你将来也会不痛快啊。”

看着妈妈忍不住又流下的眼泪, 我也坚强不起来了。突然就想到国外去, 到欧洲去, 到一个没有五千年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自由国度去。那里一定不会对后妈的问题如此敏感, 那里的后妈一定也是开开心心的。

“好了, 妈, 你别胡思乱想了。现在是二十一世纪了, 好多新的观念都被人接受了。你不也说吗, 神五上天了，克隆人也有了。再说咱们周围后妈也不是就我一个, 离婚率上去了, 后妈的队伍自然就发展壮大了。你看江苇、郑珏, 不都过得很开心吗? 我觉得对门李婶现在也挺好

的, 精诚所至, 金石为开。有一回我看见她女儿拉着她上街买新鞋呢, 两人手挽手可亲热了。妈, 我和一腾都商量好了, 明年我们就生一个孩子, 到时候你就忙着带外孙吧。”

不能怪我老妈多愁善感, 杞人忧天。我想即使我能说出冠冕堂皇的大道理来劝妈妈, 我内心深处也是放不开的。好在我想到了和我一样命运多舛的江苇和郑珏, 顿时感到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多了, 我不是孤军作战。感谢中国根深蒂固的优良传统，即使接受了许多先进的科学观念, 但我们这表面开化的新潮一代依然对后妈这个世界性问题耿耿于怀, 作茧自缚。

我感慨地抚摸着身上穿的宝姿名牌时装, 喝着舶来的卡布其诺咖啡, 想着一贯潇洒的自己至今未解开的心结, 一时间不明白当一个后妈, 真正的敌人是我自己呢， 还是别人?

“请问你是米涵小姐吗?”

我抬起头, 一位富态的女人站在我面前, 面如满月, 印堂发亮, 身材偏胖, 衣着光鲜, 发型和首饰很时尚, 浑身上下都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资”味。

“你一定是罗女士吧? 请坐, 我是米涵。”

我假装热情而自然地接待今天的重要客人, 然而心里却充满敌意, 把她当做和后妈一族对立面的代表。甚至于我把她假想成了龙晓雨的生母, 一个和我现在生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不友好的女人。我们就像“一国两制”的双方代表正襟微坐, 互相无趣地打量着对方的着装, 默默无语。我特意穿上的昂贵的宝姿在她那叫不上名的米兰时装前黯然失色, 我的心情也在即将开始的决斗面前阵阵发虚。真不明白为什么今天我会来? 我是什么立场呢? 我的武器是什么? 我为什么呐喊呢? 难道郑珏选择逃避是对的吗?

她举止优雅, 声如黄鹂, 没有随俗点上一杯咖啡, 而是要了一杯纯净水。也许香港人早就拿五十元一杯的卡布其诺来漱口了。“后妈”呢? 会不会 “后妈”这个敏感字眼在香港也和卡布其诺一样?

不要天马行空了,我是代表于子建和江苇来谈判的,该发言了。

第41节：后妈无畏(41)

“罗女士, 回到内地还习惯吗?”我很客套, 客套中也显示出底气不足。

“叫我罗娜吧, 其实我在这儿生活了快三十年, 如今城市变了, 变得漂亮多彩了, 但人和生活没变, 或者说我在香港更不习惯。至今我都没听明白香港的语言, 好在说国语和英语可以畅通无阻。米涵, 哦, 我可以这样称呼你吗? 香港是个很有特色的国际化都市, 和国内任何一个城市都迥然不同, 欢迎你有机会去玩。”

看来罗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无法沟通, 她还是很健谈的, 甚至于反客为主了。我的本性开始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 太拘束的谈话气氛不是我喜欢的。

“罗娜, 你在香港一直是一个人生活吗?”语气中有一丝咄咄逼人的意味。

“对, 好在有几个亲戚帮助, 否则我也无法很快适应。”

“罗娜, 你很漂亮, 应该在巴掌大的香港艳压群芳吧。我听说香港美女不多, 所以张曼玉、关之琳之类的四十美女无法退休, 一直很辛苦地在撑着香港美女的门面。”

罗娜一定没听出我话里的冷嘲热讽, 还开心地说:“哈哈, 米涵, 你可真幽默。怎么说呢，这得看美女的定义是什么。香港的女性论长相是比不上内地, 但她们的自信、独立和内在美是内地女性远不及的。我从她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真的。六年前的我和现在你眼前的罗娜完全是两个不相同的人。实话和你说, 刚到香港时我是带着严重的产后忧郁症去的。成日里郁郁寡欢, 以泪洗面, 茶饭不思, 衣着不整, 我觉得自己整个一废物，整个一生孩子机器。虽然我受过良好的教育, 但我钻进牛角尖里不能自拔, 甚至想过自杀。后来经过心理医生的长期治疗, 现在的我从里到外已经焕然一新了。你看我是不是很丰满, 以前的我是很消瘦、很憔悴的。抗忧郁药物带来很大副作用, 它们让我发胖。”

我没想到罗娜能敞开心扉和我交流, 把我当成一个可以信任的朋友。看来今天我有些过于敌意和戒备了, 隐隐地感到愧疚。

“罗娜,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容易相处的人, 和我之前想的不一样。我是于子建和江苇多年的好朋友, 也是看着大宝、小宝长大的, 他们希望我和你交交心,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罗娜嫣然一笑: “好啊, 本来就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的。不然的话我也不会来了。”

“罗娜, 你一走就是六年, 六年里音讯全无。为什么这次突然回来就提出带走两个孩子的要求呢? 你知道这对谁来说都是始料不及的。”

“对于所有这些因我的离开而过着平静生活的人来说，我的归来和要求确实是太突然，可能无异于灿烂阳光下的晴天霹雳吧，但我真的不想伤害他们，伤害孩子。米涵, 我不知道你是否做了母亲，就我而言, 我是个极不称职的妈妈，一个内心充满负罪感的母亲。当年和于子建的婚姻是两个强大家族的圣旨, 软弱的我没有勇气反抗。一鼓作气生了两个孩子是我对自己软弱的自我惩罚, 离开两个孩子是我对于家、对罗家、对一段无爱婚姻的报复。当时我痛恨这两个孩子, 他们的到来结束了一个女人的梦想, 让我失去光明的未来, 我故意要让他们失去妈妈。我对自己也丧失了自信, 对未来充满颓败感, 我逃避现实到了遥远的香港。我没法正视自己, 每天都想着结束自己的生命, 幸亏我遇上一位心地善良的心理医生, 她也是一位母亲。她耐心地给我治疗了六年, 让我渐渐恢复了做人的快乐和做母亲的信心。”

“可为什么是现在? 六年来你没有过问孩子丝毫的情况, 没有问候的电话和书信, 没有回来看过孩子, 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他们已经把你遗忘了。他们过着自己正常的家庭生活, 江苇尽责尽力地相夫教子, 没想到今天会让他们作出分离的选择。你知道他们一家四口如今是无法分开的, 这一切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我的语气越来越激动, 好像我才是这件事中真正受伤害的主角。

罗娜叹了口气说道:“米涵, 你们也许不知道, 我也一直在等待自己心理上的完全恢复, 不合适的时机会伤害两个孩子。作为一个母亲, 这几年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们, 他们毕竟是我身上掉下的肉啊。但我的心理医生告诫我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治疗效果时好时坏, 我的状态也不稳定, 甚至于治疗一度中断。如果我自己的心理没恢复正常, 摇摆不定的我态度上会对两个孩子时冷时热, 这会对孩子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痕。我遵照医生的指示, 不敢打电话给他们, 不敢回来看看他们, 不敢给他们寄礼物。你知道吗? 在我香港的大房子里全是为他们买的东西, 有衣服、玩具、图书，很多很多。每到他们的生日、到过节, 我都会买一份礼物默默在远方祝福他们。有时候实在想的心里如刀割般难受, 我就拿起电话拨给孩子们, 铃声响过一下后又马上慌手慌脚地挂断, 然后对着没有声音的话筒自言自语, 喃喃地问孩子们长高了吗, 上学好玩吗……”

第42节：后妈无畏(42)

罗娜再也说不下去了, 眼泪已经夺眶而出。听着她哽咽的声音我也不好受, 此时此刻我已经忘了自己的任务和代表的立场, 脑子里唯一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妈妈。突然明白为什么母爱是世界文学领域里经久不衰的主题, 而平淡的文字在真正的母亲情怀面前一定也是苍白无力的。

看到我沉默不语, 罗娜擦拭着眼泪歉意地说: “对不起, 说到孩子我就失态了。这女人啊, 年纪一天比一天老, 孩子就变得一天比一天重要。正是为了孩子们, 我才坚持不懈地进行心理治疗。六年的心理咨询和治疗中，我勇敢地剖析自己、剖析婚姻、剖析我对孩子的感情，后来心情越来越平静和舒畅。之后我开始学着代理化妆品的生意，现在生意越做越顺利, 我的生活也充实和饱满了。上个月我的心理医生恭喜我说时机成熟, 我可以和朝思暮想的孩子们见面了。一听到这消息我就兴奋得像重获自由的犯人, 一秒钟都没耽搁就回来了。”

“罗娜, 没想到事情的真相是这样，这六年里你一定挺不容易的。一个人在香港生活, 被忧郁和思念折磨, 靠着母子重逢的信念支撑, 那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你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我知道对谁而言母子分离都是件残酷的事。那你为什么不结婚呢?然后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再生几个孩子, 在香港享受你新的天伦之乐。”

罗娜洒脱的一笑:“经过一段痛苦的婚姻后我想明白了, 我不想再依附于男人和婚姻。我有自己成功的事业, 有自己的自由天地, 也有自己眷爱的孩子, 所以我不再需要婚姻。”

“罗娜, 你真的很独立, 很潇洒, 但是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恕我直言, 我此次回来决心很大, 也知道这样一来对于家和你的好朋友江苇很不公平, 但我真的想带走两个孩子, 给他们母爱和快乐生活, 也给我一个完整无缺的家庭生活。我已经三十六岁了, 错过了很多美好的时光, 不能再犹豫了。回来后我听很多人赞扬你的好朋友江苇是个绝对称职的妈妈, 对两个孩子是真心付出的, 甚至于放弃了自己当母亲的

权力。我很佩服她, 敬重她, 不是任何一个女人都能做得这么好的。为了补偿她, 我应该领走自己的孩子, 让她真的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

我不想告诉罗娜江苇不能生育孩子的事情, 因为这不是爱的砝码, 也不是选择的砝码。我相信即使江苇能生育自己的孩子, 她对大宝、小宝的爱也是不会改变的。

“罗娜, 我感觉到你是一个做大事的女人, 今天的你是那样坚强、独立、坦诚、开朗。我相信当年你的离开是万般无奈的, 随着时间飞逝, 你内心深处的母爱被唤起了。你对自己亲生骨肉的爱是无法抗拒的, 你的要求是无可辩驳。我想和你讨论的是, 母爱应该不是狭隘的血缘关系能包含的。我所看到的江苇对孩子的爱是发自内心的, 是超越母亲定义之上的。江苇在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精心地照顾他们, 当时大宝身体很差, 隔三差五地去医院打针。五个月大的小宝还在襁褓中嗷嗷大哭, 什么奶粉米糊都不吃。因为没有母乳喂养, 大宝的体质和抵抗力很弱。江苇不想小宝重蹈覆辙, 所以她天天抱着孩子到妇幼医院, 苦苦哀求别的母亲赠与一点母乳。她的真心诚意感动了许多刚刚当上妈妈的女人, 后来一位奶水充足的郊区妇女一直给小宝喂奶。这位奶妈的孩子现在还常常收到江苇送给他们的礼物。说实话, 大学里英姿飒爽、光彩夺目的江苇能做到如此, 我是自叹不如。其实在两个孩子成长过程中, 这样感动大伙的事都挺多的。江苇也在付出的过程中体验到当母亲的快乐和满足。今天你要从她身边带走两个孩子, 她是无法心平气和接受的。她的爱已经凝固在孩子身上, 或者说他们是连成一体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 孩子虽然是我怀胎十月生的, 但六年的抚养重担是江苇承担的, 她为此付出的一切是我无法回报的。我心里永远欠着她, 感激她, 但我没办法放弃我内心的母爱, 我不能一错再错, 否则我真的永远失去我的骨肉了。你们能明白我的心情吗? 我是孩子的亲生妈妈, 但六年来我什么都没能为孩子做, 我得赎罪, 我不能抛弃他们。”

第43节：后妈无畏(43)

“我都明白, 一边是孩子的生母, 一边是我的好朋友, 我也无法作出判断。其实我只是一个中间人, 为什么你不和于子建、江苇坐到一起谈谈呢? 大家开诚布公, 也许能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罗娜忧伤地一笑，反问我道：“你觉得会有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吗? 总有一方会受到伤害，或是江苇和于子建，或是我，但我相信我们都会竭尽全力保护孩子们不受伤害。我不是不想和他们一起谈谈, 我是无法面对他们的眼睛。在他们面前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妈妈, 我没有尽母亲之责, 却要拿回母亲之权。我怕见到他们, 有时候我甚至希望听到哪怕一句说江苇虐待孩子、责打孩子的话，可惜没有，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好妈妈。我只能狠心肠和自己说, 不要去顾忌他们的感受了, 我就要带回我的孩子。将来他们可以生育自己的孩子, 过上真正的家庭生活。”

“你可以不顾忌大人的感受, 但是你可以忽略两个孩子的感受吗? 你想, 他们离开相伴多年的爸爸妈妈, 和亲生母亲到一个遥远的陌生的城市生活, 他们会怎么想呢? 他们能接受和适应吗? ”

“这个不要紧。我的心理医生说了, 孩子和生母之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情, 他们会慢慢适应, 并且很快和我融合在一起的。香港对他们虽然陌生, 但孩子的适应能力是非常迅速的。米涵, 我知道今天你不是想说服我, 你是想来听听我的心里话。我很坚决, 孩子我是要带走的, 不惜一切手段。对江苇, 我只能说对不起和谢谢。好了, 我走了, 有一天你自己做了母亲, 你会理解我的。别怪我狠心肠, 再见。”

在罗娜坚定的话语中, 我有一种被打败的颓然感觉, 再一次感到了作为后妈的脆弱和悲哀。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于家, 当我把罗娜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盼着我回来的于子建和江苇时, 我无法面对他们那绝望的眼睛。其实我也绝望了, 不是为他们夫妇俩, 而是为我自己。我觉得没有怀孕过的肚子空荡荡的, 心里的一切也被掏空了。我的家, 我的龙一腾,

也许将来某一天都会离我而去。面对一堵无法逾越的墙, 我再也坚强不起来了。我默默关上卧室门, 留下他们夫妇俩无言地拥抱在一起, 最后看到的是江苇抑制不住而抖动的双肩。

“米阿姨好。”

迎面上楼而来的是手牵着手的大宝和小宝, 脆生生地和我打着招呼, 脸上挂着一无所知的调皮像。孩子们眉目间透出的清秀既不像长像普通的于子建, 也不像富态丰腴的罗娜, 我倒觉得越来越像书卷气息浓重的江苇了, 也许这就叫 “近朱者赤”。

面对礼貌的孩子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大宝, 小宝, 你们去哪儿啊?”

“我们上床去等妈妈, 她今天要和我们读。”

想到江苇此时此刻起伏悲拗的心情, 我决定越俎代庖，“米阿姨也喜欢这个故事, 让米阿姨给你们读吧, 好不好?”

小宝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 奶声奶气地问道: “可是米阿姨……你给小朋友读过故事书吗?”

没当过妈妈的我坦白地说: “没有。不过米阿姨一定会读得很精彩的, 你们信不信啊?”

我的毛遂自荐不管用，大宝很干脆地说: “不信, 那你读故事书一定没有感染力。”

我一听乐了，“哟, 都会用感染力这个词了。大宝二年级没白读啊, 小宝得跟哥哥好好学习。”

小宝不乐了, 嘴一嘟说道: “这词儿是妈妈说的。妈妈经常说爸爸读书没有感染力, 所以每次都是妈妈读, 爸爸只能和我们一样趴在床上听故事。”

大宝急着补充道: “不对, 不对, 有时候妈妈也会让爸爸扮演大灰狼或者格格巫, 演得好妈妈就会亲爸爸一下, 表扬他开始有感染力了。”

“米阿姨, 爸爸可喜欢听妈妈的表扬。昨天爸爸演得特别好, 妈妈亲了他三次, 爸爸都高兴得哭了。哥哥, 今晚让我演皮皮鲁吧, 我想让妈妈

也亲我。”

童言无忌的两个孩子撇下没有“感染力”的我径直上楼去了，边走还边争论下次谁演小松鼠。我转头目送他们手拉手回到儿童卧房，那间睡房我曾无数次进去过，里面是江苇精心为孩子布置的一个童话世界，挂满了孩子们不同阶段的成长照片。一切都会在瞬间改变，很快孩子们就再也听不到妈妈富于感染力的故事，也欣赏不到爸爸卖力地扮演大灰狼或者格格巫了。我知道昨晚于子建的哭一定不是因为江苇频频的表扬，而是因为内心深处他想永远为江苇和两个孩子做精彩演出。

第44节：后妈无畏(44)

昏暗的路灯下变形的身影拖得好长好长，沮丧透了。原以为我的雄辩加上江苇的母爱应该是无敌的、是强大的、是可以让一切敌人感动得落花流水而乖乖束手就擒的，到末了却是损了夫人又折兵。江苇的绝望和我溃不成军的信心成了本次战役最大的失败亮点，于是我仓皇逃窜离开于家，一路上拒绝了许多热情洋溢的出租汽车司机。步行兼思考是我目前唯一可做的积极行动，步行可以消耗我多余的能量，思考可以让我保持最后一丝清醒。我在城市里绕遍大街小巷，心里恶狠狠地骂着自己，也骂着别人，就像一个无可奈何又无计可施的可怜虫在做批评与自我批评。

总结性地分析这次失败，我觉得不外乎两点：第一是因为我们后妈的浅薄身份，于是所有身份堂皇的人都可以和我们这个弱势群体光明正大地提要求。嘿，江后妈，我是孩子们的亲生母亲，这六年来我一直在香港疗养呢。可以表彰你六年来像保姆一样把我的孩子养育得结结实实，不过现在我得带他们走了，快点，快点，我赶时间呢。嘿，米后妈，拜托你尽心竭力照顾好小龙女和她同学的衣食住行，其他多余的事情你就不要过问了，别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且是尚未转正的不明不白的身份，这才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第二个原因我偏激地责怪在郑珏身上，一方面我嫉妒她有一双将一切看得真真切切的慧眼，预见到今晚我的狼狈下场与失败结局，所以及时退避三舍；另一方面我恨她在临危受命时竟逃之夭夭，把我和江苇孤零零留在阵地上任炮火轰击。而今我们伤痕累累，她却音讯全无，完全没有承担起野战医院漂亮护士的责任。

怨天尤人和自我的冷嘲热讽中我丝毫没注意到夜幕已深沉，行人已散尽，商店和橱窗已经准时关闭，寂静昏黑的街道上只剩下我一个孤独的夜行女子，微风中麻木前进的脚步声单调而寂寞。意识到“后妈”名不正言不顺的身份是所有问题的关键症结时我突然清醒了，原来

靠积极无畏的主观能动性是不能圆满解决客观矛盾激化的，于是不再胡思乱想。思想停止了活跃运动，身体方才感觉到疲乏无力，该回家了。

突然，一股寒气袭来，我的毛发本能地竖起，心脏急速跳动，第六感告诉我潜在的危险在步步逼近。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跟随在我身后，甚至听到了急促的呼吸声。其实来者不善的脚步声已经跟在我后面很久了，那时我正沉溺于思想斗争的高度集中状态而丝毫没有警觉。好在敏锐的第六感即时发挥了作用，自我保护的本能让我紧紧拽住CD的名贵皮包，随时抗击可能来到的一切危险，步子也不由得加快了。

可惜已经来不及了，狂乱的呼吸音就在我脖子后响起，一个黑影迅速蹿了上来，目的明确地伸手抢夺我的皮包，也是我身上唯一引人眼球的身外之物。黑影并未轻易得逞，我的自我保护措施奏效，同时我也借着微弱的灯光看清了眼前不过是个十来岁的瘦小男孩。人的本性都是欺软怕硬的，如果对手是个满脸横肉的彪形大汉，我会“恭恭敬敬”双手奉上皮包，并“客气”地请他马上到银行柜员机上随意消费我的信用卡。而今分析出实施犯罪行为的对手综合素质并不比我强时，与之搏斗的勇气在我心里升腾，脑海里回荡着“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激昂口号。于是我斗争的力度加大了，拼命和小偷厮打拉拽着，嘴里也高声呼号：“抓小偷啊，快来人啊，抓小偷啊。”

治安联防队员、我和小偷互相拽扯着到了派出所，亮堂堂的灯光下我看清了那是一个脏兮兮的瘦弱男孩，穿着一件看不出本色的短袖衫，头发乱蓬蓬的，手指甲盖里全是黑糊糊的泥，我猜他最多不过十二岁。进到派出所他好像回到家一样熟悉，自动自觉地靠墙蹲在了最里边的角落，无所谓地看着我，看着警察。警察也没有丝毫惊奇，面无表情地抬眼和他打着招呼，于是我明白他是这里的常客。

“警察同志，麻烦你们通知他的家人来领他吧，他还只是个小学没毕业的孩子，我也不告他了，反正东西没丢。”作为受害者，我第一个

心软了，觉得还是让这个孩子回自己家里睡觉吧。我的两个孩子也在家里睡觉呢，没准还在做着美丽的梦。

第45节：后妈无畏(45)

一位胖乎乎的女警看了我一眼，没有丝毫感情地说："没人来领他，他只能待在这儿，天亮了再处理他的事。"

我不解："他爸爸妈妈呢？都这么晚了，也许他们正在四处找他呢。"

女警察没搭理我，另一个年轻的男警察却热情地搭腔了，也许看到我是一位富于爱心而且年轻漂亮的女士吧。他说："甭管了，你录好口供就可以走了。他是我们这儿的常客，父母亲也不管他了，忙着照顾他的小弟弟呢。"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了，激动地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父母呢？"

男警察见怪不怪地一撇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后妈呗。我们这碰上的这种孩子多了，管不来啊。"

于是我后悔了，后悔刚才自己为什么假充英雄，后悔为什么一定要见义勇为，如果把这可怜的孩子放走就好了。如今他无所谓地冷冷笑着，看着我的眼光好像在说：怎么样，我就是后妈养的，连警察也没心情搭理我呢。

急急忙忙赶到的米丰向警察了解情况后把我从派出所接了出来，我情绪低落，最后一眼看了看已经睡靠在墙边的男孩，感慨地想他的夜班"工作"其实挺累人的。

米丰自然知道我低落的原因，开导着说："这是极个别的情况，不能片面强调后妈身边的孩子都是犯罪分子或者犯罪候补分子，许多后妈带大的孩子一样成了丰功伟人，比如…比如……哎，你怎么会在离家几里地的居民区惨遭毒手呢？你一个人上那儿去干吗？"

我不吱声，无所适从地缩在汽车前排座椅里，寂静的大街上空无一人，但我却仿佛透过无边的黑暗看到许多后妈置之不理的孩子在城市每一个阴暗角落里活动着。他们蓬头垢面，无家可归，扒完垃圾堆

又扒女士的包，隔三差五地到警察局里待上一夜半宿，和公安干警们混了个脸熟，甚至连人民警察也拿常来常往的小贼们没有办法。

我又想起那个已经被判刑的十八岁的大男孩，他也是后妈养大的，截然不同的是他的过失性犯罪源于离不开后妈真挚的爱。换句钻牛角尖的话说，不管后妈爱不爱孩子，那样一个畸形组合的家庭都是不圆满的，孩子的最终归宿地也都是残缺不全的。

米丰还在积极劝导颓废的我："米涵，咱们看待这件事呢既不能由点看面，也不能由面看点，这不是简单的窥一斑而见全豹的道理。但是防患于未然还是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所以我决定忘记自己对两个孩子的承诺，把昨晚发生的事情和你通报一下。"

我想起昨晚两个孩子在大丰收饭庄失踪的事，连忙坐直了："哥，你快说，我就知道昨晚事不对，快说啊。"

米丰叹了口气："行，我就当一回言而无信的小人吧，为了你我可是所有的高尚情操都抛之脑后了。别说你，就连我堂堂正正一个男人如今也感觉这后妈是真不好当啊。昨晚上我慌作一团四处找两个孩子，结果在离饭庄不远的林阴道上发现了她们，吃惊的是旁边还站着一个男孩。我躲在树后一瞧，就是上次那个十七八岁的'周杰伦'。上回是痛说革命家史，这次所为何故？于是好奇心和责任心并重的我就躲在树后偷听，嘿，为了你的终身幸福，所有不光彩的事我都干全活了。隐隐约约就听见说什么后妈，什么忍无可忍，什么离家出走。这只言片语的我一分析，坏了，孩子们是不是在商量离家出走的事啊，赶紧一个箭步冲了出来，大喝一声，你们干什么呢。那个男孩一见我撒腿就跑，跟只野兔子似的，我自然是追不上了。我就和颜悦色地问两个姑娘发生什么事了。她们一个劲儿摇头说没有，没有，只是一个过路的陌生人问问路。明知是百分之百的假话，我也装着跟真理似的，还批评她们不应该出来乱走，如今社会乱着呢。她们一看我是真相信了，忙得寸进尺地哀求我别把这事告诉你，还保证以后绝不再犯，一定乖乖听大人的话。我念她们态度诚恳，而且最近看你也是情

绪不佳，本想着别给你再添乱子了，可是今晚这派出所的架势我也有些慌神，万一俩孩子在老龙回来之前捅了大娄子，咱们俩可是一世英名付之一炬啊。我还无所谓，你这国庆节的婚礼可就泡汤了。米涵，我和你说这么多，其实就一个意思，咱们的主要任务得改变一下原来的单一原则，从开始时照顾好孩子的吃喝拉撒，转移到确保孩子们‘开心度假，安全返家’的双轨路线上，你觉得行不？”

第46节：后妈无畏(46)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搅乱了，冷笑一声："哥，作为身份不明的后妈，我还有权说不行吗？所有的游戏规则都不由我说了算，我只能被牵着鼻子走。老天啊，我掏心窝地对晓雨和杨洋无微不至，她们怎么还寻思着要离家出走呢，我真是不明白自己还能做什么。当年的孟母三迁、岳母刻字也不过如此嘛， 要不要我剁下两个手指头以铭我心呢？"

"嘿，你又上纲上线了。谁说她们因为你要离家出走啊？我就是把偷听来的三言两语胡乱拼拼凑凑，加上自以为是的推理，得出了这个站不住脚的结论，也许事情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看晓雨和杨洋都是懂事的乖孩子，也许是我听错了，也许是男孩子自己的事。我的深层意思是说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漏网一个，咱们是任重而道远啊。"

"道远，道远，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慢？什么时候我才能恢复自由自在的生活啊？"

我长吁短叹着轻手轻脚开门进家。一片漆黑，格外安静，我爱的男人还没回来，但我不是孤独的一个人，我知道还有两个孩子在自己屋子里。一种复杂的、爱恨交加的情绪促使我第一次悄悄打开她们的卧室门。屋里有隐隐的月光，于是放下心看着两个孩子穿着干净的小花睡衣，躺在舒适的床上沉沉熟睡的样子，听着耳边响着细小而均匀的呼吸音。窗外皎洁的月光洒在孩子们安然的脸庞上，看上去她们是那样平静而满足。我不由得同情起那个靠在派出所墙边上睡着的男孩，肮脏而且无助，甚至不会有人给他轻轻盖上一张毯子。他那无所谓的眼神仿佛一切都不当回事，其实目光中也渴望关心与爱护。小璇说得对，在不正常环境里长大的孩子心理是悲哀的、是扭曲的，但我决不会让我的孩子落到那样的境地。尽管任重而道远，我再次坚定不移地在月光下发誓要保护好她们，但我溃败的信心必须得马上寻找到新的力量源泉。

我很早就醒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昨夜被抢劫的噩梦久久挥之不去，强烈的压抑感像一块千斤巨石，挤压着我阵阵发疼的心脏。我一动不动蜷缩在床上，等待晨曦中初升的阳光透过淡黄色的窗帘撒满房间，天终于慢慢亮了，我想着那个留宿在派出所的孩子，不知道有没有家人接走了他或者能吃上一份热腾腾的早餐。昨晚的“体力劳动”和与我的拼命挣扎一定让他筋疲力尽、肚子空空。

今天的心情指数不高，有非常强烈的旷工的念头，我害怕小璇又在“网络垃圾箱”里收集了一堆垃圾，慷慨激昂地给我上一堂“网络后妈丑恶百态”的道德课程。如果她知道昨晚我被一个后妈被抛弃的孩子抢劫CD皮包，一定兴高采烈地在网上广发帖子，用沾满鲜血的事实再次抨击世间所有恶毒的后母。不过我会正儿八经地对她说，这可不是“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简单思维，我就是那百里挑一的好后妈，可是她会相信我吗？我会相信自己吗？

门铃丁东作响，我没精神搭理，杨洋一定在厨房里准备五星级的早茶品种呢，她会去开门的。门铃继续响着，不屈不挠的，到底是谁啊。好奇的我只好懒洋洋地爬下床。客厅里一个人没有，餐桌上空无一物，厨房里也没有杨洋小巧玲珑的身影。怪了，难道今天她也和龙晓雨一起修炼“静止养身”课程。

门外站的是我爸爸妈妈，两人都是一身神采奕奕的白色短打扮，一瞧就是晨练归来啊哩哩。

我大惊：“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老爸笑了：“一腾的闺女这么远来一趟，你妈见着了，我还没见着呢，这不，刚练完太极拳就直接赶了过来，一路上你妈还担心你们一大早已经出门游玩去了呢，紧赶慢赶的，我得坐会儿，腿上功夫没你妈扎实。”

以腿上功夫见长的妈妈果然面不改色心不跳，往孩子们房间一指，压低身音问道：“两个孩子还没起吧，没事，长身体的孩子觉多，

让她们再睡会儿。不像我们老骨头睡不长，多躺一分钟背都硌得难受。”

我感激地看着气喘吁吁的老爸和满脸汗珠的老妈，表面看着是老人们了解人情世故和礼仪周到，过来探望探望龙一腾的宝贝女儿龙晓雨，其实是担心自己初为人后母的宝贝女儿搞不掂呢。我真的想痛痛快快哭一把，在我最脆弱、最需要力量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打气来了。虽然前两天妈妈还为了晓雨好一阵唠唠叨叨，但他们今天是给我雪中送炭，所有灰心丧气的杂念顿时烟消云散，我又振作和快乐起来。

第47节：后妈无畏(47)

妈妈坐不住，直接上厨房检查工作去了，这也是她的职业病，看不到五尺大的灶台心不安啊。进去一看，灶火还没升，大米没下锅，不由得责怪我说："米涵，都快八点了，你还没给两个孩子准备早点啊，你也跟着安安稳稳睡你的大懒觉？"

我揽着妈妈撒娇道："妈，我不是和你说过嘛，早餐是杨洋的专利，我只负责中、晚餐。"

"你呀你呀，当妈有这么精打细算的吗？你十四岁的时候难道我也和你分分工，你弄早餐，我弄中餐，让你爸下班回来弄晚餐，有吗？都三十好几的人了，还不懂事 。我最担心你啊吊二郎当地没有责任心，让孩子们看笑话呢。回头孩子回去和她妈妈一说，都是杨洋给弄的早点，跟小保姆似的，米阿姨睡到日上三竿还没起呢。咱们米家的脸不都让你丢光了。"

我乐了，"妈，你当现在是什么年代呢？还非得我天不亮爬起来，围着灶台子转半天，然后伺候公主们起床洗漱，更衣梳头，早晨请安，晚上跪安，那我不成了还珠格格里的容嬷嬷了。"

妈妈语重心长地说："甭管什么年代，当妈就得这么当，更何况你只是孩子的……"

妈妈给敏感的我留足面子，没把"后妈"两字说出来，我吐吐舌头，看着妈妈洗米下锅准备熬粥，于是没话找话地说："哟，我看看两个孩子怎么还没起床呢，平时杨洋天没亮就闻鸡起舞了，今天怎么了？门铃响咚咚，我们的说话声还没吵醒她们呢……"

敲敲闺房门，"晓雨，杨洋，起床了"。没动静，我的心莫名其妙地一抽，大声又嚷了一次，还是没动静。爸爸放下手中的茶杯，扭头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看着这扇紧闭的门。

一定出事了，我慌不择路地一把推开门，屋子里空无一人，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睡衣也叠好了搁在枕头边，整洁得仿佛一夜没人

睡过。不对啊，昨晚我还特地开门看了看，两个孩子不是睡得香香甜甜的吗?

离家出走了？我的头皮一下拱了起来，对了，米丰昨晚还警告我说要“防患于未然”，可是我还没开始防患呢，她们都已经销声匿迹了，怎么办?

来不及细想，我冲到客厅一把拿起电话，顾不上父母呆若木鸡的诧异反应，颤抖着拨通了米丰的电话：“哥，两个孩子不见了……昨晚回来都还在，今早可能趁我没起的时候偷偷溜了……我没听到什么动静啊……哥，她们不会是离家出走吧？你说怎么办啊？”

电话那头的米丰没回答，可是爸爸妈妈已经异口同声地惊诧道：“离家出走？！为什么？”

八分钟后神色慌张的米丰赶到我家，速度比110出警都快。八分钟里我把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两次神秘约会的大致经过和父母复述了一遍。他们的张惶恐慌和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们束手无策地呆坐着，考虑报警是不是最后唯一可行的手段。

米丰毕竟比我们沉着镇定，进家后第一件事是打开女孩子的衣橱。我真后悔自己怎么没想到这一招呢？满满当当的衣服似乎一件没少，孩子们的旅行包也还在，于是我们暗自松了口气。排除了“龙格格”离家出走的可能性，大家又恢复了镇定，老少四人开始在四室两厅的面积里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后发现了两条极为乐观的线索：一是我给她们留在书房抽屉里的三百元零花钱原封未动，二是冰箱上贴着一张不起眼的小纸条，上书“米阿姨，我们早晨出去办点事，很快回来，不用担心。”

一场虚惊，米家四口搁下心中千斤巨石，长吁一口气坐回了客厅里的沙发上。我心底不可原谅地臭骂着自己：米涵啊米涵，你这大惊小怪、一惊一乍的不是给父母添忧吗？本来他们一大早赶过来看晓雨就是替你担着心，如今为了两个不懂事的孩子少不了唉声叹气了。哎，这么多蛛丝马迹摆在眼前，你怎么不调查就妄下结论呢？“离家出

走”这个词在老一辈眼里不是“上山下乡”，其恶劣程度不亚于十二级“云娜台风”，完了。

果然妈妈憋不住吭气了：“米涵，还有你，米丰，你们考虑过事情的严重性吗？十四岁，一个懵懵懂懂的年龄，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什么都懂。都说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思春，万一出个什么事，咱们怎么和孩子的亲生父母交代啊？”

第48节：后妈无畏(48)

爸爸老成持重地说："事情也不一定是咱们想的那样，你们仔细想一想，两个孩子到这不过五六天，怎么这么快就认识一个男孩呢？我觉得可能只是她们的同学，一块儿来走走亲戚或者旅游度假的。咱们不要给正常交往的孩子扣上早恋的大帽子，这反而会加重孩子们的叛逆心理。"

米丰忙不迭地赞同，"对，对，二叔说得对，两个女孩子不像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中学生，真的。"

"对什么啊对？那个男孩都十七八了，怎么会是同学呢？如果是光明正大的，为什么孩子们会故意撒谎隐瞒呢？而且他们说的那些话，什么离家出走啊，什么忍无可忍啊，都不是正常交朋友会说的话嘛。"老妈是据理力争，果然也有道理，我的心更乱了。

老爸知道妈妈的脾气，家里无论大事小事一贯都是由妈妈做主的，争论下去就伤和气了，于是恭恭敬敬地问道："老太婆，那你有什么高见呢？"

经过深思熟虑的老妈叹了口气说："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我就一阵乱棍打下，不打不明事啊。可是她们都不是咱家的孩子，打也不是，骂也不是。我看算了，米涵这一个月期限的后妈任期还是以'忍'字为原则，千万不能用'管'字招啊，特别是你根本没掌握'管'字招的要领。米涵，一腾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算了算说："今天就该回了。"

老妈闻言一喜，"好，好，天助我们也。那咱们就睁只眼，闭只眼吧，再等几个小时就可以顺利地把晓雨交回她爸爸手上，我们的监管任务呢也算是大功告成了，这招在太极里就叫'推手'。"

米丰乐得直拍马屁："高，高，这招实在是高，就跟香港政权实现平稳过渡一样。二婶，您是不是参加了九七年香港回归的政策研讨会啊，简直是如出一辙，妙不可言。你们还别说，这太极拳还是启发智

力的思维体操呢。二婶，赶明儿我和您一块儿练去，让我这榆木疙瘩也开开窍，争取IQ赶上您的，再上一个新台阶。”

我是真佩服米丰，三言两语就把愁眉苦脸的父母亲说乐了，还殷勤地开着大奔把身怀“太极神功”的两位高人欢天喜地送回了家，留下我一个人呆呆坐在客厅里等。我不知道孩子们上哪了，去干吗了，和谁在一块儿呢，那个男生到底是啥企图。胡思乱想间记起了十四岁时曾和班上几个男生自由组成学习互助小组，老妈不由分说打了我一顿，还说看穿了我这点“花花肠子”，当时我还特委屈，难道一起学习也有错吗？今日遇到这事儿才恍然明白老妈的想法，现在唯一企盼就是还能看到完璧归赵。

十二点时两个孩子一起回来了。一看都情绪不高，忧心忡忡。我谨记老妈传授的“忍”字秘诀，闭口不提早上的事。但是任我左右调动，她们还是闷闷不乐，而且以杨洋为首，晓雨只是陪衬。我观察到杨洋的眼圈红红的，好像受了什么心灵的触动，中午饭扒了寥寥几口就躲回了屋里。我隐隐地担心，好像自己的女儿在外面受了委屈。

龙一腾今天还是没回来，老天打了个“喷嚏”，于是全广州城“感冒”了。晚上我聚精会神地收看广州电视台的新闻报道，所以没看到本市的新闻热线，上面播报了一条与我有关的新闻。原来今天本市第一家“癌症病人康复俱乐部”成立，画面上一扫而过的镜头中出现了龙晓雨和杨洋，她们是作为爱心志愿人员前去义务帮忙的。这么重要的一条消息，我居然错过了。

“一腾, 你快回来吧, 别把我一个人孤零零留下。整整六天了, 我们在一块儿生活这么久, 第一次分离这么长时间。六天了, 一百四十四个小时, 我真的很想你, 从嘴唇到每一寸肌肤, 从发梢到骨髓深处, 每个细胞都在思念你, 快回来吧。”

我带着哭音在电话里边撒娇边哀求着我深爱的男人。这种脆弱的感受是我从未体会过的, 突然间我觉得单靠脆弱的一个我无法闯过心里

的层层关卡。我失去了坚强的臂膀, 失去了依赖的力量，也逐渐失去了信念。我蜷缩着身体, 像赤裸裸的婴儿, 无助而彷徨。

第49节：后妈无畏(49)

“涵涵, 我也想你, 也想我的女儿, 可我回不去啊。工作上的事情刚有个满意的结局, 广州又碰上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暴风雨把出省的高速公路切断, 机场关闭, 航班无限期取消, 我一个人被困在这儿了。此时此刻我就坐在窗前, 看着窗外瓢泼大雨, 听着滚滚雷声, 想你, 想晓雨, 想咱们的家。涵涵, 别用你的呢喃软语哀求我, 你知道我耳根子软, 待会儿狠起心来, 我就沿着当年红军二万五千里的足迹步行回到你身边去。”

甜言蜜语如今也不能打动我了，我两眼无神地说: “那你就赶紧步行回来吧, 我待天明日出时再出发, 漆黑的夜路不太适合我, 然后我步行到半道上等你。别让我等太久, 我会变成千年不化的望夫石的。”

“好啊, 你变成望夫石, 那我就变成永远拜倒在你石榴裙下的跪妻石, 咱们可以一辈子不分开了。”

想象着世间只有我们两块痴情的石头紧紧相拥多好啊，可是我还得高姿态地拉上小龙女：“那晓雨呢? 她变成什么? 让她变成在一旁等待我们苏醒过来为她做饭的饥饿女儿石, 谁让她这么喜欢好吃的东西呢? 好不好? ”

“怎么，离不开晓雨了?我早说过她是个懂事的好女儿, 她会喜欢你的, 可你把她想象成哈里?波特里骑扫帚的小魔女，还记得临行前那晚的噩梦吗? 哈哈。”

龙一腾啊龙一腾，你是不知道我度日如年啊，我还没修炼到离不开小龙女的高尚境界，唯一希望就是她别给我惹事，让我平平安安过日子，把她平平安安交回你，然后我能平平安安嫁给你。小女子没别的奢侈要求了，上天能满足我吗?

我自然隐瞒了真实的想法，故做生气地说：“龙一腾, 不许取笑你未来的老婆。其实呢, 晓雨挺可爱的, 一天到晚大呼小叫乐呵呵的, 和我以前想的不一样。还有她的同学杨洋, 简直是个善解人意、勤劳智慧的小仙女。”

“那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有两个小天使陪你, 我看你日子过得挺逍遥, 我就不用回去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急了：“你傻了, 存心气我吧?哎, 我是把灿烂的一面展现给你, 忧愁的一面留给自己。”

“忧愁? 你有什么忧愁? 快和老公说说, 别憋在心里, 回去的时候脸上多了几条皱纹, 那我可不要你了啊。当初答应娶你也是贪恋你的几分美色，如果不注意保持水土，小心我不让你过门。”

无心欣赏他的幽默，我悲哀地说道：“一腾, 说实话, 我这阵子心里挺乱的, 状态特别不对, 好多事情都一团糟。首先呢, 是你狠心撇下我, 还单独把我留给了你的女儿。从晓雨出现在我眼前那一刻起, 我就慌手慌脚, 像个蹩脚演员, 一直没演好自己的角色。晓雨终究是你的女儿, 她流的是你和另一个女人的血。我觉得我再努力, 再投入, 她也只是尊敬我, 不违抗我，不和我发生原则上的冲突。我和她之间总有一种不是一家人的生份, 一种挥之不去的拘束, 甚至于到现在我们还没有一起坐下来好好谈谈你。你是我未来的丈夫, 也是她永远的父亲, 不同的情感立场似乎让我们刻意去回避议论你。我真羡慕江苇, 大宝、小宝一天到晚往她怀里钻，三个人在草地上滚成一团, 那才叫母子情深。然后就是工作上的事, 那个玩具大亨肖亚南, 她是那样不可一世, 威风凛凛, 我真想靠近她、征服她。我希望她能肯定我出色的工作表现, 但得先解除她的心头大事。还记得我曾经和你提过的江苇、于子建的烦恼吧, 他们那绝望的眼光, 罗娜这么多年的苦衷, 大宝、小宝不知去往何处的归属。还有我妈妈的担忧，郑珏莫名其妙的失踪, 小璇对后妈赤裸裸的抨击……哎, 好多事情困扰着我, 我快撑不住了。你倒好, 还在怡然自得地欣赏雨景。”

我隐瞒了两个女孩子和神秘“周杰伦”的两次碰头会，隐瞒了今早她们去向不明的事，按米丰说的，在情况不明、性质不清的状况下什么都不提。我也没提自己遭遇的抢劫未遂一事，因为瘦弱的小偷是一

个被后妈抛弃的孩子。我发现爱情已经在悄悄发生着变化，在晓雨来之前我们是畅所欲言的，而现在我却不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了。

第50节：后妈无畏(50)

一切皆因我是晓雨的后妈。

“米涵, 你知道吗?你太好强、太敏感，太在意很多事情。我总在想你以前随心所欲的直率劲儿, 那时候你多简单,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 没有这么多烦恼和顾虑, 也不会作茧自缚, 勇往直前地闷头就冲锋陷阵。在我苦苦创业、四处碰壁的时候, 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可一看到你无畏的眼神, 我的力量又回来了。还记得那次你用冰水把我从烂醉中浇醒，恶狠狠地冲我嚷着‘我爱你，你要为我，为我们的将来负责任’，看着你的眼神我惭愧不已，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我竟然先倒下了。那时候你是那样大无畏……”

我打断他的话：“可我现在快三十二岁了，少不了会老成、会世故、会瞻前顾后、会患得患失。有些事情我可以放得下, 有些不行。”

“那你最放不下的事情是什么?”

是身边真实的晓雨，是远在千里之外的你，是我们未卜的将来，是肩上沉甸甸的后妈担子，是一片讨伐后妈的四面楚歌声，可是我能实话实说吗?

于是我噙着泪说：“是你。我希望你成功, 希望你快乐, 希望你能达成心愿, 希望你和我永远在一起, 希望我永远能靠着你的臂膀。”

“傻瓜, 这些不是都实现了吗? 你还放不下?”

“一腾, 说实话, 这几年来你一直在刻意隐藏你的心事。我知道夜深人静时, 你会对着晓雨的照片流泪，我看着难受, 但又帮不了你。我只是希望你们父女能团聚, 能快乐。我知道你为了照顾我们一家人的感受, 决口不提女儿的事。其实你应该明白我的心, 我不在乎别人说我是什么后妈, 我也想做一个合格称职的好后妈, 给我一些时间, 给大家一点时间, 为你我可以做到的，哪怕牺牲我自己。”

“涵涵, 我知道你是一个善良的好女人, 我也会给你带来幸福。 但是没有人要你为别人牺牲什么, 你只要做回快乐的自己就行了, 懂吗?晓

雨已经大了, 她会有自己精彩而独立的生活。她是我的骨肉, 我背地里流泪是因为我思念她, 也因为这几年来我没能照顾她, 没能陪伴她成长, 我责备自己的记忆里关于女儿的盲区越来越多, 也感激女儿并没有怪罪一个父亲的失职, 但并不说明我和你生活不快乐, 懂吗? 我没有和你谈起晓雨的一切, 并不是想刻意避开这个话题, 而是觉得没有必要给事业高涨的你加一道心坎。四年了, 咱们俩同甘共苦, 多开心啊。将来咱们还会更开心, 有自己的孩子, 有自己的生活。涵涵, 这道坎在你自己心上, 不是外界的事情在烦扰你, 是你在烦扰你自己。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这样患得患失, 瞻前顾后, 没有人在意你是后妈, 没有人强求你做什么, 只有你自己。”

“一腾, 你是说真正的敌人是我自己, 对吗?”

“其实每个人的敌人都是自己, 你说呢? 晓雨大了, 她应该学着接受生活中许多不如意的现实。她看事情的眼光也不再幼稚, 不会狭隘。你爸爸妈妈都是开明的老人, 他们的担忧源于对你的爱, 我们会用未来的幸福化解他们的担心。很多事情都会在咱们的努力下圆满解决, 你就不要再担心了。好了, 涵涵, 十二点了, 早点睡吧, 明天你还有工作, 我会尽快回到你们身边的。”

“等等, 一腾, 我还有件事想问你……”

“问吧, 欲言又止的可不像你的风格。不过别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到你身边, 这得老天爷说了算, 看这雷雨的架势还得困几天呢。”

“一腾, 我从没问过你为什么当初你会和晓雨的妈妈离婚呢?如果……如果答案太高深, 你可以不回答我。”我故作调皮地问道。其实几年来我从没在意过这个问题, 毕竟它已经过去了, 而且和我的生活没关系。但现在潇洒的我隐隐有些担忧, 随着晓雨的到来似乎一切细节都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 “涵涵,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答案不是高深, 而是无从谈起。我和晓雨的妈妈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冲突, 就是莫名其妙无休止的争吵, 冷战, 或者就和许多人一样度不过婚姻的十年

之痒吧。怎么了? 这个问题对你很重要吗? 还是小脑袋瓜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第51节：后妈无畏(51)

“那你说我们会有十年之痒吗?”都说热恋中的女人智商最低, 果然一向聪明的我问出了一个没有答案的历史性、世界性的爱情难题。

“哈哈, 涵涵,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算命高人吗? 改天我带你寻遍天涯去找他,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让你满意的答案。”

“你是说丐帮帮主? 哈哈, 那他一定会用枯爪子一样的手摸索着我严肃地说, 姑娘, 十年里勤洗澡, 多更衣, 跳蚤不上身, 保证不会痒。”我不由得乐着说。

“听到你笑我就放心了, 晚安。”

挂断电话, 我蜷缩着趴在柔软的大床上, 满脑子回想的都是一腾的话。难道我的敌人真的是我自己吗? 想不明白, 也睡不着, 干脆起来动一动。

我悄悄推开房门, 客厅里静悄悄的, 可是书房里灯还亮着, 会是谁呢?

“杨洋, 你还没睡呢?”

“米阿姨, 我吵醒你了吗? 我在和一个网友聊天, 一会儿就睡。”杨洋穿着我给她买的睡衣, 很可爱的小天使，但是眉目间有隐隐的忧愁。

“晓雨呢? 睡了吧?”

“米阿姨, 就算天塌下来, 晓雨和周公的每日例会还是要开的。”

“你呀, 有时候和你龙叔叔一样幽默。”

我笑着躺在一旁舒适的躺椅上, 这是一腾工作太晚时休息的椅子, 他总是担心半夜会吵醒我。此刻我躺在上面, 仿佛躺在一腾宽厚的臂弯里, 那样放松, 那样幸福。

“杨洋, 你没吵着我。我刚和你龙叔叔通完电话, 一时间心里好多念头, 睡不着, 所以出来走走。”

“对了, 龙叔叔下午打过电话回来, 好像被暴风雨困在那儿了。米阿姨, 好像你挺累的, 是吗?我看你这几天眉头锁着, 笑的也不自然, 是不是

我们影响你了?”

“杨洋, 瞧你想哪去了? 阿姨是碰上好多好多事, 又没法干净利落地解决, 心里头堵得烦。幸亏有你和晓雨陪着, 不然回到冷冷清清的家里更不是滋味。昨晚回家后我忍不住推开你们的房门，看到你们安安静静地睡在月光下，阿姨觉得踏实了，也满足了。”

“米阿姨, 那什么事让你不开心呢?是不是工作上的事，龙叔叔说你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而且工作成绩也非常突出，那天你们的周总专程上门求你回去主持大局，我猜他离了你一定举步维艰吧。其实我特别钦佩出色的女人，我们的班主任就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好老师，我妈妈也是，她呀一心想在事业上取得辉煌进步。米阿姨，大人在事业上是不是特别累，所以疏忽了自己的身体呢？”

杨洋真的很关心我, 我很感激，也正好想找个人好好聊聊。

“也有工作上的事, 还有江阿姨的事，有时候人长大了就会伴随着无穷无尽的烦恼， 所以我经常回忆起以前无忧无虑的日子。看着你和晓雨天真无邪，我就想起自己十四岁时的模样，一晃眼，我也有个十四岁大的女儿了，好快啊。杨洋, 跟你说个事，我昨天和于叔叔俩孩子的亲生妈妈见了一面, 她是个挺好、挺坦诚的人, 和我之前想象的不一样。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狠心肠的女人, 抛下两个那么可爱的孩子不闻不问。原来她也有她的苦衷, 可我没能说服她, 她很坚决地要把俩孩子带走。哎, 你江阿姨以后怎么办啊！虽然她是后妈，可她把大宝、小宝当成自己的心头肉，六年多了她和孩子们朝夕相处, 感情笃深, 普通人一定不能理解这种没有血缘关系的母子感情。内心里我希望江阿姨和孩子们永远不分开，可罗阿姨那边也是孤苦伶仃的, 她毕竟是两个孩子的亲生妈妈。”

“米阿姨, 你们大人在瞎忙乎, 为什么不让大宝、小宝自己选择呢?”

想到大宝和小宝也许刚演完富有 “感染力”的皮皮鲁, 在妈妈的亲吻下呼呼大睡呢，我扑哧一声乐了: “杨洋,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可是大

宝八岁、小宝六岁，两个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的小不点, 他们可不像你这么能干啊。”

“哇噻, 他们这么小啊? 我以为和我一般大呢。看来这主意还真行不通了，他们得学到平面几何的时候才能考虑这个重大问题。”杨洋也开心地笑了。

第52节：后妈无畏(52)

“杨洋，给米阿姨一个参考意见，如果你是大宝和小宝，你会怎么选择呢？”

“为什么非要选择呢？如果我有两个爱我的妈妈，那我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女儿了，多棒啊。”

哎，成年人世界里焦头烂额的问题在孩子眼里就如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简单，我不由得笑了。看着杨洋纯真无瑕的笑容, 我忽然觉得在这夜深人静时有个知心知意的女儿陪在身边是一件多美好的事啊。一时间明白了罗娜的狠心肠, 也替江苇孤零零的未来担忧起来。更多的是知道了为什么一腾会在夜深人静时看着女儿的照片掉眼泪, 也明了妈妈在突然面对龙晓雨时为我的担心。

“杨洋, 你真是个聪明能干的好孩子, 还会关心他人, 替人排忧解难, 你爸爸妈妈有你真幸福啊。哎, 我一直没问你, 你给爸爸妈妈报平安了吗? 来了这么些天,可别让他们担心。”

“我给妈妈打过电话了, 她很放心……其实我爸爸妈妈很早前就分开了。”杨洋犹豫了一下说道

我一听不由得替眼前的杨洋伤心: “对不起, 杨洋, 我不知道, 你别不开心啊。”

“米阿姨, 不会的。以前我小也想不通, 为什么爸爸和妈妈一定要分开? 为什么他们口口声声说爱我, 最后都不要我了呢? 学校里同学们都用怪异的眼光看我, 好像我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怕上学, 怕出门, 怕看见别的孩子和爸爸妈妈在一块儿开开心心的样子。我就恨爸爸妈妈, 就故意不学好, 故意惹妈妈伤心, 故意不给爸爸打电话。后来我长大了, 周围一些同学也遇上和我们家一样的事, 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分开了。我慢慢琢磨大人间的事, 后来想明白了, 我知道如果他们不互相喜欢了又勉强在一起生活会不愉快的，他们的性格相撞, 就像水遇上火。

就跟我们同学关系一样的道理, 我就不会特委屈地去和那些兴趣不相投的同学一块儿玩。”

“杨洋, 你真懂事。那你想爸爸吗?”

“想, 而且现在特别想。”

“我想你爸爸也一定特别想你, 就和你龙叔叔一样, 夜里拿着晓雨的照片暗暗掉眼泪。我看着都难受, 可又帮不上忙, 我只能在心里说将来一定要对晓雨好, 让你龙叔叔真正快乐起来。有时候大人作出一些决定也是无可奈何的, 他们并不想伤害到孩子, 你能明白就好了。杨洋, 你觉得晓雨能明白这些事吗?”

“能, 一定能。”

看着杨洋诚恳的目光, 我突然涌起一股要和她倾诉的欲望。深夜的寂静和无边的黑暗解除了我们的伪装, 我忘记了她是龙晓雨的高参, 可笑的戒备心理也抛之脑后。

“杨洋, 阿姨问你个事, 你觉得我这几天表现的好不好? 你知道吗? 自从那天你和龙晓雨活蹦乱跳出现在我面前, 我这心里就乱糟糟的。我和你龙叔叔生活了快四年了, 无数次梦想过和晓雨见面的情形。突然间真实的晓雨来了, 而龙叔叔却出差去了, 留下我单独和晓雨在一起。我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爱晓雨, 就像爱龙叔叔一样。可越是这么要求自己, 就越是无法专心致志。我感觉状态特别不好, 就像一个刚拿到剧本的临时演员，一直以来擅长饰演妻子和女儿，突然导演让我出演一个母亲，独自去面对已经懂事的女儿，彷徨而茫然，没有心得，也无法入戏, 加上好多突然发生的事情又同时纠缠着, 脑子乱乱的。我真担心经过这个暑假晓雨会不喜欢我。”

“不会的, 米阿姨, 你没看到晓雨很开心吗? 每天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她和我说过, 她想和你做朋友, 她也知道爸爸一个人在外全靠你照顾他。她可能光顾上玩了, 没和你说起这些, 但我知道她也希望爸爸和你一起开开心心的。她还说真希望将来搬来和你们一起住呢！不是一个暑假，而是一辈子。”

杨洋边说边注视我的反应，如果是晓雨刚来的第一天，我一定以为这又是女诸葛亮给我设的套，但此时此刻我没有一丝戒备，也没有抛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标准答案，而是自言自语地和杨洋说："杨洋，阿姨昨晚在街上被一个十来岁的男孩抢皮包，后来这个男孩被抓到了街道派出所。没有一个人理睬他，连警察都说他是被后妈抛弃的孩子，还说这样的孩子他们见多了，管不来。我临走的时候看了他最后一眼，他靠在派出所的墙边睡着了，身材瘦弱，浑身肮脏。不知道今夜他在哪儿流浪，或者又去抢了谁的皮包，阿姨并不是圣人，也不是完人，就一个简单的念头，即使我是后妈，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落到这般境地。只要见到晓雨在我的视线范围内睡得香香甜甜，我就满足了。好了，杨洋，睡觉吧，很晚了，明天让阿姨做早餐吧。"

第53节：后妈无畏(53)

杨洋还在怔怔地回味我的话，我已经走了出去，一晃眼看到网上和杨洋聊天的是“妈妈的乖儿子”，他说“我决定了”。

我和周强第二天一早又准时出现在肖亚南办公室外等候, 这个机会是周强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尽管昨天夜里辗转反侧，但我还是精力充沛, 精神抖擞，也许和杨洋的午夜聊天也起了一针强心剂的作用。周强摩拳擦掌，眼睛里也闪着志在必得的胜利之光, 好像巨额广告费就在眼前伸手可及。我真佩服他坚忍不拔的手段, 能让女铁人在理不清家务事的情绪下居然还同意和我们再谈一次。

广告方案我们又认真修改了几遍, 这次除了安全的主题外, 我们加入了感情的因素。广告更突出了妈妈对孩子的爱, 整段片子充满浓浓母爱，我想这样的创意是一周下来我有感于生活而发的。

肖亚南比约定的时间晚了五分钟, 这可不是她的风格, 但我们获准进去时感觉她威风凛凛的气势又回来了。看来她已经进入了工作的状态, 那我就有把握了。

“肖总, 您好。感谢您能给我们一个机会。上次的方案确实过于理性和生硬, 我们回去后做了修改。新的广告加入了母子感情的渲染, 把选择玩具必须注重安全的主题巧妙融入到情节之中。下面我把新的策划文稿跟您商讨, 希望您能提出宝贵意见。”

这次肖亚南很给面子, 在我阐述文案的时候她很用心在听。她的眼神专注, 视线聚焦在我的稿子上，右手执笔圈圈点点, 身体稍稍往前倾, 腰板如往常一般绷直, 完全是全神贯注的姿态。我很欣赏她严肃认真的作风, 不愧是乘风破浪、驰骋江湖的女铁人, 状态恢复得很快, 也许家里的事情已经圆满解决了。

我很快阐述完整个方案, 从肖亚南的表情分析她原则上已经通过了。正当我们三个人对广告的细节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论时, 肖亚南桌上的电话响了。受到干扰的她很不高兴, 但她还是拿起了电话。

“什么? 不见了……你是怎么做事的? 我说的话都当耳边风了吗? 你们马上给我去找, 找不到别回来见我。快去, 快。”

肖亚南声嘶力竭地冲着话筒吼着, 从电话里她一定知道了什么失魂落魄的大事, 看上去她有些崩溃了, 软弱无力地瘫坐在皮椅上, 指尖发颤, 目光呆滞, 神情绝望，和刚才聚精会神讨论工作的时候判若两人。

我猜不出什么事情能让业界泰斗肖亚南这样失去常态, 但我再一次感到遗憾, 今天精心准备的谈判看来又要泡汤了。

善于察言观色的周强急忙关切地问道: “肖总, 出什么事了吗? 我们能帮上忙吗?”

焦躁不安的肖亚南并不领情。她意识到自己在外人面前的失态, 但很快控制住起伏的情绪, 轻声说: “对不起, 出了点意外。我看今天先到这儿吧, 改日我会让秘书联络你们。”

我和周强心领神会地交换了眼色：撤吧, 命不好, 时机再一次不对。

“米涵, 你猜肖亚南怎么了? 接电话时她的声音都变了, 一定是大事。”周强一边发动他刚买的本田车, 一边好奇地问我。

“别问我, 包打听可是你的强项。我猜不出两个小时, 你就能探听到肖亚南身边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哟, 米涵, 你也太抬举我了，不过我怎么听着像是绕着弯损我呢。”

“周总, 你太心虚了，真要损你我就不会绕弯了。我是佩服您呢, 发自内心的。”我一脸坏笑地说。

“总之呢, 咱俩搭档，我负责后勤工作, 你负责冲锋陷阵, 争取早日拿下肖亚南。你不明白, 我现在是生存挑战, 入不敷出啊。办公室租金、员工工资、汽车开销、家庭日常开支、孩子留学投资, 吃喝拉撒哪样都是要钱, 真让我头疼啊。”

“周总, 别在我这个被剥削者面前哭穷啊。资本家, 剥削了我的假期, 剥削了我的劳动, 还在我面前谈入不敷出。”我开玩笑地说, 毕竟和

周强搭档快三年了, 说话可以口无遮拦、随心所欲。

“拉倒吧, 什么资本家。凭良心说, 我对你可不薄。当然你也为公司做出了突出贡献, 劳动所得, 哈哈, 劳动所得。你放心, 谈成这一笔啊, 我给你放大假, 发奖金, 让你和你的宝贝女儿朝朝暮暮在一块儿啊。对了, 龙律师还没回啊?”

第54节：后妈无畏(54)

“没呢, 他被暴风雨困在广州，机场已经关闭了。你没发现我至今没有恢复容光焕发的精神面貌吗?”

“米涵, 难为你啊。我知道当妈不容易, 当后妈更不容易, 当一个好后妈就跟蜀道上青天没什么两样了。看在多年合作的分上, 我给你个友情提醒, 对龙家孩子好一点, 可不能由自己性子来了。别嫌我啰嗦, 我是男人, 对男人多少比你了解。男人有时真在乎这个, 但他会藏在心里不表露出来。男人啊, 忘记自己同甘共苦的结发妻子容易, 可孩子是流着自己血液的骨肉, 是传宗接代的象征, 连DNA都是一个型号, 他心里会一辈子惦着的。为了讨你欢心, 他嘴上说只在乎你一个, 只爱你一个, 孩子就随他们去吧, 这些都不是他们的真心话。他们会暗地里观察你, 看你是不是真的爱自己的孩子, 然后他会在自己心里给你下一个你永远不会知道的结论。还有啊, 他的孩子也会在亲爸爸跟前给你打打分, 也许及格, 也许不及格, 这些都会影响到你们以后的婚姻生活。说真的, 要一个男人在孩子和你之间作出选择, 十有八九都会选择孩子。”

感觉周强说的是他自己，他的结发之妻早已被他用大把的金钱买断了十五年的“婚姻工作年龄”，如今在他心里只有留学英国的宝贝儿子了。离婚后他一直未再娶，当然不等于说从此结束与女人的游戏。有时候我也问他为什么不组建新的家庭，他说至今还没发现一个不在乎他的钱、只在乎他儿子的高尚女人。

“你是不是危言耸听了? 男人真的都是这样吗? 难道龙一腾也会是这样吗? 我和他生活了四年,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他? 哎, 周总, 别说了, 后妈长后妈短的, 越说我越烦。”

“烦? 这你就叫烦了? 哎, 米涵啊, 工作上的事情你是游刃有余, 可有时生活上就有些不太清醒了。照我说啊, 一个女人在家庭中最难处理的不是婆媳关系, 不是夫妻关系, 而是和丈夫前任孩子之间的关系啊。女人最难扮演的角色也是后妈, 都说理解万岁, 可世界范围内谁会真正理

解后妈呢。我不会，你也不会，外国不会, 中国就更不会了, 不信你给我找一本描写后妈好的文学作品出来。”

“周总, 谢谢你的金玉良言, 不过我觉得一切还是自然些好。孩子我会对她好, 真的, 是发自内心的。至于她会对我产生怎么样的看法, 那是我管不了的。龙一腾和我在一起几年了, 我是怎么样的人品他心里会有自己的评论。好了, 别再说了, 我先接个电话。”

“喂, 米涵吗? 我是路予谦啊, 听出来了吗?”手机里传出时断时续的声音。

“路大哥, 是你呀。你在哪呢? 好像信号不太好啊, 我听得不太清楚。”

“我在出差呢, 现在正在往乡村里走, 待会儿手机信号更糟。长话短说, 米涵, 求你个事, 帮我到幼儿园接路璐。她生病了, 老师刚才好不容易联系上我, 让我赶快去接她。可我这会儿赶不回去, 你帮帮忙, 好吗?”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幼儿园，顺路领她到医院看看。哎, 郑珏呢? 她不在家吗?”

“她和几个朋友出门旅游去了, 手机不通, 估计明、后天也回来了。我得过几天才回去, 拜托你了。我已经和幼儿园老师打过招呼了, 你直接去就行。”

“难怪我几天没见郑珏的影子, 还以为她失踪了。你别担心, 今晚我让路璐住我那儿, 我会照顾她的。你们都别担心啊。”

放下电话, 周强已经关切地问到: “说吧, 上哪? 我送你去, 孩子生病可大可小, 别给耽误了。”

我由衷地叹了口气，“哎, 周总, 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大的好人, 虽说有时候你太现实了, 唯利是图起来太像奸诈的商人, 但你善良的本质还是残存可辨的。去新城第一幼儿园吧, 我一个朋友的孩子病了, 谢谢。对了, 我给家里挂个电话, 让晓雨和杨洋别等我了……哎, 电话怎么一直占线啊? 这两孩子和谁打电话呢?”

“你呀, 别管孩子太严。这后妈管孩子得有一个适当的尺度, 跟皮筋似的, 得拿捏得当, 太紧了别人说你虐待, 太松了别人说你不放在心上, 所以呢……”

第55节：后妈无畏(55)

“好了, 好了, 周总, 我从没发现你有这么深藏不露的说教功夫。如果我们要成立‘新时代后妈俱乐部’, 一定请您去当名誉客座教授，专门讲授如何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下一个优秀的后妈。现在请免开尊口, 让我再试试。电话还在占线，她们和谁聊天呢?”

我心里打着大问号，晓雨究竟和谁在电话里聊天呢？算了，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至少她还老老实实待在家里，没有再弄个下落不明的紧急状况。

新城幼儿园的园长外号叫 “双面胶”, 是郑珏给起的，当然有典故。据说这位姓利的园长眼睛够犀利, 一眼就能看出你是孩子的亲妈还是后妈。如果她称呼你为××妈妈, 那就是说你是孩子的亲妈。如果她称呼你为×太太, 那就等于告诉所有人你虽然是×先生的太太, 但只是××孩子的后妈。

郑珏知道这位利园长的特殊语言表达方式后就再也没去过幼儿园, 无论是亲子教育会还是家长联欢会, 一律由路予谦出面。情有可原, 她不想听到“双面胶”在各位家长面前高声称她为“路太太”。尽管“双面胶”对谁都满脸堆笑，一副和蔼可亲的教育工作者模样，但在她热情的笑容和暗寓的语言背后藏着对后妈一族极大的歧视。一向没受过白眼的郑珏每次谈到“双面胶”时都恶狠狠的。立场上我们绝对站在她这边, 不仅是因为我们更擅长玩文字游戏, 更气人的是一个为人师表的教育工作者都如此态度, 难怪开放的社会到现在都无法扭转对后妈根深蒂固的负面看法。

现在“双面胶”也堆着笑站在我面前, 满头花发, 一脸慈祥。我真不愿意相信她的道貌岸然, 可她一开口我就莫名其妙感到一种反感。

“路璐的爸爸出差了, 可路太太呢? 孩子病了, 她总该亲自来接孩子吧? 当过妈妈的人都知道, 小孩子发烧是很严重的, 搞不好会留下什么后遗症。哎, 路璐真是个自立的孩子, 两年来都是一个人上幼儿园，路

太太算是省心啊, 轻轻松松的。你没看到其他的妈妈们为孩子可是操碎了心，当妈可不容易啊。”

“路璐是个自立的好孩子，将来她一定比其他的孩子更快地适应社会，适应生活，现在都在提倡素质教育，为什么幼儿园的教育不能以她为榜样呢？路璐的妈妈也出差了, 他们夫妇俩听说孩子病了, 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可惜远水救不了近火, 只能让我代劳了。对了, 我该称呼您利太太呢? 还是称呼您利妈妈?”

我得意洋洋地捉弄着眼前这位两面派的教育工作者, 她没想到会有人如此直言不讳, 一张老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以前幼儿园的孩子都喜欢叫我园长妈妈、利妈妈, 现在老了, 小朋友们都叫我利奶奶了。”

“利奶奶从事教育工作这么久, 形形色色的人见得多了, 听说练就了一番火眼金睛的辨认功夫。佩服, 佩服, 真不容易啊。利奶奶, 您一定没被假冒伪劣产品蒙骗过吧?”

太过瘾了, “双面胶”被我抢白得无言以对, 好在这时路璐被老师抱出来了, 否则我还得不依不饶呢。

“HELLO, 米涵, 我太难过了。一定是我晒太阳太久了, 太阳把我烤得好热好热。”可怜的路璐奶声奶气地说, 小脸蛋红扑扑的, 估计在发烧。

“HI, 路璐, 阿姨马上就带你上医院, 别怕啊。”

我从老师手里接过路璐, 小小的她无力地趴在我肩上, 双手紧紧搂着我, 烫烫的脸蛋贴着我的脖子, 像一只懒懒的小猫, 很无助很弱小的样子。听着她粗粗的呼吸音, 感觉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热度, 忽然觉得她并不是我们所看到的独立的小孩子。郑珏啊郑珏, 她只是一个中国娃娃。

好在孩子的病只是一般的感冒, 晚上睡在我身边时量了体温, 高烧已经退了, 我松了口气。第一次和一个小小的孩子睡在一起, 不仅新鲜

好奇, 而且觉得很温馨。我趴在路璐身边, 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卷曲的黑发和长长的睫毛, 真像个可爱的洋娃娃。

“路璐, 平时在家你和谁一块儿睡呢?”我好奇地问到。

第56节：后妈无畏(56)

小女生很老成地说: “那要看爸爸在不在家，如果爸爸出差了, 我就和郑珏一起睡，因为她不喜欢一个人睡觉；如果爸爸在, 我就自己睡。”

“那你喜欢和郑珏一块儿睡吗?”

“喜欢, 她会和我讲好多好多童话故事, 还会亲我的头发和脸, 她以为我不知道, 其实我是假装睡着了。我最爱她老亲我, 痒痒的很舒服。”

我被这个小顽皮逗乐了: “那你喜欢郑珏当你的妈妈吗?”

“喜欢, 她亲我的时候我想叫她妈妈, 可是我怕她不乐意。她和我说lady 要keep-fit and keep-young。米涵, 下次你帮我问问郑珏我可以叫她妈妈吗? 好不好?”

我一直以为路璐是个洋化的孩子, 所以喜欢直呼大人的名字, 看来我又错了。

“好啊, 下次我一定帮你问她，她一定非常开心的。我记得郑珏曾经对我说过, 她好喜欢你这个小公主, 不过她不想改变你在国外养成的习惯, 比如外国孩子喜欢亲切地呼唤大人的名字, 喜欢自己上幼儿园, 她觉得这些都是你的优点啊。好了, 乖孩子, 睡吧, 明天咱们还得上医院打一针。米阿姨今天忘记表扬你的勇敢了, 别的小朋友打针都哭, 只有咱们小路璐没哭, 回头我一定告诉你爸爸妈妈, 他们肯定为你骄傲呢。”

路璐听话地闭上眼睛, 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的, 看得我都入迷了，原来身边有一个小宝贝的感觉这么美好。于是羡慕有两个小宝贝的江苇，这些年她享受着双倍的美好，也更替她担忧了。

“米涵, 我还有一个问题……”大眼睛又睁开了, 乌黑的眸子闪着好奇的光。

“小公主, 还有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老师和别的家长都说郑珏是Home-Mam呢? 他们是笑郑珏没有工作吗? 其实郑珏不是Home-Mam, 而是Working-Mam, 她在出版社

上班。我知道的, 她告诉我为小朋友印了好多童话书。”

一时间无言以对, 小路璐天真地以为大人们口中的后妈是读音相似的Home-Mam。看着她求知的无邪目光，我牵强附会地解释道: “Home-Mam说的是一个很爱家的妈妈, 而不是指待在家里没工作的妈妈。老师在夸郑珏爱家、爱路璐、爱爸爸呢, 懂吗?”

路璐满意地笑了, 我也为自己捕风捉影的独到解释激动不已。不久就听到她呼吸均匀的细小鼾声, 小脸红扑扑的, 额头一圈细密的汗珠, 胖乎乎的小手搭在我胸前, 母爱油然而生, 我禁不住像郑珏一样悄悄亲吻她的黑发和脸蛋, 希望天使一般的她做一个甜蜜的梦。后来我也做了个梦, 梦里晓雨的妈妈温柔地拂着她的头发, 嘴唇印在她的额头上, 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而一腾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感人的一幕, 眼里有闪闪的泪花。

我带着路璐在吵吵闹闹的急诊室等待输液的时候周强给我打了电话, 通报了昨天肖亚南办公室里发生意外的最新内幕。原来我们在谈判时她的儿子躲开家里几道哨岗失踪了, 他的成功“越狱”全赖两个同学的鼎力相助。负责看守重犯的几名 “临时狱卒”被肖亚南大发雷霆赶走了, 还撒出了得力人手四处找人, 可宝贝儿子至今下落不明。据说肖亚南像母狮子一样赶到前夫家里, 对着十年前的丈夫和丈夫的现任妻子咆哮如雷, 风度全无，遗憾的是他们背着 “教唆犯”的罪名也不知道儿子现在在哪儿。

我对肖公子“越狱事件”的细节不感兴趣, 也没想到这事会和我扯上干系, 只知道“围肖攻坚战”又告一段落, 我可以继续难得的假期。周强善解人意地立马批假，并让我好好照顾昨天生病的小女孩，还说其实我完全有胜任一个母亲的非凡能力，希望我在家庭这个大舞台上发扬光大，再创佳绩。

挂断电话我笑了，似乎真的在周强的调侃中找到了当母亲的感觉。怀里抱着已经退烧的路璐，禁不住又亲了亲她的一头卷发。周围有几个小孩子在注射针头即将插入小手时拼命地哇哇大哭，小胳膊小

腿使劲乱踹，年轻的妈妈又心疼又狠心地抓紧孩子的胳膊，嘴里还一边哄着“宝贝快好了，再忍一下”。记得江苇以前也是儿科的常客，轮流地带着大宝、小宝在充满来苏水刺鼻味道的医院里穿梭。我陪她来过几次，很惊讶地发现大学里一身素裹、不食人间烟火的“古筝仙女”在生病的孩子面前完全换了一副焦头烂额的母亲形象。当时我们还年轻，二十几岁的我不太能理解江苇的快速“转型”，就好像突然看到小燕子脱下还珠格格的服装立马投入角色饰演武则天，那种“母仪天下”来得真是不可思议。现在我也隐隐有了感觉，不由自主地抚摸着路璐胖乎乎的手臂，把她的卷毛脑袋紧贴着我的左边胸前。江苇对我说过让孩子听到妈妈的心跳声会安抚孩子紧张不安的情绪，其实我注意到路璐也受了其他小朋友哭叫的影响，两眼一直在紧张盯着护士们面无表情的标准注射操作。

第57节：后妈无畏(57)

“路璐，待会儿打针会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大哭大叫吗？”

我在她耳边轻声问道，也是拐着弯地鼓励她不要害怕。其实昨天她的表现非常勇敢，但和我睡了一夜后似乎今天对我产生了一些依赖，这种依赖明显减弱了她的勇气，大概孩子的天性都是如此吧。

路璐眨了眨水汪汪的大眼睛，自己给自己壮胆地说：“不会，路璐哭了就不漂亮了。”

我笑了，看来真是个爱美的小天使，今早起来挑选衣服时我就惊讶地发现她对色彩搭配的敏感性非常强，现在身上一件浅黄色的小背心配着一条淡黄绿小格子的七分裤非常时尚，成了周围一群孩子的亮点。

“米涵，你请假是为了陪我看病吗？”小天使皱着眉头又问我，估计刚才的电话她都听明白了。

“也不全是啊，米涵阿姨请假是为了陪路璐看病，也陪晓雨姐姐和杨洋姐姐一块儿玩啊，她们可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

“我好喜欢家里两个大姐姐，她们说我是最漂亮的GIRL，你说是吗？”

我哈哈笑道：“当然了，咱们的路璐是阿姨见过的最漂亮的天使了，老师们也说路璐是个人见人爱的好孩子，大家都喜欢可爱的路璐呢。”

“那为什么郑珏不来陪我看病呢？”小天使疑惑了，尽管听到了这么多夸奖的华丽辞藻。昨晚和今早她接到了爸爸的三次电话，可惜没有郑珏的，五岁的孩子还是感到了被母亲遗忘的失望。

我也对此感到疑惑，但还是平静地说：“因为郑珏请不到假期，所以她不能来了，你不是说她是Working—Mam吗？她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啊，好忙好忙的。”

路璐又满足于我顺口编排的答案，开心地说：“我明白了，郑珏在印儿童童话书呢，等我病好了就能看到了。米涵阿姨，你真好，你也是个顶好顶好的Home-Mam。”

正准备给路璐打针的一位中年护士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我们跟前，在童言无忌中大吃一惊，根本没想到把英文译成汉语，于是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好像我是刚从山沟里跑出来的恐怖分子。

一只白天鹅被误解为黑鸭子，该护士的有色眼镜把我当成了后妈，情急之下我急于表明自己和路璐的正常关系，自作聪明地说道：“护士，孩子的妈妈没来，拜托您给孩子看一下，病情是不是有好转了？”

话一出口又是自己打自己嘴巴，这下真是跳进黄河洗不清了，孩子的妈妈没来，那我明摆着就是孩子口中的“后妈”喽。

中年护士嘴角不易察觉地轻轻一撇，鼻子也不经意地一哼，神态中明显是瞧不起我的意思。这种毫不掩饰的鄙夷让我顶着“后妈”的黑锅面红耳赤，恨不得拿出身份证证明我是一等一的良民。算了，在天真无邪的孩子面前我就饶你一把，否则非和你来一场昏天黑地的唇枪舌剑。

中年护士蹲了下来，亲切地拍打着路璐的小手在寻找进针的微小血管，我看着不舒服，这种亲切下明显带着深深的同情和怜悯，仿佛路璐就是生活在后妈的魔掌之下，果然她话里有话地问道：“小朋友，一定是晚上睡觉开空调着凉了吧？你和谁一起住呢，这么不当心。”

路璐不知大人间的狡诈游戏，抿着小嘴高兴地说：“我和郑珏妈妈一起住，昨晚和米涵一起住，她们两个都是顶好顶好的Home-Mam。”

中年护士大惊，孩子口中的“后妈”竟然不止一个，那就是说身陷水深火热了，真是个苦大仇深的可怜儿，于是若有所悟地说：“难怪你会病成这样……”

我已经气得血管爆裂，面色发紫，可是又不能“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去解释这国外回来的孩子在说异国他乡的语言呢，您老可不要别

有用心听歪了，所以只能默默忍受中年护士临离开前抛给路璐一个意味深长的目光。那目光仿佛在对笑脸嫣嫣的路璐说：傻孩子啊，亏你还能笑得出来，你生活在两双魔掌之下，将来还不知被迫害到啥样呢，可怜啊可怜。说不准下次见到你时已经是体无完肤了……

路璐安静地躺在我怀里用英文数着液体一滴一滴顺着输液管滴进她的血管，并不知道一分钟前她无意中成功运用中英文的相同发音把我推到一个尴尬的境界。我无神地望着周围很多很多在输液的孩子，都是炎炎夏日里享受空调惹出的“空调病”。几乎每个孩子身边都陪着一位妈妈，她们和我一样，把孩子抱在怀里，轻声细语地在孩子耳边说着悄悄话，神态上也是一样的关心和爱惜。我没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所以无法分辨出谁是孩子的亲妈，谁又是孩子的后妈——那只披着羊皮的狼。路璐和其他孩子相比也并不是特别的“面有菜色”或“奄奄一息”，事实上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活泼可爱、茁壮成长的路璐生活在后妈的魔掌之下。她和别的孩子一样享受了高级的空调，所以得了“空调病”——和糖尿病一样属于富贵病的其中一种。哎，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就算犯罪分子额头上没有刻上“罪大恶极“的刺青，总有一天露出一点马脚时终会被逮个正着。

第58节：后妈无畏(58)

胡思乱想间眼睛随意一瞥，护士站里中年护士正和几个小护士咬牙切齿说着什么呢，大家的眼睛在她慷慨激昂的语言感染下像利剑一样射向我。我当然明白中年护士不会在众人面前鼓吹她是如何一针见血地把输液针头扎进路璐细小的血管，而是在说她如何一眼识别出我这只隐藏在羊群中的“狼”。我在医护工作者的显微镜下不再是一个怀抱孩子的普通女人，而是人见人闪的“麻风杆菌”或者“SARS病毒”。她们也不全是救死扶伤的白衣战士，更像是忠贞不渝的道德伦理卫道士。

我害怕了，胆战心惊，于是更紧地抱住怀里的路璐，她已经在数数的时候被催眠了，也许正在甜甜的梦乡里念叨着“Home-Mam”的标准美式发音。如果她没睡着，至少我可以紧紧揽着她，和她开心地说说笑话，彼此亲热亲热，让那些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不攻自破，现在孤立无援的我怎么办啊？阵阵心虚中仿佛感到周围的羊群也已经觉察出她们当中藏有一只凶狠的“狼”，其他妈妈朝我们的随意一瞥都像在为无辜的孩子伸张正义。我明白了“四面楚歌”的真正含义，绝不是等同于身着晚礼服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欣赏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

白衣战士的目光还集中在我身上，而且通过一传一的方式快速传播着，连过往的医生也好奇地往我们身上瞄。估计不出十分钟，医院的院长大人也知道急诊室里来了只“母狼”。为了掩饰自己的被孤立和狼狈不堪，我掏出了手机往家里打电话。结果更恼怒了，家里电话和前几天一样占线，占线。我真的不明白龙晓雨这两天频繁的热线究竟又在策划什么大行动，直觉告诉我此次行动应该与我息息相关。本想从杨洋那儿旁敲侧击打听到一些线索，可是自从上次两人神秘行动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心事重重。如果不是路璐进入我们三个人中间，这几天家里的气氛简直是各怀鬼胎，互不来往。

感觉到了从所未有的恐惧，开始明白郑珏平时的艰难处境，每天都有“双面胶”之流围绕你开展“后妈道德论坛”，品头论足间轻视你、嘲讽你、指责你、讨伐你，原来每个普通老百姓都把自己当成了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闲来无事时都窜出来干涉其他人的自由生活。也开始理解江苇深深的绝望，即使勇敢地站出来和罗娜一决胜负，传统和舆论也会一边倒向孩子的生母。在这个“后妈道德论坛”上，没有唇枪舌剑的正方和反方，没有为后妈摇旗呐喊的亲友团，只有几个不敢高声呐喊自己主张的年轻后妈，而对面的千军万马依仗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早晚得把畏首畏尾的年轻后妈们吞噬了。

当我创造性地把后妈的问题看得无比透彻时，心情更加在各种综合因素中低落和沮丧。拉着路璐的小手从医院快速逃出来时并没有感到解放般的欢喜，进家时看见晓雨又是紧闭房门打电话，恨不得立马冲进去一把夺下她手中的话筒。当然我的理智和涵养占了上风，没有采取任何不利于顺利嫁给老龙的过激行为。

路璐在我们家养了两天, “空调病”好得差不多了。晓雨和杨洋把她当成了活蹦乱跳的 “芭比娃娃”, 每天三个人都在屋里举行不拘一格的儿童服装表演。我捐献了很多旧衣服，看着她们别出心裁地裁剪、拼凑成一款款时尚的芭比时装，然后披挂在最美的GIRL身上，小天使得意非常地在客厅里来回扭着袅娜的猫步，顾盼的眼神如同名模般四下里左右飘忽， 台下观众哄堂大笑。

“路璐, 要是以后我有你这么个妹妹就好了, 多可爱啊。”杨洋乐不可支地叫着。

小龙女也跟着手舞足蹈地瞎起哄: “我也要, 我也要，我不想要弟弟，就要个和路璐一样漂亮的妹妹。”

路璐自作主张地说：“我也想要，我回家叫郑珏妈妈赶紧给我生一个弟弟，你们可以叫米涵给你们生一个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妹妹，那时候就有人陪咱们玩了，好不好吗？”

哎，童言无忌，坐在边上欣赏霓裳艳影的我哭笑不得，顿觉尴尬，站起身回避进了卧室，却扒着门竖起耳朵来听听大姑娘们的意见。路璐的主意看来没得到两个大小姐的赞同，她们面面相觑着，没有爽快地答应这个简单可行的方案，我的心沉了下来。

第59节：后妈无畏(59)

其实我旁观三个孩子的“名模模仿秀”时心情也不舒畅，因为我掌握了一些不愉快的事实。从医院回来后我一直坐立不安，感觉一场密谋的行动正在暗地里进行，晓雨对我的态度也冷淡了许多，甚至冷淡了德芙巧克力。她在我跟前拼命控制一种兴高采烈的情绪，感觉就像解放前夕埋藏在敌人身边的地下党员努力压抑胜利在望的喜悦。直觉告诉我一定有事发生，会不会是关于神秘帅小子的事呢？我为自己的行动找了个堂堂正正的理由，终于无耻地像“克格勃”一样展开了间谍行动。

趁着夜深孩子们熟睡之时，我摸黑鬼鬼祟祟潜入客厅，偷偷查阅了电话上的去电显示和来电显示，发现了这几天的热线几乎属于同一个外地长途。号码很陌生，但我至少知道来自小龙女的家乡，自然而然地我认定号码的持有者是小龙女的母亲。我悄悄心算了一下这几天母女俩的通话时间，竟然总和接近六个小时。六个小时，如果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电话战略会议，足以把伊拉克夷为平地了。哈哈，我身上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我会是倒霉的伊拉克吗？

心情低落至冰点，继续努力地在床上做腿部交替运动，发泄自己多余部分而用在思考上的能量。身边的路璐已经睡熟了，梦里还在飘舞着美丽的裙摆，得意之处竟然在梦中“格格”笑了出来，忍不住又亲了她几下。哎，为什么我的女儿不是五岁的幼稚孩童呢，一天只会穿着漂亮的裙子摇来摆去，不会花六小时电话去策划一些不为我知的行动方案。

米涵啊米涵，巨蟹座的过度敏感性又被你发挥得淋漓尽致了，小龙女不就是和亲生母亲打几个电话嘛，叙一叙母女分开两地的牵挂和关心，至于把你弄得紧张兮兮，夜不成眠？好，我接受中肯批评，于是在汗流浃背后痛痛快快洗了个澡，喝了一杯热热的甜牛奶，倒头在

路璐身边睡去。可惜无数纷杂的梦境闯入一直运动着的大脑，早晨醒来时便觉更加混浊和彷徨。

今天是周末, 江苇把大宝小宝也带来了, 短暂的熟悉后五个孩子不分彼此打闹在了一起，耳朵里只听到高分贝的孩子尖叫声。屋子里一片狼藉, 好像金庸武侠片的拍摄现场。推崇整洁的我未加制止地看着这一切, 忽然间明白了什么是“其乐融融”, 也明白了为什么“好”字就非得一个“女”字加一个“子”字。我和老龙的二人世界虽然浪漫无比，但细细一想还真是缺乏这种天伦之乐般的喜庆与热闹。

我轻轻关上主卧室的门, 暂时把孩子们欢乐的喧闹声关在门外。江苇早已从客厅悄悄退了进来，此刻懒懒地蜷缩在我的床上, 弓着腰, 腹部顶着个大枕头, 眉头紧锁着, 脸色苍白, 一副痛苦的模样。大学里无数次按月看到这熟悉的景象, 我知道她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关切地坐在床边，轻声问道：“又疼了?”

“嗯, 十来年了, 我都习惯了。”江苇苦笑着说。

“真的没办法治好吗? 十年前医学落后, 十年后应该不是医学难题了吧?”

“没用, 子建带着我到处求医, 还托人从国外带了不少针药。药是吃了不少, 疼痛虽然能减轻, 但病根没办法去。”

突然间想起一个藏在心中又不便过问的问题：“江苇, 我一直有个问题不好问……”

“问吧, 咱们俩还有什么不好说的。”

“你和于子建结婚这么久, 一直没避孕吧?”虽然打探别人隐私的确令人面红耳臊，但直觉告诉我这是个非问不可的问题。

“我们还用避孕吗? 医生都给我下定论了, 不容置疑的科学结论。”江苇的嘴角闪过一丝惨笑, 脸色更苍白了。

“我是说会不会有奇迹发生, 瞧你们俩这么恩爱, 也许上天感动了会网开一面呢。我看新闻报道说国外一个已经绝经的57岁老女人都奇迹般地怀孕生子了, 还是双胞胎呢，这也是科学无法解释的。”

“米涵, 我知道你的意思。大宝、小宝可能留不住了, 你们都盼着奇迹会降临, 都盼着以后我能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被揭穿内心想法的我还着急辩解：“我不是这个意思, 谁说大宝、小宝留不住? 咱们可以再争取嘛，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 咱们都不会放弃的。”

第60节：后妈无畏(60)

“没用了, 罗家几次三番催我们早作决定, 他们暗示拖延是没有用的, 可能会争到法庭上。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孩子一定会和他们的亲妈走的。再说你也和罗娜谈过, 她还是一个割舍不下孩子的好母亲, 她爱他们, 她也有能力把孩子们抚养成人。一个女人在千里之外思念自己的亲生骨肉, 夜以继日, 无依无靠, 靠着母子重逢的信念与心理疾病作了六年的斗争, 她的坚韧和顽强已经暗示结果会是怎么样了。”

“可是声名显赫的于家不会这么轻易放弃吧? 大宝小宝可是老于家九代单传的命根啊。你和子建是什么态度?”

“于家上下都叫嚷着要和罗家到法庭上评评理，可是我和子建都不想看到那绝情的一幕。法庭上无论哪一方赢了, 受伤害的始终是两个不太懂事的孩子。我们私下商量过了, 如果罗娜真的不愿放弃, 就把事情真相明明白白告诉两个孩子, 让他们开开心心跟着亲生母亲回去。所以现在我每天都和孩子们在一起, 总觉得过一天就少一天了, 过不了多久, 他们都要离我而去了。”

我急了，声音抬高了八度：“江苇, 你和子建怎么能这样草率决定? 你们一家四口就这样轻易被拆散了? 六年的亲情付之东流, 一去不复返? 你想过将来吗? 你想过孩子吗? 他们多喜欢你读的故事和爸爸扮演的大灰狼啊。”

江苇看着情绪激动的我黯然一笑, 喃喃说道: “想过了, 眼泪都哭干了, 我也想明白了。如果我们真的无力扭转局面, 就让罗娜带走两个孩子吧。她是孩子的亲生妈妈, 她一定会比我更爱两个孩子, 也会给他们美好的生活和光明的前途。孩子们小, 会很快适应一个陌生的环境, 我倒不用为他们担心。至于将来……将来我会悄悄离开子建, 离开于家, 让他重新找一个健康正常的女人, 生儿育女。毕竟于家不能没有传后人……”

“你疯了, 江苇, 你一定是疯了。你冷静些, 你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怎么变成21世纪封建主义的奴隶了? 就算孩子留不住, 你也不用离开于子建啊！你不知道他有多爱你吗? 你不爱他吗? 难道你们的婚姻也是建立在孩子的基础上的吗? 他和罗娜因为有孩子而分手, 你和他又因为没有孩子而离开? 太荒谬了, 你们简直不可理喻。不行, 我得找罗娜去, 我要告诉她你不能生育。她已经离开孩子六年了, 论亲子的感情她不见得比你深。她很通情达理、很独立、很自信、很成功、很容易沟通。大家都是女人, 都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立场和出发点一致, 一定有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行, 米涵, 你不能去。难道你想让我永远生活在别人的怜悯当中吗? 我知道子建爱我, 但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 他不是为爱情而活的, 他肩负着于家的兴衰, 也肩负着自己的事业。我不能生育, 就不能完成他所有的责任和梦想。我的疾病是我自己的事情, 和爱孩子无关, 我不是拿两个孩子填补我的缺憾。可罗娜辛辛苦苦怀胎十月, 孩子是她身上掉下来的心头肉, 她的母爱是无可指责的, 她当年的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咱们都没做过真正的母亲, 我是没有那样的运气了。可你有, 将来有一天, 你怀孕了, 一个新的生命在你身体里慢慢成长, 你感受到他和你息息相通, 血脉相连, 感受到他每一次踢你、踹你, 然后你经历分娩的剧痛, 咬着牙把他顺利生下来, 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母亲的定义了。”

“江苇, 你不要和我说这么多大道理。你忘了那天凌晨说的话吗? 那时候你是多么坚决捍卫自己的家庭, 坚定不移地要争取自己抚养大的孩子。原来都是冲动之下的意气用事, 都是堂而皇之的空洞之言, 我还被你超越人之常情的母爱感动了。其实你和郑珏一样, 在孩子的亲生母亲面前, 你们都会轻易选择放弃。难怪别人都瞧不起咱们当后妈的, 难怪会有‘双面胶’那样的幼儿园园长, 难怪会有把我当‘麻风杆菌’的白衣战士，因为咱们都没有对孩子付出全部的爱, 都没有把孩子当成自己身体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即便是你, 你曾经付出了真爱, 对两个孩子视同己出, 但你没有勇气去肯定你心中的母爱, 没有把这份感情坚持到底, 没

有执著地去争取你想要的生活。你在放弃, 这种放弃意味着你对自己心中母爱的否定, 意味着孩子在你心目中地位的动摇。”

第61节：后妈无畏(61)

我已经失去了理智, 怒吼着、咆哮着, 好像江苇背叛的人就是我。我瞪着她苍白的面孔和紧咬着的蜡黄嘴唇, 丝毫不同情她正忍受身心的痛苦。我满足地看着她含泪而去, 享受着打击她的巨大乐趣, 不公平地把这几天来压抑在心里的不愉快一起向她发泄。

我还保持愤怒的姿势站着, 头颅高昂, 呼吸急促, 四肢紧张, 腰板挺直, 像个准备为自己的信仰献身的战士。我知道江苇已经带着两个男孩走了, 屋子一下安静下来, 没有了孩子们的阵阵欢笑声。

杨洋和龙晓雨牵着迷茫不安的路璐小心翼翼地躲在门外看着我, 一定是我表情怪异, 造型吓人。她们忐忑不安地又悄悄退了回去, 锁上了自己的房门。

好了, 该走的都走了, 该躲的都藏好了, 彻底安静了, 只剩下孤立无援的我。我的脑海里闪现着无数的画面: 妈妈的担忧, 周强的忠告, 米丰的推心置腹, 罗娜的坚定不移, 张明的口无遮拦, 唐杰的故做理解，小璇直言不讳的贬低, 还有“双面胶”的道貌岸然，中年护士的鄙夷目光……更重要的是龙一腾的离开, 江苇的放弃, 郑珏的淡漠。是的, 是他们三个人,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三个人, 他们在我最需要的时候都远离了我、背叛了我。

无数的委屈让我潜意识里很多不愿正视的画面都争先恐后回来了：龙晓雨为爸爸妈妈精心准备了互换的礼物, 龙一腾天天和他的宝贝女儿在电话里长谈, 每次电话来的时候两个小姑娘都乐不可支, 然后神秘地躲进她们的房间, 故意避开我的耳朵。还有龙晓雨的妈妈, 她也通过电话线闯入了我的生活, 她和女儿在房里长时间窃窃私语。那种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可笑的外人, 一个不能融入他们父女俩之间的外人，一个被她们母女议论和“算计”的女人。这些天来我故意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龙晓雨的亲妈, 一个伴随龙晓雨同时到达的影子。他们一家

三口在我辛苦建立的王国里重逢, 细说着分别数年的喜怒哀乐。哈哈, 我却被无情地冷落在一旁。

还有江苇, 我被她和于子建的爱子之切感动了, 义无反顾地为他们一家斗争着。可笑的是, 最后他们都要放弃了, 让我当了台前唱独角戏的小丑。江苇曾经是我的榜样, 她无私的爱弥补了血缘的鸿沟, 回击了世俗的偏见。那份舔犊情深的母爱之心让我暗暗发誓, 一定要像她一样当个称职的好后妈。我知道自己并不坚强, 势单力薄的我无法跨越心中的高墙和别人心中的大河, 我需要一个榜样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力量。如今我的力量源泉消失了, 榜样也倒下了，我将去往何方?

还有郑珏, 那个做事如蜻蜓点水般的女人, 那双在葡萄酒紫色光芒中野性萌发的眼睛。她从我们的战壕中消失了, 带走了我的另一份能量供给。我替她狠狠教训了“双面胶”, 替我们重塑形象的后妈们争了口气, 可她没有和我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或者她可以不关心我们的后妈联盟, 但她不应该忘记自己是路璐的妈妈。在路璐生病的两天里, 只有路予谦牵挂着她, 每天打几次电话给女儿鼓气。我真希望郑珏能知道女儿病了, 安慰一下可爱的中国娃娃。尽管路璐什么也没说, 但我知道她对她的Home-mam和我一样失望。我开始佩服 “双面胶”园长, 或者她的火眼金睛真的看清了许多事、许多人。

我像泄了气的不倒翁, 终于承认自己的失败而倒下了。力量像退潮的海浪从我体内迅速退却，强烈的预感告诉我有可能再也听不到胜利的号角声了 。

孤身一人的我能在生意兴隆的上岛咖啡店遇上孤身一人的肖亚南源于我无处可去。在过去的三十个小时里由于内心的完美主义作祟，我不能忍受团队成员立场上的动摇不定， 偏激地认为那是另一种形式的叛变，所以主动失去了十年的好朋友江苇和郑珏, 从纯洁校园里培育的友谊在情感纷杂的今天如此经不起考验，或者我们的心已经不是一张没有涂鸦的白纸了。我甚至于朦胧中看见白纸上杂乱无章的五颜六色，仿佛出自一群孩子天真的手笔。刚才经过灯火通明的“芦苇茶

馆”的时候我没进去，氤氲的茶香让我回忆起许多春夏秋冬里的快乐点滴，但现在坚不可摧的后妈联盟已经破碎了。

第62节：后妈无畏(62)

提着简单的行李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了三个小时, 我累了,也记起上次遭遇街头抢劫的不堪经历， 于是走进了挤满痴男怨女的上岛咖啡店。独自坐在最偏僻的角落, 桌上点着一枚红色的心形蜡烛，我要了一杯矿泉水解渴。服务员俊俏的脸蛋在摇曳昏暗的烛光中也能明显看出写着不欢迎和不满意。或者她已经猜出了如行尸走肉的我今晚要整夜消磨在这儿, 占着一张豪华的桌子, 享受宾至如归的服务, 却只打算消费一杯便宜的白水。

我无动于衷, 而且厚颜无耻, 既然来意已经被伶俐的服务员揭穿, 那我就死乞白赖坐一晚吧。反正我第一次离家出走, 经验不足又无家可归, 总不能流落街头吧?

三十个小时前我把伤痕累累的江苇骂走了, 是软弱的她先背叛了我, 或者说背叛了我们共同的立场。我气急败坏, 而且歇斯底里, 在我刚刚准备迈入后妈队伍的时候却失去了完美无瑕的“领头羊”。我在无边无际的沙漠里迷路了, 看不见启明星和指南针。江苇的退却让我失去了力量的源泉, 而且我开始动摇当一个好后妈的信念。

二十个小时前风尘仆仆的路予谦敲响我家的门, 路璐嗲声嗲气地说“Dad, I miss you , I miss zhengjue”。看着他们父女幸福相拥, 我忘记了两天里是多么辛苦地带着路璐在医院里输液打针，忍受那种轻视的目光，但我没有忘记两天里郑珏一个问候女儿的电话都没有。路璐最后一次稚气地问我 “Where is zhengjue?”的时候, 我给郑珏发了一条手机信息:“割袍断义, 永不相见”。当她在某个城市的角落里不得不打开手机的时候会看见的, 尽管她看不明白。她让我彻底失望了, 茫茫沙漠里她抽走了我最后的水囊。

十个小时前几近绝望的周强终于在世界名牌女装的打折大卖场里找到了我, 当时我正灰头土脸地在大尺码的换季女装里翻着中尺码的残存货, 周围挤满了和我一样斯文扫地的“白骨精”。为了挽回我这个公司

顶梁柱, 他放下总经理的尊严, 把别的“白领、骨干、精英”手上的中码衣服无理地抢了过来。可惜我不领情, 看也没看就走了, 他急得屁颠屁颠尾随着，不失时机地向我抱怨公司现在面临的困境，希望我能深明大义地抛开儿女私情。我说我要休息半个月, 因为你剥削了以前我所有的假期。他说不行啊, 求你了, 拿下肖亚南我让你提百分之十五, 放一个月大假。我说那我辞职, 他傻了。

我得意洋洋, 浑身畅快，原来做回自己的主人这么爽, 自我主义和自由主义忽拉拉泛滥, 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从此不看别人脸色行事。于是关掉手机, 不接龙一腾的电话, 反正我们已经分离八天了。我祈祷广州的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反正现在最急于见到大个子的是龙晓雨, 而不是我。

要彻底贴上我行我素的标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四个小时前进家门时面对杨洋热情周到递过来的冷饮, 我的决心和勇气随着夏日的酷热消失了一半。我想事情不算太糟, 江苇和郑珏的家庭虽然出了状况, 我依然幸福如初, 老龙会回来的, 家还是我们的,自己还可以振作精神, 和两个小姑娘相依为命。但当我悄悄走近公主闺房时, 虚掩的门缝里飘出了一句打消我所有勇气的话，“太好了, 妈妈, 你终于决定和爸爸复婚了……没关系, 给我一点时间, 爸爸那边我帮你搞定……”

如果各位以为我被这句兴奋的晴天霹雳击倒就错了，纷至沓来的儿女情长已经让我在变故前面如此平静安详。我冷冷地笑着, 大彻大悟, 想起第一晚“哈利?波特”版的噩梦, 想起六个多小时的母女战略电话，仿佛先知先觉的预言大师。原来强强联手对付的是我，原来她们想要的是完整的一个家，原来龙一腾真的不属于我一个人，真的太好笑了 。机械地推开主卧室的门, 还是那幅巨大的婚纱照, 奇怪的是男女主人公的嘴唇并没有粘在一起, 而是明显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的。我死死盯着照片上的四瓣嘴唇淡然一笑, 觉得这些日子我是庸人自扰了, 努力去奋斗, 去打拼, 其实竹篮打水一场空而已。

第63节：后妈无畏(63)

“米阿姨, 今天可真热, 我给你做了水果冰激凌, 刚从电视DIY里学的, 给个面子尝一尝吧。”热情洋溢的杨洋不明就里地站在门口对着我乐, 手里捧着一碟色彩斑斓的水果冰激凌, 几秒钟后才发觉我已经不是原来的米涵了。

“米阿姨, 你没事吧?”她声音里有一丝紧张，笑容凝固了。

“我能有什么事啊? 杨洋, 我要出差,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书房抽屉里有钱, 够你们半个月开销的。”我感觉自己的语气一定能在八月酷暑里冰冻上一柜子的水果冰激凌。

杨洋看我的脸色异常, 吓得没敢吱声, 半会儿才说: “阿姨, 你要出差半个月啊? 那……你到了目的地打个电话回来。我……我和晓雨等你电话。”

如今“出差”的目的地到了, 将就在上岛咖啡吧（表达不是很清楚，建议修改）。这里够清静, 而且没人认识我。

“米小姐, 真巧。一个人吗? 我也是一个人, 我能坐在这儿吗?”

世界真的不大, 肖亚南幽灵一般站在我面前, 一身黑衣摇曳在暗暗的烛光里, 挺吓人的。

我苦笑, 看来下次想清静非得易容不可, 只能无可奈何地表示欢迎，“肖总, 真巧，你不嫌我无趣就坐吧。这儿的尊贵服务是为每个顾客的, 对谁都是欢迎光临。”

“好像这话应该是我说, 毕竟无趣的人是我。”

肖亚南不客气地坐下, 要了一杯最贵的舶来咖啡, 并且不客气地挑剔着服务员的服务不甚完美。欺软怕硬的服务员被镇住了，之前脸上对我的不满消失得无影无踪。咖啡的香气扑鼻而来, 兴奋不已的嗅觉让我感到全身温暖放松, 很想也要上一杯, 但是我要坚持, 不能让服务员以为我妥协了。

“米小姐, 今天我约了你们老总谈广告的事, 但是你没有来。说实话, 没有你的精彩阐述, 一切都索然无味。你们老总少了你这个得力的左膀右臂, 神气都减了几分。”

“肖总过奖, 我生病请假了。”

“米小姐年轻健康, 活力四射, 我一直很羡慕。每次见到你旺盛的工作状态我都仿佛回到了十年前, 那时候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也没觉得疲倦。哎, 我可会看相, 看米小姐的神态好像不是生病, 倒像是生气。对不起, 我说话一向很直, 你别介意。”

我自嘲地说: “没关系, 都一样, 反正不痛快就是了。”

“那咱们有共鸣了, 我也不痛快。”

我扫了她一眼, 果然面色阴沉, 看来刚才是撒气在无辜的服务员身上了。于是问道：“肖总位居权要, 身家显赫, 事业辉煌, 魅力不凡, 难道还会和咱们凡夫俗子一样不痛快吗?”

我咄咄逼人的犀利话语竟没让肖亚南难堪, 她很坦然直视我的眼睛，说: “米小姐, 说实话, 我已经过了被你所说的这一切吸引的年龄。我至少比你长了十岁, 多吃了十年的汤饭, 辉煌事业和取之不尽的金钱已经不能左右我的心情了。”

“肖总, 那你不痛快什么呢? 或者已经到达一个高不可攀的境界, 只有你左右一切, 而不是一切左右你了。”

“能左右一切一定是每个有血有肉的人都乐意追求的, 可惜又有几个能达到呢?”

肖亚南的针锋相对来的不是时候, 平时我是很喜欢别人和我进行唇枪舌剑的。潜意识里我想激怒肖亚南, 但她还在怡然自得地品尝咖啡, 一副天高云淡我自闲的模样。为了发泄我心里的不痛快, 我必须撕破她仪态万方的假面, 于是不假思索地说: “肖总, 以您的年龄,现在一定被婚姻或者孩子所左右吧?”

果然不出所料, 肖亚南搅拌咖啡的手不易察觉地抖了一下。哈, 击中要害。我感到一丝快乐, 尽管这种快乐是建立在女铁人的痛苦之上。

肖亚南口气放软了，似乎想主动投诚，和我倾诉心中的苦闷，“米小姐果然厉害, 年纪轻轻却能一语道破我的烦恼。能在这儿遇上你也是一种缘分, 看来咱们两个年龄相差十岁的女人今天躲在角落里, 抛开工作和事业, 不妨就聊聊女人最大的不痛快。冒昧地问一句, 米小姐当过母亲了吗?”

第64节：后妈无畏(64)

“这个很重要吗?”

“听米小姐话里的意思, 那就是说还没有吧? 真是幸运。实话和你说吧, 这几天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你说当母亲是不是一个女人给自己缚的最大的茧呢? 漫长的怀孕过程, 煎熬的妊娠反应, 哭天喊地的分娩, 鲜血淋淋中孩子降临了。一把屎一把尿地拉扯大, 读完小学上中学, 眼看孩子一天天长大, 日夜为他牵挂着,给他编织美好的生活，但是孩子的心却离你越来越远。”

肖亚南真诚的态度并没有换来我的呼应，我继续冷嘲热讽：“怎么? 你的亲生孩子不买你的账啊? 那你可真失败, 我和我父母就特别贴心, 而且我看到的所有孩子都和亲生父母亲着呢, 不管分开多久都一个劲地维护自己亲生父母。时间可以冲淡很多东西, 可是血缘关系却是人类社会里最牢不可破的感情防线了，就像万里长城似的可以抵御一切外来的攻击。肖总怎么没幸福地体会到吗?”我充满挑衅语气地说着。既是挑衅肖亚南, 也是嘲弄愚蠢的自己。

肖亚南一怔，感觉到了我的张扬，不动声色地说：“米小姐的父母真是福气，那米小姐如此幸福又何来的不痛快呢? 难道也是为了婚姻?”

看来铁女人要反击我了, 我可不怕: “本来我是不痛快, 可和你的不痛快相比我是幸福许多了, 所以呢, 现在我很痛快了。肖总, 改日如果能有幸见到您的宝贝儿子, 我一定替您好好教训他，不过现在您找到他了吗？听说他从您戒备森严的家里逃走了，追求自由生活去了，是吗？都知道您是一个疼爱孩子的好妈妈，但是物极必反，好像是您太不近人情、太苛刻严厉才把您的亲生儿子逼到他父亲和后妈身边的, 对吗? 孩子是你生的没错, 但不是你可以左右的。他不是一件玩具也不是一个犯人，这么简单的道理肖总终该是明白的。听说您儿子亲近后妈多于

自己的母亲, 不会是空穴来风吧? 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生母败在后妈手里，天方夜谭啊。”

明眼人都看出我今天纯粹为发泄自己的情绪而无理取闹了, 道听途说的事也搬出来教训一个不痛快的母亲。肖亚南脸红一阵白一阵的, 目光中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所以她没有觉察出我刻意隐藏的悲哀和苦闷。一贯耀武扬威的她恼羞成怒，仓促间却找不着反击我的佳句, 口舌之战明显败下阵来，愤怒地甩手而去。看着肖亚南像只被打败的公鸡灰溜溜走了, 其实胜利的我也开心不到哪儿去。我有自知之明，自己才是今晚这个城市里最大的输家。

时间在我的颓败中分秒流逝，城市闪烁的霓虹也变成死沉的黑暗。从没离开过家的我开始感到无助和害怕，得考虑今晚上哪儿安营扎寨了, 服务员的逐客目光已经不客气地频繁落在我身上。娘家? 不行，父母那儿是不能回去的, 我怕看到他们担心的目光，不过还有个好地方可以去。

米丰看到我时着实吃了一惊, 我没理会他的感受径直闯进他的豪宅。两层半的别墅不是奢侈豪华, 而是充满军营里的豪气。最高职位才到达炊事班长的米丰在自己建造的军营里圆了当司令的童年梦。我记得小时候他就在我们这一片里组织过红领巾军事小分队, 自己给自己封了个 “无敌司令”的大号, 每天十几号人挥舞着小红旗冲向垃圾堆。跟在他屁股后边的小战士们不服从分配, 背地里没少进行倒戈起义, 最后都被他胖乎乎的铁腕镇压了。

“哎, 米涵, 你手里拎的是行李吗?”凌晨四点被激烈门铃声吵醒的米丰看来还保持着警惕和清醒。

“难道是给你的礼物啊?”我没好气地噎了他一句, 一屁股坐在迷彩图案的沙发上, 眼睛盯着客厅里悬挂的一幅墨绿色大比例军事地图。我敢打赌这是全中国的私人住宅别墅里独一无二的装饰品。

“你在演哪一出啊? 半夜急行军还是离家出走?”

“不管哪一出, 反正今晚我要在你军营里报到。你让我进营房睡觉也行, 让我在草地上扎帐篷也成, 我是来定了。”

米丰一听乐了, “才一星期的工夫, 你就耐不住了。是咱们小龙女欺负你呢? 还是咱们龙大律师遥控折磨你啊?”

第65节：后妈无畏(65)

“别自以为是地瞎猜, 都不是。我就是心烦, 堵得慌, 出来换换气。哥, 别这么小气, 不过是借你三尺地落脚罢了，反正你这军营空着也是浪费。”

“米涵，我是那小气的人吗? 不过我得弄明白这出戏的来龙去脉。该收留你时不会赶你走，该六亲不认的时候我还得恩断义绝。我不能由着你玩性子、不懂事, 我也跟着瞎凑热闹吧? 你少不更事就罢了, 我得老成持重吧。回头出了什么事, 我还得在龙律师面前讨个深明大义的好名声。”

我把行李一扔, 往沙发上一躺, 脱下细高跟的莱尔斯丹, 伤痛的身体感到从未有过的疲倦，于是长长呼出口气，“哥, 没你想的这么严重, 不是因为小龙女, 也不是因为龙一腾。只是这几天来发生了太多的事, 我的、江苇的、 郑珏的, 还有一些周围的人和事, 我突然间感到自己失去了力量, 找不到方向。”

米丰糊涂了，“什么力量? 什么方向? 你在给你哥朗诵诗歌啊? 瞧你, 一副找不着北的狼狈相, 像个逃兵。快给哥好好说说, 我给你当指南针, 帮你找回方向。”

我真想一股脑地把从龙晓雨和杨洋在车站蹦到我跟前起所有发生的事都和米丰说出来, 特别是门缝里飘出来的那句晴天霹雳, 不过疲乏之至的我自己都没理清头绪, 又从何说起呢?

“哥, 你饶了我, 我好累, 让我先好好睡上一觉。兴许我睡清醒了, 不糊涂了, 就不用劳你肥硕的身躯扮演指南针了。”

米丰低头看看自己的将军肚的确不适合饰演指南针，咧嘴一乐，然后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说道: “米涵, 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啊?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可是个通情达理的乖乖女, 从没闹过离家出走。再说你妈已经把‘忍’字诀传授给你了，天塌下来也得谨记‘忍字头上一把刀’，至于弄到出走这般田地吗？快和哥说说, 到底家里出什么大事了? 我不是常

和你说, 人在阵地在。如今你人都临阵脱逃了, 家里阵地咋的了? 被两个聪明伶俐的小家伙占领了?”

米丰不提家还好, 一提家我的眼泪就不争气地流了下来。终于委屈得憋不住了, 我甩开膀子就号啕大哭起来。米丰这下真慌了手脚, 革命军营里居然眼泪成河, 让他这个威武的总司令左右不是。我的动静还没平息, 电话又响了，急促的铃声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吓人。

“如果是龙一腾, 就说我不在……”哽咽中我还没忘记保持警惕，其实转弯抹角怎么想老龙也不可能知道我目前惨不忍睹的境遇。

“喂, 杨洋啊……怎么了? 哦, 你米阿姨告诉你她出差去了……什么? 假的?周叔叔打过电话到家里, 说米阿姨没出差啊……到底咋回事, 你慢慢说, 别急……她不在我这儿，我都睡下了……你别担心，也许她去朋友那儿了……”

放下电话时米丰叹了口气,“哎, 杨洋真是个细心的孩子, 半夜四点了她还担心你出什么事, 让我赶快联系你。你们老总周强晚上打几个电话到家里找你, 揭穿了你出差的骗局。杨洋说你走的时候情绪不对, 肯定出事了。她说如果是她俩不小心惹了你, 请你别生气, 赶快回家。”

“都是杨洋说的? 晓雨呢? 她就没什么话要说? 难道她心安理得在呼呼大睡？”我气呼呼地问。

“哟, 杨洋说完就撂电话了, 我还没赶上问呢。怎么，真的是小龙女惹着咱们米大小姐了? 第三次世界大战正式鸣锣开战？布什同意了吗？”

我没出声，对米丰百发百中的幽默也笑不出来，心里却更加肯定了龙晓雨的阴谋诡计。如今闹到我已经离家出走的分上了，她还逍遥大睡，丝毫没有杨洋同样的担忧和牵挂，哪怕虚情假意地问上几句也能让我看到一丝光明啊。完了，这下彻底完了。脸色一沉，豆大的眼泪赶不及地直往下掉，声势上绝对赶超三千年前的孟姜女哭长城。

在我决堤的眼泪下米丰愈发担忧了，一边撕扯面巾纸递过来，一边紧追不舍地问道：“米涵，快和我说发生什么事了？和龙晓雨吵架

了？老龙知道吗？还是孩子们又偷偷和帅小子约会去了？快说啊，急死我了。”

第66节：后妈无畏(66)

我无力地盯着米丰，泪如雨下:“什么都不要猜测了，一切都过去了，哥，让我好好睡上一觉吧。”

米丰束手无策，只能握着拳头直打自己的大腿，唉声叹气地说：“十四岁，十四岁，我早就预感你和她们一定不会相安无事。完了，果不其然出事了。为了报答二叔、二婶对我的养育之恩，为了你的终身幸福我是左右张罗，前仆后继，偏偏忘记了最有效的一招，当初应该怂恿老龙和你先结婚再把小龙女叫来。哎，棋错一招，步步皆输啊。”

我一听就急了，激动地冲米丰大嚷道：“什么输啊输的，谁说我输了，你这张乌鸦嘴，好话不灵验，丑话却句句言中，你上回说的……”

米丰被我激动的情绪吓愣了，“上回？上回我说什么了？给我说中什么了？”

我硬生生把“复婚”二字咽回肚里，突然想起女生内裤上的一丝血迹。月经来潮，长大成人，情窦初开，一切都是月朦胧鸟朦胧惹的祸。忽然阿Q般乐观起来，刚谙情欲之事的龙晓雨如此卖力地张罗父母复婚的事，会不会也是青春期孩子的一时冲动和糊涂呢？或许事情还有转机吧？太累了，先睡上一觉，明天再分析研究如此扑朔迷离的问题吧。

米丰还在讨好而渴望地看着我，希望我能告诉他到底他所有的预言中哪一句丑话被说中了。我的头脑里被最后一线乐观支配着，竟然带泪冲他抿嘴一乐。这前后矛盾的表情变化让米丰认定我已经精神失常了，拼命呼号我的名字，大幅度地摇着我昏昏欲睡的身躯。任凭执著的米丰怎么劝, 怎么打听，后来我闭着眼睛一句话都没说。今天突如其来的一切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是不敢相信, 也许只是一个梦, 我拒绝承认。就算是真实的噩梦, 也让我睡醒再说吧。太累了。

一个人越是想躲起来找清静的时候越有麻烦找上门来, 我就是那个倒霉的人。刚迷迷糊糊睡了不足五个小时就被吵醒了，闯进米家军营的是神情慌张的路予谦, 他看着穿迷彩服的我一时间没回过神， 的确风格迥异，之前我一贯是走端庄淑雅红装路线的。没办法, 米丰提供给所有客人的服装都是这批发来的武装款式, 只是穿在我身上并不英姿飒爽，何况脸上还有淡淡的泪痕。

“路大哥, 怎么是你?”我惊讶得嘴都合不上了。

“米涵, 你干吗关手机啊? 家里电话也找不到你，我找了你整整一夜, 终于在大丰收饭庄你哥哥那儿磨蹭来你的消息。你躲这儿干吗呢? 在这避暑度假啊? 真有闲情逸致。恐怕我得打断你的悠闲假期了, 无论如何你要出马帮我, 帮帮路璐。”

不知道路予谦是啥眼神, 我这萎靡不振、泪眼婆娑的样子怎么看都不像在悠闲度假啊！好在我还能分析出他的突然造访一定是局势紧张, 所以没和他计较。混沌间却大脑思维搭错线，眼神也不济了，把他的惊慌失措和路璐联系到了一块儿。

劈头就问：“快说吧, 路璐又生病了，对吗? 哪家医院？”

路予谦一愣，不明白一贯精明强干的我思路怎么会走到路璐身上，难道他这么个大男人突然慌作一团上门求助仅仅是为了孩子生病吗，而且还苦苦找了我一夜，回过神才纠正我的错误倾向：“不是路璐, 是郑珏。”

“郑珏? 她不是去旅游吗……出事了?”我好不容易转换了正确思维。的确，能打破路予谦四平八稳状态的也只有郑珏了。可是郑珏会出什么事啊？对了，她已经失踪三四天了吧。想起了我发给郑珏的断交短信, 不知她看到了没有。

“她不是去旅游, 她……她去上海了, 去办公事, 顺便和你们一个大学同学见了面, 叙叙旧。哎,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 这事都怨我。昨晚她回到家,没拿什么行李，回来后情绪挺好，我和路璐也热烈欢迎她，一家人和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可是路璐上床睡觉后她突然情绪

变了，还和我说要和我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彼此之间考虑一下是否我们的婚姻是正确的、是经得起考验的。她这番莫名其妙的话吓我一跳, 以为她开玩笑呢。我开始还能心平气和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她也据实说了这些天的行踪。我是越听越恼火，孩子生病时她却和大学同学游玩大上海，而且还是男同学，弄不好还是初恋的男朋友。我一怒之下和她大吵起来，说了一些过激的话，把她狠狠骂了一顿。她和平时不一样，静静地听着我发火却一言不发。我就更加口无遮拦了，越说越来气，越骂越来劲。末了她盯着我说她要走了，我顿时傻了，知道自己之前太过分了。我拼命挽留她，不过看来她是认真的, 昨晚她已经搬出去住宾馆去了。她这突然袭击搞得我一点主意都没有, 路璐又一个劲地追着问我要郑珏。米涵, 你是咱们最好的朋友, 你帮江苇的事我听说了。我知道你是个热心肠的人, 请你帮帮我们。我和路璐都不能没有郑珏啊。”

第67节：后妈无畏(67)

哈, 原来昨晚上演离家出走的不止我一个倒霉的女人啊。乐了，有点幸灾乐祸。

路予谦没看出我的心思，继续自言自语说道: “可能你们平时也听郑珏在抱怨我了, 说我不思进取, 随遇而安, 其实她是不知道我的苦衷啊。都说财政局是个前途无量的好单位, 可是我知道别人也不傻啊。多少人拉关系走后门儿, 挤破脑袋往里钻。你们都没统计过, 一个小小的财政局里光是五花八门的留洋博士就占了四分之一, 我办公室隔壁是哲学博士, 楼上有热能物理学博士, 司机班里还有一个比较文学博士。要想在这藏龙卧虎之地脱颖而出，难啊, 更何况论人际背景我是一片空白, 所以你就得想办法和领导套近乎, 学会应酬和豪饮。你们看, 我一个不会喝酒的人现在也能搞上半斤白酒外加半打啤酒了, 虽然喝下去胃烧得难受, 可一想到‘酒精下肚、前途有路’的警世良言只好喝呗。工作上的事我一个大老爷们就不和郑珏诉苦了, 我知道为了路璐她没少被那些专管别人闲事的人指指点点。尽管我们俩都赞同应该鼓励孩子的自理能力和独立意识, 可后妈的身份让她不得不独自一个人去面对那些难听的流言蜚语。其实我明白她是很爱路璐的, 关上家门她和路璐亲亲热热打成一片, 在公共场合她却假装目中无人、我行我素, 这样的清高自傲更让那些世俗女人看不顺眼了。多少次我按捺不住去反击那些难听的话时别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好像我厚了老婆薄了女儿。我感觉到郑珏肩上的压力, 也明白她的上海同学一定比我优秀, 不说金钱和财富, 至少可以给她轻松安静的生活。不过我相信我们之间的感情, 也相信她不会扔下路璐。昨晚我是太激动了, 我害怕她真的会离开我们父女俩, 所以情绪失控才和她吵了起来。米涵, 拜托你帮帮我们, 告诉郑珏我和路璐都盼她回来。”

透过路予谦焦急而诚恳的目光, 我又看到了那双荡漾着葡萄酒紫色光芒的野性眼睛，那个若即若离、玲珑剔透的性感尤物。霓虹闪烁的

浪漫上海, 那个曾经带着她追风的成功男人, 那次聚会上暗暗涌动的情愫和四目相对时忆起的往昔岁月。不用说，旧情复炽，初恋回归，我心里顿时燃起一股雄雄的无名烈火，感觉她背叛的不是路大哥，不是路璐，而是我。

“路大哥, 你别说了。你回去照顾好路璐, 我去找郑珏。”我这斩钉截铁的刚毅表情终于衬托上了一身庄严威武的迷彩服，该出发了。

外表上看我长得既不像忠厚老实的爸爸, 也不像胖乎乎的妈妈, 不过谁都相信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就因为我照单遗传了他们的热心肠。如果倒退一千年, 我一定是劫富济贫的武林侠女, “为朋友两肋插刀”之类的话也一定是我的固定台词。就说现在, 自己还伤痕累累, 没顾上舔舔伤口就又出发了。但是我已经分不清此番前去，究竟是乐于助人，还是自我挣扎。所有关于家庭和孩子的事儿都混淆在一块儿，还搀和着男女间的爱情，辩证关系真是一片模糊。

我在火辣辣的阳光下奋步疾行, 强烈的紫外线照着我肃穆的五官, 豆大的汗珠沿着面颊流下来。脑子里一片空白, 忘记了自己未醒的噩梦, 唯一想到的就是像小猫一样趴在我背上、浑身滚烫的路璐。我知道这次她已经好了, 但我也知道将来小小的她还会生病。我不愿看到下次除了爸爸，她再也找不着可以安安静静趴着的肩膀, 她可不是坚强独立的西式娃娃。可是，我自己是不是坚强独立的呢?

在宾馆大堂里脚踩“风火轮”的我被礼貌地截住, 紧急刹步，抬眼一看是笑眯眯的唐杰。这次是一袭白衣白鞋, 头发油亮, 倒像《金粉世家》中的金燕西。

“米大小姐, 真巧, 找谁呢?”

我是极其痛恨背叛了冷清秋的金燕西，加上脑子里错综复杂的一堆烂事，带着炎炎夏日的高温不由得怒火中烧，“找的就是你。”

他一愣，“我? 找我? 你怎么知道我刚从上海回来? 哦, 郑珏告诉你的。我忘了你们是形影不离的三大才女。”

第68节：后妈无畏(68)

“不打自招, 那就是说是你陪郑珏去的上海了?”我冷冰冰地问道。

唐杰感觉到我的不友好, 不解地问: “怎么了? 单位派郑珏到上海办事, 我尽地主之谊招待招待, 不对吗?”

“对, 谁说不对了? 咱们唐大老板一贯礼节周到, 怜香惜玉。只是你一定没忘记尽地主之谊的时候叙叙旧, 回忆回忆当年的一往情深吧? 美酒鲜花，气氛暧昧，于是你温情脉脉地告诉郑珏记忆里那条永不磨灭的白纱巾, 历数十年的奋斗和等待，然后向郑珏展现你在上海滩光辉耀眼的财富, 描绘你能给她带来无与伦比的幸福, 鼓励她抛开烦恼的现实和平淡的家庭去追求逝去的浪漫。”

唐杰无奈地一笑，“米涵, 你还是和大学时一样言语犀利, 措辞尖锐, 我是说不过你。如果你刚才说的我都做了, 又怎么样呢?”

我把他的无奈理解成无赖, 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唐杰, 算你还是个男人, 敢作敢当啊。不过你别忘记郑珏现在的身份是路予谦的太太, 是路璐的妈妈，一个四岁女儿的母亲。唐杰, 物事人非, 青春已逝。大学毕业十年了, 以往的美好岁月已经成为历史, 咱们都从朦胧中成熟起来, 你也不再是当年骑着摩托车追风的幼稚大男孩了。在聚会上我就从你的眼神中看到了往日纯洁的初恋, 我相信那一定是无比神圣而美好的。但理智一些, 家庭和责任应该是我们这个年龄人的光荣义务, 该留给岁月的就遗忘了吧。”

唐杰儒雅地回敬道: “米涵, 我的记忆库该保存什么似乎得由我自己决定。既然你也说初恋是美好的、纯洁的, 那我就更应该奋不顾身去追求, 去挽回。我惊奇的是这些俗套的话不该从你嘴里说出来。在我的记忆里才貌双全、敢爱敢做的米涵可不是一个传统的女人。还记得大学里你发表的一篇篇洋洋洒洒、淋漓尽致的杂文吗? 抨击世俗, 嘲笑守旧, 挣脱约束, 鼓励创新, 那种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无比勇气都让我们男生汗颜和敬畏。大家背后都称你为‘女鲁迅’, 很多男生传阅和收集你的文章,

却没有人敢站出来大胆追求敢于打破传统的你。谁会料到十年后你传统的本性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我猜能改变一个女人的应该是一个她深爱的男人吧?”

听到这儿我心里隐隐作痛, 满身的伤痕在刺激之下痛楚起来，但我嘴上还是不饶人地说: “对, 我已经不是十年前那个大无畏的米涵了, 回归传统也不是什么恶俗之事。改变我的是我深爱的男人和他的女儿, 他们让我知道一个家庭的稳定是多么重要, 而父母亲与孩子间的牢固关系又是那么无坚不摧。有时成年人空洞地大谈特谈爱情的时候, 他们忘记了肩上的责任, 低估了一个小小孩子的能力。我不想知道毕业十年之后你们在黄埔江边重拾的记忆和将来的海誓山盟, 我只想说有一天当你看到一个孩子天真无邪的眼睛时, 你会知道你的渺小和无知。那些伟大的爱情宣言, 憧憬的甜蜜未来, 在一个孩子无言的目光下会慢慢退缩的, 你信吗? ”

我不知道这些冠冕堂皇的道理是说给唐杰的，还是教育自己的，眼前仿佛看见龙晓雨那双透着伶俐和机智的双眼，心里竟阵阵胆怯和摇摆。

唐杰似乎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 不安地问: “你说的是郑珏的女儿路璐, 可她不是郑珏的亲生女儿啊。”

我不由得笑了，“唐杰, 刚才你还嘲笑我的传统, 我看是你观念守旧而迂腐吧? 难道后妈和女儿朝夕相处就不会产生真感情吗? 不信你可以问问郑珏, 路璐在她心里占了多大的席位? 她给女儿讲故事的时候是不是很满足？她亲吻女儿的时候母爱是不是在心中升腾? 天平的一端是你们纯洁的过去, 天平的另一端是现在的丈夫和女儿, 你说郑珏会怎么选择? ”

“米涵, 怎么是你? 你们在聊什么呢? 这么投入, 我在电梯边叫你们都没听到。”

不知什么时候身着白色连衣裙的郑珏已经站在我们身后。一脸娇羞的情意荡漾, 眼里溢满无比的幸福, 从每丝头发到每寸皮肤都散发出

男人抵挡不住的柔顺和娇媚。两眼发直的不仅是唐杰，我也得承认郑珏和路予谦结婚后很久没看到如此风情万种的她了。我自然而然地把她的千姿百魅、容光焕发归结为初恋的力量，但我今天不是来捧场喝彩的。此刻我有万语千言，关于家庭、关于女儿、关于责任、关于道义，但只化做一句淡淡的话。

第69节：后妈无畏(69)

“郑珏, 路璐前两天病了。她和我说她很想你, 虽然是用英语说的, 不过我发现她只是个中国娃娃。”

我记得一本武侠小说上描写两大武林高手决战高山之巅时, 一个志在必得地带了十种绝门兵器, 另一个两袖清风、赤手空拳。结果后者赢了, 他用锋芒毕露的眼睛击败了浑身兵器丁当做响的对手。此刻我企望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能动摇他们, 企望势不可挡的爱情在孩子面前退了小小的一步，不知我的功力到了吗?

郑珏莫名其妙地看着我像侠女一样绝尘而去, 转头问唐杰: “米涵怎么了? 她和你说什么了? 满脸的正义凛然, 奇怪。”

唐杰若有所思地说: “郑珏, 你还记得大学里米涵那些笔锋犀利的杂文吗? 尖锐叛逆的风格曾经让我们男生激动不已, 今天她还是那样义正词严、咄咄逼人，但骨子里女人的天性却表露无遗。你知道刚才我仿佛看见什么吗?”

郑珏不解地问: “看见什么了?”

“看见一只毛发冲冠的老母鸡, 在凶狠的老鹰面前毫不示弱地张开翅膀, 拼命保护自己的孩子。”

郑珏哈哈大笑，“你太夸张了, 把咱们楚楚动人的米涵说成怒发冲冠的老母鸡, 回头她可以写上几篇洋洋洒洒的万言杂文批判你了，绝对让你成为‘女鲁迅’笔下的又一只‘丧家犬’。”

唐杰自嘲一笑，“刚才她已经好好把我批判了一通, 我还没完全消化吸收呢。不过醍醐灌顶间我还是大致明白了, 对你们三大才女的与众不同又深刻理解了许多。对了, 郑珏, 你今天真漂亮, 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看见你如此婀娜多姿、深情款款，刚才转头看到你时真的有种焕然一新的强烈感觉。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个中转变自然不是我的力量, 哎, 如果当年我执著一些, 勇敢一些, 今天你我会是怎么样呢?”

郑珏若有所思地说: “当年……当年其实我们不懂爱情……”

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小说和电影构思得太假, 主人公相互间发生了许多许多的巧合, 写作者才能把支离破碎的章节连贯起来。其实我们只要去认真品味我们的生活, 你也会发现某一天某一刻, 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遇上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人, 比如你在蓬头垢面时惊奇地发现菜市场里和你争抢最后一堆茄子的那个胖女人就是三十年前抢你棒棒糖的邻居小花。生活就是由无数的巧合连接起来的,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也就像穿珍珠一样串了起来。由此，我们平凡的一生才会如此精彩, 让人流连。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疯狂的刺激让江苇的伤痛加重, 反正我去和唐杰过招的时候她独自在妇产医院里候诊。蜡黄干裂的嘴唇和惨白如纸的面孔表露着她正忍受的巨大痛苦, 人来人往中许多人熟视无睹, 毕竟到医院来的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伤与痛。旁边一位慈善为怀的太太怜悯地盯着她弓缩成虾状的脊梁, 实在看不下去了, 人道主义地过来救助。

“小姐, 你没事吧? 需要我帮忙吗?”

江苇手捂着腹部声若游丝地说: “没关系, 老毛病了, 我等的许教授还没来。您有事先去忙吧, 谢谢。”

“原来你挂的也是许教授的号啊? 那我陪你一块儿等吧, 我也挂了她的号。她可是经验丰富的老医生了, 七八年前我怀孕时妊娠反应特别厉害, 还患上顽固的厌食症, 当时就慕名找她看的病。一晃八年, 现在她是退休专家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看您今天精神不错, 不像看病的样子。”

“妇科方面的小问题, 体检时发现的, 卵巢上长了个小囊肿, 来咨询咨询许教授。女人快到四十岁就得珍惜自己了, 健康方是无价之宝啊, 所以每年我都例行体检一次。哟, 你这手机屏幕上的照片是你的孩子吧? 真可爱, 虎头虎脑的, 一看就知道是调皮捣蛋的机灵鬼。”

提到宝贝儿子江苇暂时忘记了病痛, 看了一眼手上握着的手机屏幕上的照片，苍白的脸上露出了幸福慈祥的笑容。和所有的妈妈一样, 女人天性都喜欢别人夸奖自己一生最成功的作品, 而且这位热心肠的太太

慈爱的目光中也透着对孩子的喜爱，于是江苇拿出钱夹里大宝、小宝的经典照片给捧场的女士看，“给您说中了，两个调皮蛋，把我折腾得够呛。瞧，这张照片更得意，兄弟俩在海洋公园里抱着海豚照的。为了满足他们的这个小小愿望，我和海豚饲养员哀求了一个月呢，天天上海豚馆里软磨硬泡，帮着饲养员打扫场馆，扛着小鱼喂海豚，别人都当我是新来的临时工。”

第70节：后妈无畏(70)

“对啊, 为了孩子妈妈是什么都肯干的。我就见过一位母亲, 因为孩子想得到乔丹签名的篮球天不亮就到机场去等, 结果被疯狂的人群踩伤了脚。她的孩子抱着妈妈直哭, 说以后只要妈妈好好的就OK了。让我看看, 哇, 这张好得意, 两位公子脸贴着海豚真神气, 都可以上杂志封面了。真羡慕啊, 孩子眉清目秀的像你, 一瞧你就是位幸福的妈妈, 说起儿子好像病都好一大半了。”

“您不知道, 这两个小家伙还帮我看病呢。今早看我肚子疼得起不了床, 我的小儿子握着小拳头说‘妈妈, 你别怕, 我是男子汉, 我来保护你’。大儿子更厉害, 装好热水袋就往我肚子塞, 他的小手都烫红了。”

就这样, 两个穿着高雅、气质相仿、风度不凡的女人在妇产科门诊这么一个特定的背景下以孩子为主题, 颇为投机地聊了许久。我们经常可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发现这熟悉的一幕, 比如公园游乐场、学校足球赛或者婴儿爬行赛上, 妈妈们骄傲地谈论着自己的孩子, 就像将军得意于自己辉煌的战役。话逢知己千句少, 直到许教授的助手把江苇叫了进去, 两人才依依作别。那位热心肠的太太独自一人时也没闲着, 饶有兴趣地盯着眼前一个个走过的孕妇。她被每个孕妇脸上那种趾高气扬、昂首挺胸的表情所吸引, 时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

“罗娜, 罗娜, 到您了。”

护士的叫号声打住了那位太太的遐想，“到我了? 哎, 来了。”

罗娜走进许教授诊室的时候江苇已经走了。命运的重叠和交错都是如此分秒不差的精确，所以她不知道刚才和她一见如故的女士在她生命中将起到何等举足轻重的意义。

“许教授, 您好。我是您多年前的老病人，也许您已经记不得了。快七年了，您精神还是这么好。这是我的体检化验单, 麻烦您给看一下是不是大毛病……哟, 这是谁的病历本忘带走了……”

许教授抬眼看了一下，的确不记得眼前这个丰满的女人了，收回目光看见了桌上被遗漏的病历本，“哦, 是刚才那位病人拉下的。没关系, 她是我的老病人, 改天我交给她。”

眼尖的罗娜已经看到了病历上的名字“江苇”, 激动中她感觉到上天的巧妙安排, 不由自主地问道: “您说的是刚才那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吗?”

“对啊, 你认识她啊?”

罗娜关切地问:“许教授, 她得的什么病啊? 好像很严重, 我看她在外边候诊的时候疼得很厉害。”

“老毛病了, 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 我好像听说病情严重的会影响生育吧?”

“她病了十几年, 已经导致不孕了……”

“什么? 不孕? 您说她有不孕症?”

这个我们刻意对罗娜隐瞒的消息顿时让她震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一时间她无法重组和分析这个意外的信息。隐隐的，她感觉到这个意外信息和自己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出了医院的大门她头脑一片空白, 搭上了一辆出租汽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瞎溜达。 车窗外许多妈妈牵着自己的孩子一晃而过, 于是她脑海中不时想起照片上两个机灵可爱的男孩, 他们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啊。她的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好像回忆起孕育孩子的艰辛过程。一度的克制和冷静在悄然退去, 迫切想见到骨肉的强烈欲望让她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司机在她下意识的指挥下来到于家的大院外, 熟悉的院子由远到近，故地重游让她百感交集。于家几重院落豪华如前, 绿茵茵的草地花园景色依旧, 隔着雕花的铁栅栏她看见了大宝和小宝在追逐玩耍着。

那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感人画面: 江苇换上了洁白的家居便服躺在白色的阳椅上, 微笑着注视两个你追我赶的男孩子, 病痛的影子在不经意的皱眉间还依稀可辨。机灵的大宝把皮球远远投给小宝, 笨拙的小宝没接住, 还摔了个大跟斗。小宝的嘴巴一扁, 撒娇地看了妈妈一眼, 嘴上呼唤着妈妈的帮助, 好像快要哭出来了。江苇没跑过去搀扶, 而是鼓励着

他自己爬起来，哥哥也在叫喊弟弟快起来接着玩。这时身着白色T恤衫的于子建出现了, 他走到江苇身后, 手扶在爱妻肩上。两人的手自然地握在一起, 互相轻柔地抚摸着。夫妻俩一起笑着鼓励小宝快爬起来, 哥哥实在等不及了, 主动上去拉起了躺在地上耍赖的弟弟。小宝破涕为笑, 追着哥哥要报仇。喧闹的儿童游戏继续进行, 爸爸也被感染了, 轻轻拍拍江苇的手背, 小跑着加入了儿子们的行列。江苇专注地看着眼前三个爱着她的男人, 温柔地叮嘱他们小心别摔着。体贴的丈夫时不时跑步过来亲亲漂亮的妻子，调皮的孩子们吃醋了，也拼命扑过来钻进妈妈怀里，硬把没完成亲吻动作的爸爸挤到一边。幸福无比的江苇在两个孩子左右夹击的亲吻中笑着，笑着……

第71节：后妈无畏(71)

罗娜在出租车里远远目睹了这原本属于她的一切, 她甚至想象到自己跟在孩子们的后边奔跑欢笑，想象到孩子们湿乎乎的吻印在自己脸上。这是她从香港回来后第一次看到自己朝思暮想的儿子,他们生龙活虎真实地出现在她面前, 红扑扑的小脸蛋触手可及, 嬉笑叫喊的声音清脆入耳。两行热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积压在心头六年的思念让她不自觉地打开车门, 迈出了右脚……

司机羡慕地说了一句: “这家人真幸福……”

被唐杰形容成“老母鸡”的我离开了他们“约会”的宾馆，坐上了出租车。习惯性地说出了我和龙一腾的家的地址，到了楼下才想起我已经是失去阵地的逃兵了，赶紧重新报上米丰家的地址。感觉现在的自己真是无路可逃的“丧家犬”。

车子刚要在米丰的大别墅前停下，眼尖的我叫了一声：“司机, 别停车, 继续往前开。”

年轻的出租司机不解地问道: “小姐, 这不是到了您说的地址吗?”

我没好气地说: “叫你开你就开, 又不是不给你钱。”

“行, 顾客就是上帝, 你说吧, 咱们往哪开?”

我没回答, 眼睛透过车窗盯着坐在米丰别墅门前的两个女孩子。她们就坐在台阶上, 穿着一样的黄色运动装, 手里拿着矿泉水, 头顶着烈日, 好像还在激烈地讨论着什么。不用说, 肯定是上米丰这儿找我来的。我的目光掠过无足轻重的杨洋, 停留在龙晓雨身上, 越看越觉得她长得不像一腾, 换言之就是像她美丽的母亲了。难怪我遇上劲敌了，曾经以为她只是我的主考官或者能批准我转正的上级领导，轻敌了，这个十四岁的小丫头简直是我一生命运的仲裁庭。

我叹了口气, 知道自己此时此刻不想也不愿面对她们。让司机把车停在了街心公园, 我独自一人在公园里散步。下午的公园很冷清, 没有缠绵的情侣和戏耍的儿童, 正好给我一个认真思考的机会。

有些现实是没法逃避的, 噩梦终究会醒来, 我必须得理清脑子里的一团乱麻。从车站接回龙晓雨起的点点滴滴在我眼前像过电影，平静的生活真的如我所料弄得一团糟。我忽然想起米丰说过龙晓雨只是一个乐呵呵、没有任何心计的女孩, 看来我们都被表面蒙蔽了。都说“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我尝试作为局外人跳出这一切来分析问题，顿时思维活跃, 火花乱迸, 所有的迷惑都变得脉络清晰, 一目了然。

龙晓雨此行目的明确, 把杨洋带来不是简单地作为参谋我的智囊, 而是迷惑我的一个幌子。我在丰富的营养早餐下丧失警惕, 忘记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龙晓雨才得以暗地张罗起父母复婚的大业。怪不得龙晓雨准备好了父母交换的礼物,怪不得和我交流的时间这么少, 怪不得她对我和一腾同甘共苦的生活并不关心,还有她和我说话时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好像脑子里在考虑什么宏伟大业。再想想她的热线电话特别多, 经常一个人躲在屋里讲电话, 聊起来没完没了的, 而杨洋就在屋外和我周旋着。不知不觉间这个古灵精怪的小龙女就已经在我眼皮下说服母亲同意复婚, 而下一步就是说服父亲了，不管用什么手段。

如此透彻的看到这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时我已经被缴了械, 垂头丧气间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声音跳了出来: 就算小龙女密谋策反, 难道你不相信龙一腾对你的感情吗? 四年里的点点滴滴记录了你们的依恋, 记录了你们的酸甜苦辣，记录了你们曾有过的孩子，难道老龙会被小龙女所左右吗? 这复婚是双方的事, 不是女方一个人说了算的, 更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能说了算的。

我刚被这个声音振作而看到一丝希望, 脑子里另一个声音就跳了出来: 你糊涂了? 你EQ和IQ都退化了? 小龙女是龙一腾和另一个女人的基因组合, 她要把两个分开已久的基因个体再组合起来简直易如反掌。你没看见多少离异的夫妻最后为了孩子又走回一起，这事咱们身边还少吗?

矛盾的另一面也不服输, 大嗓门地又叫嚷道: 你和龙一腾一起披荆斩棘四年多了, 情深义重, 恩爱非常, 你怎么今天没自信了? 四年里他和

那个女人两地分离,爱情早就没有了,都说强扭的瓜不甜，给自己一点信心。

第72节：后妈无畏(72)

看来激烈的辩论还在进行，对立的声音又再响起: 米大小姐, 爱情不是空洞的海誓山盟, 也不是成年人自以为是的两厢情愿。你今天不是还振振有词地对唐杰说在一个孩子无瑕的眼睛中爱情会一步步退缩吗? 再伟大的爱情宣言也敌不过血缘关系啊, 那才是真正的无坚不摧。这些堂而皇之的大道理好像都是出自你自己的嘴巴吧? 自欺欺人不是你的风格, 勇敢面对现实吧。不要以为一切只是一个初谙情感的女生朦胧所为，她是在竭尽全力拯救一个家啊。

我被头脑里的一对矛盾演员折磨得心力交瘁, 是与非、对与错已经模糊不清。何去何从, 谁能给我一个答案?

“米涵, 米涵, 真的是你吗?”

怪不得人常说“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我再一次感慨世界真小。抬眼一看是宋军抱着个小婴儿, 身边牵着位温柔贤淑的小家碧玉, 典型的三口之家。

“米涵, 你不是坚守岗位的女强人吗? 一个人在这公园里瞎溜达什么呢? 我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 ”

宋军咋咋呼呼的提问打断我的思路, 死要面子的我恢复端庄模样, 一本正经地回答: “这里安静, 我在寻找创意。”

宋军一脸的怀疑: “不会吧? 炎炎酷暑不待在空调房里享福, 跑到公园里寻找广告创意? 看来这才女的风格是与众不同, 咱们凡夫俗子和你们脱节得厉害。”

我客气地反问：“你们在这干吗呢? 这是你太太吧? 我还是第一次见呢, 真漂亮。”

宋军礼节上顾不得谦虚, 忙不迭地把抱在怀里的小婴儿送到我跟前，“我们在这儿散步呢。快看, 这就是我那小兔崽仔, 快满两月了，上回聚会时跟你们唠叨的那个。长得壮实吧? 你说像我还是像他妈? 百分

之六十的人说像我, 百分之三十的人说像他妈, 还有百分之十的人问我上哪能捡到这么好看的婴儿，纯属嫉妒, 嫉妒。”

我凑头一看, 真是个粉粉嫩嫩的小天使, 小脸蛋红扑扑的, 乌溜溜的大眼睛一动不动盯着陌生的我。他的天庭饱满，睫毛浓密亮长, 鼻梁挺直, 嘴周一圈细密的绒毛，小嘴还一努一努的。看我在目不转睛盯着他, 小家伙居然咧嘴一乐。

我忘记了自己的烦恼, 兴奋地叫了起来: “宋军, 你这儿子不认生呢, 还冲着我乐。我看模样还是像你多一些, 不过可比你招人喜欢。 ”

小天使的妈妈温柔地笑了，“这小子喜欢看漂亮阿姨呢，每次看到漂亮阿姨就乐。你瞧, 又冲阿姨笑了。”

宋军抱着儿子以过来人的口吻教训我了，“米涵, 还是你们三大才女明智啊。我跟你说, 这孩子是看着别人的好, 其实这里面的辛苦你们哪能体会啊。你看着像洁白的小天使吧? 其实这整个一花钱机器, 快速消耗人民币, 用的是高级‘帮宝适’尿不湿, 吃的是国外进口奶粉, 穿的是百分之百的纯棉衣服, 玩的是安全无害的环保塑料玩具。为了他高标准的优质生活我是没日没夜挣钱啊。你看我是不是憔悴不堪、苍老十年啊? 当年的玉树临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纯粹是这孩子给折腾的。你再瞧孩子他妈, 身材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曼妙, 婀娜的纤腰变成水桶, 白净的脸上尽是斑花。更惨的是怀孕时她受的苦啊, 不停地呕吐反胃, 晚上不能平躺睡觉，脚肿得穿不下鞋子，隔三差五地跑医院吸氧气。临分娩还哭天喊地疼了十几个小时, 最后肚子上拉了一刀, 做了剖腹产。孩子生下来以为平安无事了, 谁知这小家伙降临人世更能折腾了。你睡觉的时候他要玩耍, 得陪；你要上班了他却要你抱着才肯睡觉。三更半夜地号, 没完没了地叫, 饿的时候像只北方野狼, 饱的时候像只养膘的猪。快两个月了, 保姆换了三个, 没有一个愿意陪我们并肩作战, 都嫌这小兔崽子太闹。没办法,我们亲自伺候着, 就跟车轮战术似的, 两口子轮流上阵，没吃过一顿完整饭, 没睡过一晚安生觉。哎哟, 米涵, 这生儿育女的血泪史我跟你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

我羡慕地观察着眼前的一家三口: 抱着儿子的父亲挂着笑絮絮叨叨地抱怨受到的 “剥削”； 还没恢复婀娜身材的母亲一言不发, 慈祥地看着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两个男人, 脸上洋溢着女人最大化、最骄傲的幸福；儿子好像心有灵犀, 知道口是心非的父亲在一个漂亮阿姨前面夸他呢, 时不时握着肉墩墩的小拳头咧嘴乐, 然后满意地放了个高音响屁, 带出一滩黄水水的便便。两口子忙不迭地从随身携带的百宝袋里拿出“帮宝适”纸尿裤给儿子换上, 动作配合默契如同生产流水线上的熟练工。完事后两人还不忘低头研究那一摊黄黄的便便是否“色、味、量”正常，其专注程度让我回忆起生物课上在显微镜下寻找单细胞的草履虫。

第73节：后妈无畏(73)

一家人解决了宝贝儿子的排泄问题，急急忙忙和我告别, 解释说婴儿便后就得马上进食, 所以赶回家母乳喂养去也，否则小家伙非造反不可。宋军意犹未尽，边走边回头冲我补充嚷嚷：“米涵，下次再聊，下次再聊。还是你们三大才女明智，千万想好了再生孩子，好好享受眼前现成的幸福吧。”

看着这家人脚底生风地赶路回家喂奶，混沌不清的我茅塞顿开，不用继续之前有关爱情和家庭的辩论思路，眼睛始终盯着被丢弃在垃圾箱里那块带黄便便的纸尿裤---原来这才是真实。

猜想我临阵脱逃后两个胜利的小兵一定在夺取的阵地上欢呼雀跃,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此时此刻杨洋和龙晓雨无精打采地坐在客厅里, 灯没开, 电视里播放着水果沙拉的制作方法。这曾经是最吸引杨洋的节目, 但她现在连瞧也不瞧正卖力讲解的金牌司仪刘仪伟。

过了许久杨洋打破了沉默, 责怪地说: “都怪你, 这下闯大祸了。米阿姨手机关了, 还骗我们说去出差，她一定知道了什么。我们在米丰叔叔那儿等了一下午也没见她的影子, 周叔叔说她都两天没到公司上班了。你猜她到哪去了?”

龙晓雨转动着眼睛狡黠地说: “这也不能全怪我, 当初你也同意这么干的。我估计米阿姨不会藏到米叔叔家里或者饭庄去, 她猜到我们一定会到那里找她。如果她存心不让咱们找着她, 就一定藏在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地方没去, 也许米阿姨就躲在那儿。”

“那你快说啊, 都这时候了, 还卖关子, 急死我了。”

“米阿姨的娘家，米奶奶家。”

杨洋恍然大悟，腾地站起身嚷道：“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快走, 咱们上那儿看看去, 兴许你猜得没错。”

龙晓雨老成持重地拉她坐下，说: “瞧你, 听风就是雨, 毛手毛脚的, 天都晚了，怎么去呢？第一, 咱们现在不知道米阿姨的娘家在哪儿; 第

二, 我觉得莽莽撞撞冲到那儿去不是太妥，所以咱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杨洋不耐烦了: “第一个问题好办, 咱们打个电话，软磨硬泡地问米丰叔叔，他一定会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打辆出租汽车去。第二个问题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妥?”

龙晓雨一本正经地回答道: “第一个问题我知道难不倒绝顶聪明的F2。第二个问题你听我慢慢和你分析，看我说得对不对。上次米奶奶来的时候我发现她情绪不对, 提不起精神，盯着我的眼神也怪怪的。特别是我吃红豆糕的时候, 就好像把她的心都吃了。当时我想不就是几块红豆糕吗, 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有得卖。后来一想, 也许不是这么回事。”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杨洋不明白了。

“真笨, 我反问你一个问题, 将来你妈妈会眉开眼笑同意你嫁给一个带着十四岁大孩子的男人吗?”

杨洋被说得脸红了，生气地打着晓雨的肩膀：“去你的，谁要嫁人了，你再胡说八道我可不理你了。”

龙晓雨哈哈大笑：“别打了，别打了，这只是个假设性问题，不过十分关键，你好好想想嘛。”

杨洋若有所思地说: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米奶奶看着自己的女儿要当别人家女儿的妈妈，心里怪怪的，而且还是个十四岁的大孩子了，对不对？那就是说如果现在我们冒冒失失连夜找到米奶奶家, 直接打听米涵阿姨的消息, 米奶奶就知道是我们把米阿姨气走的, 她心里就更不是滋味了, 对吗?”

龙晓雨夸张地说: “哇噻, 你终于跟上我的思想节奏了。为了奖励我, 你先去弄点吃的, 好吗? 我都快饿死了, 从中午到现在咱们什么东西都没吃, 你可真能顶得住。”

杨洋无可奈何地说: “真服了你, 闯了大祸还没忘记吃饭。方便面我可以帮你泡好, 不过吃完后你一定要想个好主意, 把米阿姨找回来。”

门铃恰在此时响了起来, 两个小姑娘惊讶地相互对视着。

“你猜会是谁?”杨洋紧张地问。

龙晓雨摇头晃脑地说: “第一种可能是米丰叔叔, 他知道我们已经弹尽粮绝,所以从饭庄里给咱们带新鲜热辣好吃的东西。第二种可能是米阿姨, 把我们单独丢在家里让她忐忑不安, 终于决定既往不咎, 回来给咱们做饭了。”

第74节：后妈无畏(74)

“哦, MY GOD, 生死攸关你怎么还忘不了吃啊?”

龙晓雨调皮地吐着舌头说: “ 幽默幽默, 我是看你太紧张了, 试图博美女一笑。别猜了, 我去开门。”

门外站的是江苇:“哎, 晓雨, 你们俩怎么不开灯啊, 天都黑了。”

龙晓雨长长吁了口气: “江阿姨, 是你啊? 看来我们都没猜对。”

江苇莞尔一笑: “你们猜什么呢? 以为是爸爸回来了? 就你们两人在家啊? 你们米阿姨呢? 我打她电话关机了, 还以为陪你们在家里度周末呢?”

杨洋愧疚地说: “江阿姨, 连你也不知道米阿姨在哪儿啊? 看来她真的躲起来了, 昨天傍晚她骗我们说要出差就走了, 今天我们找了她整整一天也没找着。”

江苇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住了，看着两个孩子严肃不语的表情猜到肯定出了事, 连忙打开亮堂堂的吊灯, 拉着两个孩子在沙发上坐下来: “你们快给我说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米涵走了？ ”

两个孩子推搡了半天, 还是杨洋开了口: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米阿姨回家后情绪不对, 脸色阴沉沉的, 收拾了一会儿就说要出差, 可能会很久, 让我们照顾好自己。后来周叔叔打电话过来找米阿姨, 他说米阿姨不会是出差, 公司没安排她的出差任务，而且公司里许多工作等她处理啊。”

江苇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自言自语地说: “米涵是个做事有分寸的人, 不会没有理由扔下你们两个不管。她生我的气或者郑珏的气也和你们没关系, 一定是……晓雨, 你和阿姨说, 你们是不是说了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让米阿姨伤心了?”

龙晓雨着急地摇头说: “没有, 真的没有, 我们对米阿姨很尊敬, 没惹什么事。”

江苇明察秋毫的眼睛捕捉到杨洋眼里一闪而过的疑虑, 拉住杨洋的手说: “杨洋, 你坦率地告诉阿姨, 你们是不是不小心做了什么? 江阿姨知道你们是懂事的好孩子, 不会怪你们。我可以帮你们找到米阿姨, 和她解释清楚。你们也希望米阿姨尽快回家吧?”

杨洋低着头面红耳赤地说: “江阿姨, 我们俩可能是闯祸了。可是……可是我们得当面和米阿姨承认错误, 这样她才会原谅咱们。求求你, 江阿姨, 你去帮我们找回米阿姨, 我们知道是自己不对, 但我们不是故意惹她生气的。”

江苇看着两个孩子诚惶诚恐的目光实在猜不出事情的来龙去脉, 叹了口气: “江阿姨知道这些日子你们和米阿姨还是相处得挺开心的, 也一定不会故意伤着米涵。好吧, 等我找回米阿姨你们自己跟她当面承认错误。借这个机会阿姨有些心里话想和你们说, 你们俩和大宝、小宝不同, 你们已经长大了, 大人间的事情多多少少也能理解。米阿姨和晓雨的爸爸在一起白手起家奋斗了三年多, 寒来暑往, 四处奔波, 其间的艰辛你们，特别是晓雨, 一定不会了解。别看现在房子宽敞了,其实他们刚开始租的房子还没有现在这间厨房大。如今龙律师名气在外, 业务一项接着一项, 当初他们可是四处碰壁, 遭人白眼。费了多少周折接下第一场官司时两人相拥着喜极而泣, 庆祝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龙律师一个没有后台、没有根基的外地人要想在这儿有一番建树多不容易, 很多次老龙都要放弃了, 可是米涵阿姨一直在旁边给他打气加油。今天他们挺过来了, 事业和家庭修成正果, 我们都替他们高兴。可是米阿姨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平常女人, 她才三十二岁, 突然要接受一个十四岁大的孩子。就好比突然让晓雨承认年轻的米涵是自己妈妈一样, 你们双方一定都没法调节节奏, 迅速进入状态, 所以不经意间彼此可能会有些误会。我猜事情大致经过就是如此, 对吗? 哟, 你们俩哭什么啊? 别哭, 米阿姨一定会回来。 ”

两个女孩子听着这推心置腹的一番话哭了起来, 久为人母的江苇似乎比我更能了解孩子眼泪表达出的意思。她触景生情地揽过两个孩子,

想着大宝、小宝，自己的眼泪也不自主地掉了下来。

“江阿姨, 你别哭啊。我们知道自己错了……”

江苇扯过纸巾擦干眼泪，也帮孩子们擦了，装着轻松地说：“好了, 咱们三个都别哭了，我一定帮你们把米涵找回来。你们还没吃饭吧? 阿姨给你们做饭去, 我得看看冰箱里有什么?…… 哎, 库存还挺丰富, 米阿姨给你们买好的吧? 她工作起来也是没日没夜的, 一定担心把你们饿着。你们喜欢吃什么啊?”

趁着江苇在厨房忙碌的时候，龙晓雨开始狡猾地探听我离家出走的真正原因:“江阿姨, 那天你和米阿姨是不是吵架了, 你带大宝和小宝走了以后米阿姨就开始情绪低落了。我们猜一定是为了大宝、小宝的事情吧?”

江苇停住手, 回忆起那天我的暴躁, 叹了口气说: “我和米涵不是吵架, 只是意见不太统一。回去后仔细想想, 我明白了米涵为什么这么伤心, 所以今天专门来和她再聊聊, 没想到你们和她也闹小摩擦了, 更没想到她会离家出走。”

江苇嘴上说着小摩擦，心里明白一定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她暗暗叹了口气，这时电话响了，龙晓雨兴高采烈地丢下江苇一个人跑了出去，嘴里还一边嚷着：“让我接，让我接，一定是妈妈的……喂，妈，是我，你吃饭了吗……我还没吃呢，肚子饿死了。有一位阿姨来了，正帮我们做饭呢…… ”

后面的声音听不到了，小龙女拿着话筒又鬼鬼祟祟躲进了闺房。江苇若有所思，感觉到了我平时不愉快的种种感受，心事重重地愣住了。

“江阿姨，让我帮你吧。”杨洋走了进来，看见江苇呆呆地盯着锅里正冒油烟的青菜一动不动，连忙抢过了锅铲子。

江苇这才回过神来，“没事，没事，让我来吧。杨洋，你站远些，别弄脏了衣服。哎，杨洋，是晓雨妈妈来的电话吧？ ”

杨洋犹豫了一下，“是啊，怎么了？ ”

江苇掩饰地轻轻一笑，“宝贝女儿出门，妈妈肯定天天念着呢。平时大宝、小宝出去春游一天，我都在家替他们担心，总怕他们受伤了或者弄丢吃的东西了。我看晓雨妈妈和我一样，也是为孩子操心的命。最近关心晓雨的电话挺多的吧？我打了几次电话过来都在占线。”

杨洋低着头，眼睛看着自己的脚趾，手指揉捏半天才低声说道：“是，最近她家里有点事，所以电话多一些。”

江苇观察着杨洋欲言又止、吞吞吐吐的反应猜到了些什么。她没再穷追不舍地为难小龙女的高参。她感觉到了两个自主独立的大孩子和自己的大宝、小宝可不一样，看来事情一定是迂回曲折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小龙女心里有事，正是那些藏而不露的事情让我作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以江苇对我的了解当然知道我狼狈出逃后不会像原始人一样躲在深山老林里，所以她暗暗决定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我问清发生的事情。在此之前她还得找到销声匿迹几天的郑珏，过去的日子里我们三个人都是齐头并进的，更何况如今大敌当前，风雨飘摇。

可是郑珏在哪儿呢？

……